後漢紀序

晉東陽太守袁　宏

予嘗讀後漢書煩穢雜亂睡而不能竟也聊以暇日撰集爲後漢紀其所掇會漢紀謝承書司馬彪書華嶠書謝忱書漢山陽公記漢靈獻起居注漢名臣奏旁及諸郡耆舊先賢傳凡數百卷前史闕畧多不次敘錯謬同異誰使正之經營八季疲而不能定頗有傳者始見張璠所傳書其言漢末之事差詳故復採而益之夫史傳之興所以通古今而篤名教也丘明之作廣大悉備史遷部判六家建立十書非徒記事

何鯨

而已信足扶明義教網羅治體然未盡之班固源流周贍近乎通人之作然因籍史遷無所甄明荀悅才智經綸足爲嘉史所述當世大得治功已矣然名教之本帝王高義韞而未敘今因前代遺事畧舉義教所歸庶以弘敷王道前史之闕古者方今不同其流亦異言行趣舍各以類書故觀其名迹想見其人丘明所以斟酌抑揚寄其高懷末史區區注疏而已其所稱美止於事義疏外之意殺而不傳其遺風餘趣茂如也今之史書或非古之人心恐千載之外所誣者多所以悵快躊躇操筆恨然者也

後漢光武皇帝紀卷第一

孝景帝生長沙定王發武帝世諸侯得分封子弟以泠道縣春陵鄉發中子買爲春陵節侯買生鬱林太守外生鉅鹿都尉回回生南頓令欽欽生光武皇帝元帝時節侯之孫孝侯以南方卑濕請徙南陽於是以蔡陽白水鄉爲春陵侯封邑而與從昆弟鉅鹿君及宗親俱徙焉湖陽人樊重女曰歸都自爲童兒不正容不出於房南頓君聘焉生齊武王縯魯哀王仲世祖新野寧平公主

世祖諱秀字文叔初南頓君爲濟陽令而世祖生夜

白水鄉在宜陽府
宜陽縣南其東
南二里有光武故
宅

有赤光室中皆明使卜者筮之曰貴不可言是歲嘉禾生縣界大熟因名曰秀為人隆準日角大口美鬚眉長七尺三寸樂施愛人勤於稼穡嘗之長安受尚書大義畧舉兄縯字伯昇慷慨有大節王莽篡漢劉氏抑廢常有興復之志不事產業傾身以結豪傑豪傑以此歸之新野人鄧晨字偉卿家富於財晨少受易好節義世祖與之善以姊妻之是為新野公主世祖與晨遊宛穰人蔡少公道術之士也言劉秀當為天子或曰是國師公劉子駿也世祖笑曰何知非僕耶坐者皆笑當是時莽行一切之法犯罪輒斬之名曰不順時令晨謂世祖曰王莽暴虐盛夏斬人此天亡之時宛下言儻能應也世祖笑而不應宛人李通字次元父守為王莽宗卿師守身長八尺容貌絶異治家與子孫如官府少事劉歆好星曆讖記之言云漢當復興李氏為輔私竊議之非一朝也通嘗為吏有能名見王莽政令凌遲挾父守所言又居家富佚為閭里豪自免歸從弟軼亦好事者謂通曰今四方兵起王氏且亡劉氏當興南陽宗室獨有劉伯昇兄弟汎愛衆可以謀大事通甚然之世祖常避吏於宛通遣軼候世祖初通同母弟申屠臣善為醫術以其

難使也縯殺之故世祖不欲見軼軼輒來不止世祖乃强見之軼徐達通意姝不以申屠臣爲恨世祖不得已乃許之往時通病臥室内世祖與通兄儉弟寵及軼語儉等喜悅竝言天下兵起王氏亡敗之狀世祖初以士君子道相慕故往答之及聞其語大驚不敢應起入室候通通握手極歡移日復言及兵起及讖文世祖微難通曰即如是當如宗卿師何通曰已自有度世祖深知通意遂相結初琅邪吕母之子爲縣長所殺吕母家産數百金志欲報怨乃治酒多買刀兵少年隨其所之而與之如此數歲財産單盡少年相與償母母涕泣曰所以相待非治産求利也欲以爲子報怨耳諸君寧能相哀也少年壯之又素被恩皆許諾聚衆數百人母自號將軍攻縣長及掾吏既而解掾吏曰諸卿無罪唯欲報長耳諸吏叩頭爲長請母曰吾子犯小罪不當死長殺之殺人當死又何請乎母遂手殺之以其首祭子墓自是莒人樊崇東宛人逢安東海人徐宣謝禄並爲盜賊一歲間衆各數萬人王莽沐陽侯田況大破之遂殘州郡所過抄掠百姓初崇等以困窮爲賊無攻城畧地之心結聚浸盛乃相與爲約殺人號令最尊者稱三老其次

從事卒吏王莽遣平均公廉丹大師王匡東擊之軍至定陶莽詔丹曰倉廩盡矣府庫空矣可以怒矣可以戰矣丹惶恐夜召掾馮衍以書示之衍因說丹曰張良以五世相韓椎秦始皇於博浪之中勇冠乎賁育名高乎泰山將軍之先爲漢信臣新室之興英俊不附今海內潰亂百姓塗炭民之思漢甚於詩人之思邵公也愛其甘棠況其子孫民所歌舞天必從之方今爲將軍計莫若先據大郡鎮撫吏士百里之內牛酒日賜納雄傑之士詢忠智之謀興社稷之計除萬民之害則福流於無窮勳著於不朽與其軍覆於中冤身分於草野功敗名滅恥及先祖者哉聖人轉禍而爲福智士因敗而爲功願明公深計而無與俗同丹不能從進及睢陽復說丹曰蓋聞明者見於無形智者慮於未萌況其昭晳者乎凡患生於所忽禍發於細微敗不可悔時不可失公孫鞅曰有高人之行負非於世有獨見之慮見疑於人故信庸庸之論破金石之策襲當世之操失高明之德夫決者智之君也疑者事之役也時不重至公勿再計丹不聽衍奉世曾孫世崇等欲戰恐其衆與莽兵亂乃皆朱眉以相識別由是號曰赤眉赤眉別校董憲等衆數萬

人在梁郡匡丹攻拔無鹽莽遣中郎將奉璽書勞匡丹進爵爲公王匡故進擊憲廉丹以爲新拔城罷勞當且休士養威匡不聽引兵獨進丹隨之合戰成昌兵敗匡走丹使吏持其印韍符節付匡曰小兒可走吾不可遂止戰死校尉汝雲王隆等二十餘人別鬬聞之皆曰廉公已死吾誰爲生馳奔賊皆戰死莽傷之下書曰惟公多擁選士精兵衆郡駿馬倉穀帑藏皆得自調忽於詔策離其威節騎馬呵譟爲狂刃所害嗚呼哀哉賜謚曰果公國將褒章謂莽曰皇祖考黃帝之時中黃直爲將破殺蚩尤今臣居中黃直之位願平山東莽遣章馳東與太師匡并力又遣大將軍陽浚守敖倉司徒王尋將十餘萬屯雒陽填南宮大司馬董忠養士習射中軍北壘大司空王邑兼三公之職司徒尋初發長安宿霸昌廄亡其黃鉞尋士房揚素狂直廼哭曰此經所謂喪其齊斧者也自劾去莽擊殺揚四方盜賊往往數萬人攻城邑殺二千石以下太師王匡等戰數不利莽知天下潰畔事窮計迫廼議遣風俗大夫司國憲等分行天下除井田奴婢山澤六筦之禁即位以來詔令不便於民者皆收還之待見未發會世祖與通定謀議期以材官都

天鳳元年莽分六隊以南陽為前隊

信告並

試騎士日欲劫前隊大夫甄阜及屬正梁丘賜因以號令大衆乃使世祖與軼歸春陵舉兵以相應遣從兄子季之長安以事報父李守季於道病死守密知之欲亡歸素與邑人黃顯相善時顯為中郎將聞之謂守曰今關門禁嚴君狀貌非凡將以此安之不如繫守於獄而黃顯為請曰守聞子無狀不敢逆公守義自信歸命宮闕臣顯願質守俱東曉說其子如遂悖逆令守北向刎首以謝大恩莽然其書會前隊復上通起兵之狀莽怒欲殺守顯爭之遂并被誅及守家在長安者盡殺之南陽亦誅通兄弟門宗六十四人皆焚屍宛市時劉縯召諸豪傑計議曰王莽暴虐百姓分崩今枯旱連年兵革並起此亦天亡之時復高祖之業定萬世之秋也衆皆然之於是分遣親客使鄧晨起新野世祖與李通李軼起於宛伯昇自發春陵子弟諸家子弟恐懼皆亡逃自匿曰伯昇殺我及見世祖絳衣大冠皆驚曰謹厚者亦復為之乃稍自安凡得子弟七八千人部署賓客自稱柱天都部使宗室劉嘉往誘新市平林兵與其帥王鳳陳牧等

南陽府唐縣即唐子山也

合軍而進西擊長聚世祖初乘牛殺新野尉乃得馬進屠唐子鄉殺湖陽尉軍中分財物不均衆恚恨欲反攻諸劉世祖歛宗人所得物悉與之衆乃悅進拔棘陽與莽前隊大夫甄阜屬正梁丘賜戰於小長安漢軍大敗還保棘陽阜賜乘勝留輜重藍鄉弘兵南渡伯昇饗士設盟潛師夜襲藍鄉盡獲其輜重十一月有星孛于張東南行五日不見孛星者惡氣所生或謂之彗星張爲周分其後世祖都洛陽除穢布新之象

更始元年正月斬阜賜死者萬餘人嚴尤陳茂聞阜

淯陽縣名屬南陽郡

賜死馳欲據宛伯昇乃焚積聚破釜甑與茂戰於育陽大破之斬首二千餘級尤茂走汝南漢兵遂圍宛伯昇自號柱天將軍聖公稱更始將軍王莽惡之購伯昇五萬戶黃金十萬斤使長安中諸宮署及天下鄉亭皆畫伯昇像使旦起射之自阜賜死後降者十餘萬無所統一諸將請立君南陽英雄及王常皆投歸伯昇然漢兵以新市平林爲本其將帥起草野苟樂放縱無爲國之畧皆憚伯昇而狎聖公二月辛巳朱鮪等於濟水上設壇場立聖公爲天子議示諸將伯昇曰諸公妄尊宗室甚厚無益然愚竊有所難聞

赤眉垣青徐衆數十萬其中必有諸劉若南陽有所立此必將內爭王莽未滅而宗室相攻是疑天下而自損權非所以破莽之道也且首兵唱號鮮有能遂陳涉項羽是也春陵去宛繞三百里功德未有所施遽自尊立爲天子準的後人將得承吾弊非計之善者也爲將軍計不如且稱王王勢亦足以斬諸將今赤眉所立者賢相率而往從之必不奪吾爵位如無所立破莽降赤眉然後舉尊號亦未晚也諸將多曰善且可爲更始王將軍張印拔劒擊地曰疑事無功今日之議不得有二乃立聖公聖公素懦弱流汗不敢言以次拜諸將劉良爲國三老王匡爲定國上公王鳳爲成國上公朱鮪爲大司馬劉縯爲大司徒陳牧爲大司空世祖爲太常偏將軍劉稷擊魯陽聞更始立怒更始元年於是豪傑失望劉稷者伯昇兄弟也更始何曰本宗室謀討王莽復社稷者伯昇兄弟也更始何爲者不肯詣宛更始大臣不悅世祖惡之謂伯昇曰事欲不善伯昇笑曰恒如是耳李軼初與世祖善後諂新貴而疏世祖世祖誡伯昇曰此人不可親也伯昇不從平林兵圍新野不能下其宰潘臨登城曰願得劉公一信伯昇降之伯昇威名日盛更始君臣內

不自安頃時詔示纘七尺寶劒申屠建隨獻玉玦示樊宏曰昔鴻門之會范增舉玦示項羽指在高祖建得無不善乎而纘不應及世祖將至潁川復深誡伯昇三月世祖與諸將署地潁川父城人馮異內鄉人銚期潁陽人王霸襄城人傅俊棘陽人馬成皆從世祖異字公孫通左氏春秋好孫子兵法爲郡功曹監五縣事與父城令苗萌共守異出行屬縣爲漢兵所得異曰老母在城中且一夫之用不足爲强願據五城以効功世祖善之異歸謂萌曰觀諸將皆壯士屈起如劉將軍乎庸人也可以歸身死生同命萌曰願從公計期字次況身長八尺二寸容貌壯異父卒期行喪三年鄉里義之世祖聞其氣勇有志義召爲掾霸字元伯家世獄官霸爲獄吏不樂文法慷慨有大志其父奇之使學於長安數年歸會世祖過潁陽以賓客見世祖曰聞將軍興義兵誅篡逆竊不自量貪慕威德願充行伍故敢求見世祖曰今天下散亂兵革並興得士者昌失士者亡夢想賢士共成功業豈有二哉霸父謂霸曰吾老矣不任軍旅汝往勉之俊字子衛成字君遷以縣吏亭長從夏五月王莽遣大司徒王尋大司空王邑將四十萬兵號百萬衆至潁

川嚴尤陳茂復與二公遇莽之遣二公也欲盛威武以震山東至賨猛獸車甲攻戰之具輜重千里世祖與下江新市平林兵數萬人擊之於陽關二公兵反走世祖入昆陽諸將惶怖各欲歸保所得城世祖曰昆陽即破一日之間諸將亦滅不同力救之反欲歸守妻子財物耶諸將怒曰劉將軍何以敢如此世祖乃笑而去唯王常然世祖之計會候還言大兵來長數百里不見頭尾頗至城北矣諸將乃遽更請劉將軍計之世祖復爲陳相救之勢諸將素輕世祖及迫急世祖爲畫成敗皆從所言時漢兵在城中者八九千人世祖留王鳳王常守昆陽夜與宗佻李軼鄧晨十三騎出城時二公至城下者且十萬人世祖幾不得出嚴尤說王邑曰昆陽城小而堅今稱尊號者在宛然進大兵向宛彼必奔走宛下兵敗昆陽自服邑不聽遂環昆陽作營圍之數重雲車十餘丈旗幟蔽野金鼓之聲聞數十里或爲地窟或作衝車弩射城中如雨城中負戶以汲二公自以功在刻漏校尉司馬請託郡縣取受賄賂不以軍事爲憂有流星墮營中正晝有雲氣若壞山直於營而墮不及地尺而滅吏士皆壓仆世祖既至定陵晨悉發諸營精兵救昆

陽諸將戀輜重欲留兵守之世祖曰今同心併力以破二公珍寶萬倍大功可成如爲所敗身首無餘何財物之有諸將聞二公兵盛皆震懼世祖爲陳天命曆數說其意請爲前行諸將不得已皆從世祖世祖將步騎千餘人居諸將前二公遣步騎千餘人來合戰斬首數十級諸將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世祖復進諸將乘之斬首數百級連戰輒勝諸將益奮棘陽人岑彭字君然以郡吏共嚴說守宛城伯昇攻之數月城中相食是月岑彭嚴說舉城降諸將欲誅之伯昇曰彭爲郡吏執心堅守是其節也舉大事當表義士不如封之以勸後人乃封彭爲歸德侯更始入都大守府封宗室諸將皆爲列侯者百餘人宛城之拔昆陽未知也世祖爲書與城中言宛下兵復至昆陽隧其書二公得書恐六月巳卯世祖選精兵三千從城西水上奔二公陣二公兵走北殺司徒王尋而昆陽城中兵亦鼓譟而出中外竝擊會大風雷雨溏水盛二公大衆遂潰奔走赴水溺死以數萬溏水爲之不流王邑嚴尤陳茂輕騎逃去漢軍獲其輜重車甲連月不盡或焚燒其餘於是劉稷詣宛李軼等共譖之更始乃陳兵收稷

伯昇固爭之遂并殺伯昇以光祿勳劉賜爲大司徒
時世祖在父城乃詣宛謝之不伐昆陽之功更始以
是慙拜世祖爲破虜大將軍封武信侯秋八月故鍾
武侯劉望據汝南自立爲定漢王嚴尤陳茂皆歸之
王莽遣太師王匡國將嚭章守洛陽以距更始更始
遣西屏將軍申屠建司直李松攻開定國王匡攻洛
陽三輔震動長安中兵起共攻莽九月丙子東海公
孫賓就斬莽首會申屠建李松至傳莽首及璽綬詣
宛更始視之曰莽不如是。當與霍光等。更始韓夫人
言云不如此者帝當那得之是月王匡亦拔洛陽執
太師公王匡國將嚭章至宛斬之冬十月劉望自立
爲天子嚴尤爲大司馬陳茂爲丞相更始使劉信擊
之望兄子回殺望降嚴尤陳茂走朗陵爲故吏所殺
更始欲北之洛陽以世祖爲司隸校尉初三輔官府
吏東迎者見更始諸將數十輩皆冠幘而衣婦人衣。
大爲長安所笑智者或亾入逸郡及司隸官屬至衣
冠制度皆如舊儀父老舊吏見之莫不垂涕悲喜曰
何幸今日又見漢官威儀更始至洛陽遣使降樊崇
等樊崇等與渠帥二十餘人至洛陽降皆封爲列侯
其留者相率叛之崇等即皆亡去復領其衆分爲二

隊衆自開封出南陽徐宣謝祿等從陽翟擊河南是時豪傑竝起廬江張步起琅邪劉芳起安定董憲起東海秦豐起黎丘其餘赤眉銅馬青犢高湖董達等衆各數萬旬月之間天下皆遍隗囂字季孟天水成紀人少爲郡吏著名涼州季父崔豪俠能得衆情聞莽兵敗昆陽更始立於宛謀起兵以應漢囂止之曰兵凶事也宗族何辜崔不從收兵得數千人攻莽鎮夷大尹李育殺之既而推囂爲主不得已乃聘平陵人方望爲軍帥望說囂曰今欲承天順民輔漢而立者乃在南陽莽尚據長安言爲漢無所受命何以見信於衆乎宜急立漢高廟稱臣奉祠所謂神道設教求助民神者也且禮有損益質文無常茅茨土階致其肅也敬雖未備物神明其捨諸囂從其言遂立漢祖宗廟祀畢相與盟曰凡我同盟允承天道興輔劉宗或懷姦慮神明殛之囂乃勒兵十萬將攻安定安定太守王向莽從弟譚之子威行郡中屬縣未敢叛囂喻向以天命向不從囂復爲言重頓兵血刃傷害吏士終不聽乃進兵虜向以徇百姓然後行戮安定悉降而長安中亦起兵誅莽囂遂分遣諸將徇隴西武都金城武威張掖酒泉燉煌皆下之公孫述字子

臨卭西南夷地

陽茂陵人成帝時爲清水長兼治五縣姦不得發郡中謂有神王莽時守導江卒正復有能名更始之立南陽人宗成自稱將軍收兵漢中衆數萬人遂至成都是時導江治臨卭述召縣中豪傑謂之曰天下同苦新室思劉氏矣故聞漢將軍至馳迎道路今百姓無辜父子俘獲室家燒燔此寇賊非義兵也吾欲執郡自守以待真主諸公併力者即留不欲者即去豪傑皆叩頭願効死乃發城中兵千餘人述使人詐稱漢使者自東方來拜受印綬因號曰輔漢將軍兼益州牧比至成都衆數千人遂攻宗成大破之盡有益州李憲潁川人王莽時於廬江賊起衆至十餘萬莽以憲爲偏將軍連年擊平之莽敗憲據郡守自稱淮南王張步琅邪人漢兵起步亦聚衆千餘人擊攻傍縣數十城劉芳安定三川人本姓盧王莽末天下咸思漢芳由是詐自稱武帝後變姓名爲劉文伯及莽敗芳與三川屬國羌胡起兵北邊董憲字僑卿東海朐人父爲人所殺憲聚客報寃衆稍多遂攻屬縣秦豐南郡黎鄉人少時受律令爲縣吏漢兵起與同鄉蔡張趙京等起兵衆數千人攻宜城襄陽諸縣下之自稱黎丘王更始封劉永爲梁王永故梁王子也王

莽時廢爲家人更始立詣洛陽故得封更始將使大將平河北劉賜諸宗室無可使者獨有世祖也朱鮪等以爲不可而左丞相曹竟父子用事馮異勸世祖厚結焉由是以世祖爲大司馬遣平河北於是馮異銚期堅鐔祭遵臧宮王霸皆以爲掾吏從至河北賓客多去者世祖謂霸曰頓川從我者皆已亡矣疾風知勁草爾其勉之堅鐔字子伋襄城人也以縣吏從世祖祭遵字弟孫頓陽人家富給而遵惡衣服不自修飾又好經學母死負土成墳以孝謹聞常爲亭長所侵辱遵結客殺亭長縣中稱其儒而有勇也世祖

破二公於昆陽還頓陽遵以縣吏數進見上愛其姿容謂遵曰欲從我乎曰願從因署門下吏臧宮字君翁郟人爲縣亭長率賓客入下江兵中昆陽之戰諸將稱其勇世祖察宮勤力少言獨親納之初伯昇之遇害世祖不敢制服飲食笑言語如平常馮異見世祖獨居不御酒肉被席有涕泣處異獨寬解世祖世祖曰卿勿妄言何有是乎異因曰天下同苦王氏思漢家今下江諸將縱橫恣意所至虜掠財物畧人婦女百姓已復失望無所戴矣今公專命方面廣施恩德有桀紂之亂乃見湯武之功民之饑渴易爲飲食

時也宜急分遣官屬理寃結施恩惠於是乃遣異與銚期乘傳撫循百姓所至二千石長吏三老皆具食宥囚徒除苛政反漢官申舊章吏民大喜牛酒盈路皆辭而不受南陽新野人鄧禹字仲華少以德行稱嘗遊學長安見世祖知非常人也更始立人多薦舉禹不肯從聞世祖平河北乃杖策追之及世祖於鄴世祖見禹甚喜謂禹曰欲仕乎曰不願世祖曰即如是欲何爲對曰使明公威德加於海內禹得効其尺寸之功垂名竹素此其願也世祖留禹宿禹因進說曰古人有言聖人不得違時時亦不可失也歷觀往

古聖明之興因時立功二科而已天事與人事也今以天事觀之更始既立而變方興人事觀之帝王大業非凡夫所任更始既是庸才而其輔佐無有忠良明智深謀遠慮欲尊主安民者也以古人度觀之今敗可見也公推誠接士揔覽英雄天下之人皆樂爲驅馳公之德衆所歸也初戰昆陽破王莽四十萬衆天下聞之莫不震靡公之武衆所服也軍政齊肅少長有禮賞善如不及討惡如慮遥公之文衆所安也聰明神武所謂天下聖人也民之歸治如水趍海以公之威德應民之望收天下英雄而分授之河內被

邯鄲音寒丹趙地今磁州

山帶河。足以爲固。其土地富貴。殷之舊都。公之有此。猶高祖之有關中也。進兵定冀州北取幽并。胡馬之用。東舉青徐。引負海之利。三州既集。南面以號令天下。天下不足定也。上笑曰。且相隨北去。因勑左右號禹曰。鄧將軍鉅鹿宋子人。耿純字伯山。說李軼曰。將軍以龍虎之姿。遭風雲之時。奮迅而起。朞月之間。兄弟富貴。德信不聞於士民。功勞未施於百姓。而寵祿暴興。此智者之所忌也。兢兢自危。猶懼不終。而況沛然自足。可以成功者乎。軼奇之。乃授純節。令安集趙魏。是時世祖在邯鄲。純見世祖長者。官屬齊肅。遂求自

世祖一笑一怒俱有帝王作用

納焉。南陽宛人朱祐字仲先。世祖之舊也。伯昇之起以祐爲護軍。伯昇敗。祐常獨怨望。世祖每短絕之。祐自洛陽將之河北。劉嘉問祐曰。子將何之。祐曰。將之長安。嘉素奇世祖。知祐有舊。謂祐曰。子與劉公善。胡不北乎。嘉有勞苦吏。欲託之劉公。祐曰。若是。願與之俱。乃給其車馬。使賈復陳俊與祐俱北。及世祖於栢人。世祖復以祐爲護軍。常居中親幸。祐從容問世祖曰。更始政亂。公有日角之相。天之所命也。世祖怒。將收之。乃不敢言。賈復字君文。南陽冠軍人。初事武陰李生。李生奇之。謂門人曰。賈生容貌志氣如此。而勤

於學將相之器也嘗爲縣吏迎鹽河東會盜賊起同輩十餘人皆棄鹽去復獨送至縣縣中稱其信及漢兵起復聚衆數百人於羽山既而將其兵屬劉嘉爲校尉復見更始綱紀日替令嘉遠爲之慮乃說嘉曰臣聞圖堯舜之事而不能至者湯武是也圖湯武之事而不能至者桓文是也圖桓文之事而不能至者六國是也圖六國之事而不能至者亡六國是也今漢氏中興大王以親戚爲輔天下未定而安所保保得無不可保乎嘉曰公言大非吾任也大司馬劉公在河北可往投之去見上上復奇之又劉禹亦稱有將帥才於是署復爲都督解左驂以賜之陳俊字子昭南陽西鄂人也少學長安歸爲郡吏漢兵起爲劉嘉長史既遇世祖調補曲陽長謂世祖曰欲與君爲左右小縣長何足以留之俊即解印綬去世祖以俊爲彊弩將軍將中堅士俊教習進退皆應旗鼓臨敵奮擊所向皆破世祖曰諸將皆如此復何憂哉王莽殺之郎於是詐稱子輿以誑動林等林等亦欲以

爲亂乃與趙國大豪李育張參先宣言赤眉將至立劉子輿以動衆心遂率車騎數百晨入邯鄲止王宮十二月壬辰郎自立爲天子外遣將帥徇幽冀曰朕孝成皇帝子子輿者也遭趙氏之禍王莽篡弒賴知命者將護朕躬解形河濱削迹趙魏王莽竊位獲罪于天天命祐漢故使東郡太守翟義嚴鄉侯劉信擁兵征討出入胡漢普天率土知朕隱在人間今也南嶽諸劉爲朕先驅朕觀天文乃興于斯而聖公未知故且持帝號今已詔聖公及翟大守驟與功臣詣行在所荆州刺史太守皆聖公翟義所置強者負力弱者疑惑頓兵傷士元元喪氣厥甚悼焉故遣使者頒下詔書是時百姓思漢言劉翟義不死故郎稱之從民望也於是自趙國已東至于遼左皆從風而靡矣茂陵人耿弇字伯昭父況王莽時爲朔調連率更始立諸將畧地者前後非一弇乃辭況至京師因獻貢以自固弇時年二十一矣至宋子會王郎反從縣吏孫倉衛苞勸弇降邯鄲弇按劒叱之曰所以涉難至長安者欲以輔劉氏也今我至京師陳上谷漁陽兵馬之用還出太原代郡反覆數十日歸發突騎以奔烏合之衆如摧枯折腐耳觀公等族滅不久孫倉衛苞

盧奴縣名屬中山郡

不從皆亡去弇聞世祖在盧奴乃北謁之世祖置弇門下吏弇因護軍朱祐求歸發兵世祖壯之弇亦書與況盛陳世祖度畧宜速來相見況乃馳至昌平遣小子舒獻馬焉

後漢光武皇帝紀卷第二

二年春正月公到薊王郎購公十萬戶薊中驚恐言郎使者方至太守已下皆出城迎公見官屬議耿弇曰今兵從南方來不可南行上谷太守耿況漁陽太守彭寵公邑人也發此兩都控弦强弩萬騎所向無前邯鄲不足平也公曰卿言善時公官屬盡南方人莫有欲北者皆曰死南首柰何北行公指弇曰是我北道主人公駕出官屬不盡相及弇與公相失道路擾攘皆欲擊公銚期奮戟在前嗔目叱之至城門已閉矣攻之得出兼晨夜蒙霜雪所過城邑不敢入或

絕日不食至饒陽無蓽亭馮異進豆粥公曰得公孫
豆粥饑寒俱解公將出或曰閉之亭長曰天下詎可
知何閉長者爲遂南行至呼沱河導吏還言河水流
澌無船不可渡官屬皆失色公遣王霸視之信然霸
恐驚衆不可渡且前依水爲阻即言氷堅可渡士衆
大喜比至氷合可涉既渡公謂霸曰安吾衆令渡者
卿力也霸曰此明公至德神靈之祐雖武王渡河白
魚之應無以加也公曰王霸權時以安衆是天瑞也
爲善不賞無以勸後以霸爲軍正賜爵關內侯於是
未知所之有老公在道旁曰信都爲長安城守去此

八十里乃至信都太守任光都尉李忠聞世祖至開
門出迎世祖見光喜曰伯卿兵少不足用如何光曰
可發奔命攻旁縣不降者掠之兵貪財物可大致也
以光爲左大將軍封武成侯忠爲右大將軍封武固
侯光字伯卿南陽宛人好黃老言爲人純厚鄉里愛
之知漢兵至宛或見光衣服鮮明欲殺之解衣未已
會安城侯劉賜適至見光容貌長者救全之因率黨
與從賜爲偏將軍與世祖共破二公於昆陽後更始
拜光爲信都太守李忠字仲卿東萊人以好禮稱王
莽時爲信都都尉更始立以忠郡中爲所敬信即拜

忠爲都尉兼璽書勞勉焉王郎起光與忠發兵固守
廷掾有持郎檄詣府者光斬之以令百姓邳彤字偉
君信都人王莽時分鉅鹿爲和成郡以彤爲郡卒正
公之平河北彤舉城降復以彤爲太守是時郡縣得
王郎檄皆望風響應唯信都和成二郡不降彤聞公
來失衆使五官掾張萬將精騎二千詣公所彤與公
會信都議者或言可因信都兵自送入關彤庭對曰
議者之言皆非也何者吏民思漢又矣故更始之立
天下嚮應當此之時一夫大呼無不捐城遁逃虜伏
請降自上古已來用兵之盛未有如此者也邯鄲劉

子等假此威勢惑亂吏民詐以卜者王郎爲成帝
子擁而立之其衆烏合無有根本之固明公奮二郡
之兵揚嚮應之威以攻則何城不克以戰則何軍不
服今釋此而西歸非徒亾失河北又驚動三輔其隳
損威重安可量也明公審無征伐之計則雖信都之
衆難可合也何者明公西則邯鄲和成民不肯捐棄
親戚而千里送公其離散逃亡誠可必見以彤爲後
大將軍世祖使宗廣守信都李忠邳彤征伐耿純率
宗族二百餘人老者載棺而隨之及賓客二千人并
衣襦迎公於貫鉅鹿人劉植亦率賓客數十人開城

門迎公大悅以純爲前將軍植爲驍騎將軍衆益盛
乃度呼沱攻中山所過郡縣望風影附耿純使從弟
訢歸燒宗室廬舍公以問純純曰竊見明公單車臨
河北非有府藏之畜重賞甘餌以聚人者也接下以
至誠待之以恩德是以士衆旁來恩樂僵仆今邯鄲
自立北州疑惑純雖舉宗歸命老弱乞行猶恐宗人
賓客卒有異心無以自固燔燒廬舍絕其反顧之望
公善之更始將相皆山東人也咸勸更始都洛陽丞
相長史鄭興說更始曰陛下起自荊楚無施於民舉
號南陽而雄傑已誅王莽開門而迎者何也苦王氏

思高祖之舊德也今不久撫之臣恐百姓心動盜賊
復起議者欲平赤眉而後入關是不守其本而爭其
末也恐國家之守轉在函谷雖臥洛陽得安枕邪更
始曰朕西決矣乃以興爲梁州刺史二月更始西至
長安自王莽之敗西宮燔燒東宮府市里太倉武庫
皆如故更始居於東宮郎吏以次侍更始嫗不能視
諸將後至者更始勞之曰掠得幾返左右大驚李松
趙萌說更始宜立諸功臣爲王以報其功朱鮪以爲
高祖之約非劉氏不得王更始乃先封宗室劉祉爲
定陶王劉賜爲宛王劉慶爲燕王劉歆爲元氏王劉

嘉爲漢中王後遂立王匡爲比陽王王鳳爲宜城王朱鮪爲膠東王張印爲淮陽王王常爲鄧王廖湛爲殷王申屠立爲平氏王胡殷爲隨王李軼爲武陰王成丹爲襄邑王陳茂爲陰平王宋佻爲頻陰王以李松爲丞相趙萌爲大司馬隗囂爲御史大夫即拜張步爲輔漢大將軍步弟弘爲衛將軍藍玄武將軍壽高密太守步乃分兵畧地盡得琅邪泰山城陽東萊高密膠東北海齊郡濟南拜董憲爲臨淮太守憲還東海攻利城耿況攻曲陽皆下之拜劉芳爲騎都尉使鎮撫安定以西更始以趙萌女爲夫人有寵委政於萌更始日在後宮與婦女飲酒諸將欲言事更始醉不能見請者數來不得已令侍中於帷中與語諸將又識非更始手自適酒謂常侍曰知欲見不得而韓夫人尤嗜酒手自適酒謂常侍曰帝方對我樂飲間時多正用飲時即事來爲起抵書按破之議郎有諫者言萌放縱縣官但用趙氏家語署耳更始怒拔劍斫議郎時御史大夫隗囂在旁起謂左右曰無漏泄省中事萌嘗以私事扶侍中下斬之侍中呼曰陛下救我更始言大司馬哀縱之萌曰臣不奉詔遂斬之如此者數李軼等擅命於外所置

牧守交錯州郡不知所從強者爲右王匡張邯之屬
橫暴長安三輔苦之又所署官爵多羣小長安爲之
語曰竈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由是四方不信
豪傑離心博士李淑諫曰方今賊臣始誅王化未行
百官有司宜得其人陛下本因下江平林之勢假以
成業斯亦臨時之宜事定之後宜釐改制度更延英
俊以匡王國今者公卿尚書皆戎陣亭長凡庸之隸
而當輔佐之任望其有益猶緣木求魚終無所獲海
內望此知漢祚未興臣非有憎疾以求進也但爲陛
下惜此舉措願陛下更選英彥以克廊廟永隆周文
濟濟之盛更始怒收淑繫之詔獄歷年至更始之敗
乃免初隗囂被徵將行方望止之曰更始未可保且
觀百姓所歸囂不聽以書謝囂曰足下將建伊呂之
業任存亡之權大事草創雄傑未集以望異域之人
疵瑕未暴於衆可且依託亦有所宗望知大指順風
不讓幸賴將軍尊賢廣謀動有功發中權基業已定
英傑雲集思爲羽翮比肩是也望久以羈旅抱空資
託賓客之上誠自媿也假望懷介然之節潔去就之
分又不貳其志矣何則范蠡收績於姑蘇狐犯謝罪
於始入夫以二子之勤從君二十餘年蠡苞士術之

機犯爲舅氏之親然至際會猶釋罪削迹請命乞身蓋亦宜也望聞烏氏有龍池之山微徑南通與漢相連其旁有奇人聊及閒暇廣求其真願將軍勉之而已囂固留望遂去囂詣長安更始以囂爲右將軍季父崔爲白虎將軍義爲左將軍既而崔義謀叛西歸囂懼其并誅即求見而告其謀二人誅死更始以囂爲忠故以爲御史夫夫方望既去隗囂遂說安陵人弓林曰更始必敗劉氏真人當受命劉嬰本當嗣孝平帝王莽以嬰爲孺子依託周公以奪其位以爲安定公今在民間此當是也林等信之於長安求得嬰將至臨涇聚黨數千人立嬰爲天子望爲丞相林爲大司馬更始遣李松蘇茂等擊皆斬之公之擊趙國引兵入鉅鹿降廣阿更始初立遣使徇諸國曰先降者復爵位上谷太守耿況出迎使者上印綬使者無還意功曹寇恂勒兵入請印綬使者曰天王使者功曹欲脅之邪恂曰非敢脅使君竊傷計之不詳也今天下初定國信未宣使君立節衙命以臨四方郡國莫不延頸傾耳望風歸命今至上谷而隔阻向化之心生離叛之隙何以復令他郡乎且耿況在上谷久爲吏民所親今易之得賢則造次未安不賢則爲亂

子翼應耿弇之言

爲使君計莫若復況以安上谷外以宣恩信使者不應恂因顧叱左右以使者教召況況至恂前取印綬帶況使者不得已承詔授之況遂拜受而出恂字子翼上谷昌平人也家世爲郡縣之著姓恂好學爲郡功曹耿況甚重之時王郎使上谷發兵恂與門下掾閔業議邯鄲拔起不可信王莽末時所難伯昇今聞大司馬伯昇親弟尊賢下士所至見說可歸附也況曰邯鄲兵强不能獨距如何對曰今據大郡悉舉其衆控弦萬騎可以詳擇去就恂請東約漁陽太守與合爲一邯鄲不足圖也耿弇之與公相失也間行歸上谷會適至勸況發兵乃遣寇恂至漁陽說太守彭寵初吳漢說寵曰漁陽上谷突騎天下所聞也君何不率勉上谷共遣精銳以詣劉公并力擊邯鄲此一時之功也護軍蓋延狐奴令王梁亦勸寵寵欲從之其官屬不聽漢知寵不得自專乃辭去城外思所以調其衆者時道多饑民見一諸生漢使人召之乃問所聞見此生具說劉公所過爲郡縣所稱言邯鄲劉子輿非劉氏也漢乃獨爲檄發漁陽兵使此生奉檄詣寵寵官屬皆疑會恂至寵遂發兵以漢行長史事與都尉嚴宣護軍蓋延王梁等將步騎三千人共攻

王郎何以遣大司馬有誤

薊誅王郎大將趙閎等所過攻下郡邑誅其將帥將及廣阿聞城中車騎甚衆漢乃勤兵問曰此何兵曰大司馬公也時王郎亦遣大司馬畧地漢復問曰大司馬爲何公也對曰劉公也漢聞之喜即進兵城下初聞二郡兵且至或云王郎來甚憂之及聞外有大兵公親乘城勒兵傳問之漢等答曰上谷兵爲劉公諸部莫不喜躍耿弇得所歸附矣耿弇拜於城下具言發兵狀公迺悉召入咲曰邯鄲將帥數言我發漁陽上谷兵吾聊應一言我亦發之何意二郡良爲吾來乎與士大夫共此功名耳乃皆以爲偏將軍加況

寵大將軍封列侯吳漢爲人質厚少文造次不能以辭自達然沈勇有智畧鄧禹及諸將多知之數相薦舉乃得召見遂見親信常居門下更始遣尚書令謝躬率六將軍討王郎不能下王郎遣將攻信都信都大姓馬寵等開城内之收太守宗廣及武固侯李忠母妻而令親屬招呼忠時寵弟從忠爲校尉忠即時召見責數以背恩反城因格殺之諸將皆驚曰家屬在人手中殺其弟何猛也忠曰若縱賊不誅則二心也公聞而美之謂忠曰今吾兵已成矣將軍可歸救老母妻子宜自募吏民能得家屬者賜錢千萬來從

我取忠曰蒙明公大恩思得效命誠不敢內顧宗親
郎所置信都王捕繫後大將軍邳彤父弟及妻子使
爲手書呼彤曰降者封爵不降族滅彤涕泣報曰事
君者不得顧家彤親屬所以至今得安於信都者劉
公之恩也公方爭國事彤不得復念私也公乃使左
大將軍任光將兵救信都光兵於道散降王郎無功
而還會更始所遣將攻拔信都敗走王郎兵忠彤家
屬悉全公因使忠行太守事還歸信都誅郡中反者
數百人公東擊鉅鹿未下耿純說公曰守鉅鹿士衆
疲弊雖屠其城邯鄲存不如以精銳擊邯鄲若王郎
已誅鉅鹿不戰自服矣公從之夏四月攻邯鄲王郎
使杜威持節詣軍威曰實成帝遺體子也公曰設使
成帝復生天下亦不可得也況詐子輿者乎威固請
降求萬戶侯公曰一戶不可顧得全身耳威曰邯鄲
雖鄙并力城守尚曠日月終不君臣俱降但欲全身
也乃辭去少傅李立反開城門五月甲辰破邯鄲誅
王郎公得文書謗毀公者皆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
也更始遣使封公爲蕭王令罷兵將有功者詣行在
所遣幽州牧苗曾之部王幸溫明殿耿弇請間曰吏
士死傷者多願歸上谷益兵王曰王郎已破河北畧

平國家今都長安天下大定復用兵何爲弇曰王郎雖破天下兵革乃始耳今使者來欲罷兵不聽也銅馬赤眉之屬數千萬人所向無前聖公不能辦也敗必不久王曰卿勿妄言我告斬卿弇曰大王哀厚弇如父子故敢披赤心王曰我戲卿耳何以言之弇曰百姓患苦王莽復思劉氏聞漢兵起莫不歡喜從風如去虎口得歸慈母倒戟橫矢不足以喻更始未都長安時百姓未具責也今都長安即位宮室成以爲天子而大臣專權貴戚縱橫失政令不出城諸將虜掠甚於賊盜百姓愁怨天下失望是以知必敗也明公首事南陽破昆陽下百萬衆今復定河北以義征伐表善懲惡則自赴薄發號嚮應望風而至天下至重公可自取無令他姓得之王曰鄉得無爲人道之弇曰此重事不敢爲人道於是王謂鄧禹曰吾欲取幽州突騎誰可使者禹曰吳漢文能柔未附武足斷大事可用也乃以漢爲大將軍持節與耿弇發幽州十郡兵幽州牧苗曾不肯調漢將二十騎至無終曾以漢無備出迎漢漢麾騎收曾即誅之遂取其軍威振北州漢將兵詣王所諸將望見漢還兵馬甚盛皆曰此欲自將之何肯與人及漢至上公簿請所付諸

將各多請之王曰屬者恐其不與今所請又何多也諸將由是服焉秋王擊銅馬於清陽破之又擊高胡董連大破之衆十餘萬悉降皆封其渠帥諸將未能信賊賊示二其心王勑降賊各勒兵王將輕騎入其營渠帥曰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由是威振益州功曹李熊說述曰方今四海震盪匹夫橫議將軍割據千里地十湯武奮發威德以投天隙王霸之業成矣宜改名以鎮百姓述以爲然乃自立爲蜀王遣將軍侯丹守白水關任滿據杆關蜀地肥饒民强兵實遠方多歸之邛人長貴殺王莽越巂太守自立爲邛穀王稱臣於述塞外君長皆貢述更始武陰王李軼據洛陽尚書謝躬據鄴各十餘萬王惠爲將取河内以迫之謂鄧禹曰卿言吾之有河内猶高祖之有關中關中人非蕭何誰能之使一方晏然高祖無西顧之憂者矣吳漢之能卿之舉矣復爲吾舉蕭何禹曰寇恂文武有御衆才非恂莫可安河内也王至河内太守韓歆謀將城守備武人衛文多奇計馮異素知之異言於王使衛文說歆令降

岑彭亦勸歙遂從之王以歙不即降置之鼓下將斬之彭在城內使人召彭初彭賴伯昇伯昇被害更爲朱鮪校尉後爲賴川太守將之官道不通乃將麾下數百人從邑人韓歙於河內彭見王曰赤眉入關更始危殆四方蜂起羣雄競逐竊聞大王開拓河北此誠皇天祐漢士民之福也彭賴司徒公得全濟今復遇大王誠願出身自効以報恩施王深納之因言歙南陽人可以爲用乃赦之於是以馮異爲孟津將軍寇恂爲河內太守王謂恂曰河內富實帶河爲固北通上黨南迫洛陽吾將因是以濟高

祖留蕭何守關中吾今委卿以河內恂乃伐淇園竹以爲兵矢收淇租賦以給軍粮養馬二千匹以供軍用劉隆字元伯王之宗人更始初爲偏將軍領於昆陽之戰更始入關請迎妻子至洛陽聞王在河北隆單身歸王王以爲騎都尉使與馮異守洛陽李軼聞隆歸王乃盡殺隆妻子河北既定遣吳漢岑彭擊謝躬時拒五校於隆慮令大將軍劉慶守鄴城漢說魏郡太守陳康曰上智處危以求安中智因危以爲功下愚安危以自亾危亾之至在人所由不可不察今京都敗亂四方雲擾劉公所向輒平之公所見也謝

尚書不量力內與蕭王違戾外失河北之心公所知也公據孤危之城堅守自安以待滅亡義無所立節無所成不若開門內軍轉禍爲福免下愚之危收中智之功此計之至者也於是陳康乃收劉慶及躬妻子開門內漢軍躬聞漢等至將輕騎歸不知漢已得其城與數百騎夜至鄴時漢在城外彭在城中開門內躬脅將詣傳斬之初更始遣躬將馬武等六將軍與世祖俱定河北及王郎平躬與世祖復俱共在邯鄲中不居城內躬所領諸將多放縱爲百姓所苦躬不能整又數與王違戾常欲襲之以爲兵強故止然

躬勤於吏事每至所在理寃結決詞訟王常稱之曰謝尚書眞吏也躬由此不自疑躬妻子嘗誡之曰終爲劉公所制焉馬武字子張南陽湖陽人少時避怨綠林中起隨擊甄阜二公兵故王常親引之邯鄲既平王登臺從容謂武曰吾得漁陽上谷突騎欲令將軍主之何如武讓不敢當然歸心於王武既降置之帳下每饗諸將武斟酌於前自以新屬也甚卑恭不敢與南陽時等王善之冬十二月赤眉西入關更始定國上公王匡襄邑王成丹抗威王劉均據河東丞相李松大司馬朱鮪據弘農拒之王度長安必危方

憂山東關西未有所屬乃以鄧禹爲前將軍中分軍
西入關以韓歆爲軍帥李文程憲李春爲祭酒馮愔
爲積弩將軍樊崇爲驍騎將軍宗歆爲大將軍鄧尋
爲建武將軍耿訢爲赤眉將軍左于爲軍師戎士二
萬王送鄧禹於野王王反而獵於道見二人者即禽
王曰禽何向二人舉手西指曰此中多虎臣每即禽
虎亦即臣大王勿往也王曰苟有備虎何患二人曰
何大王之謬也昔湯即桀於鳴條而大城於亳其備
非不深也武王即紂而殺之故即人者人亦即之雖
有重備豈能自守乎王不自得顧謂左右曰此隱者
也將之乃不辭而俱去

後漢光武皇帝紀卷第三

建武元年春正月鄧禹攻安邑王匡成丹劉均等合兵十餘萬共擊禹禹與戰不利驍騎將軍樊崇臨陣死會日暮兵疲韓歆及諸將見戰敗而敵盛皆諫禹欲夜去禹不聽明旦癸丑匡等以六甲窮日不出禹得益治兵勑軍中曰匡等雖出無妄動令至營下乃擊匡等悉至禹皷而竝進大破之斬劉均河東太守楊寶遂定河東禹承制拜軍祭酒李文爲太守悉更置令鎮撫之王擊銅馬於元氏使耿弇吳漢將精兵在前大破之追至慎水北漢兵乘勝薄之賊皆殊戰

漢軍大壞王親揮刃以禦賊未交鋒耿弇射之賊不得前岸高不得上王自投馬下值突騎王豐豐以馬授王王撫豐肩曰幾爲賊所突馬武在後戰甚用力故賊不得進軍士奔散者先保范陽或言王已沒矣軍中恐懼不知所爲吳漢曰王兄子在南陽何憂有頃王至衆乃復振夜賊引去王退入漁陽破之吳漢別追至右北平斬首三千餘級更始遣廩丘王田立大司馬朱鮪白虎公陳僑將三十萬衆助李軼守洛陽馮異與李軼書曰愚聞明鏡所以照形往事所以知今也昔微子去殷而入周項伯叛楚而歸漢周勃迎代王而黜少帝霍光尊孝宣而廢昌邑彼皆異人在郊王侯搆難大臣分離朝無紀綱而四方分崩異姓竝起此劉氏之憂也故蕭王跋涉霜雪躬當矢石經營河北英俊雲集百姓歸往咫岐見慕不足爲喻今馬子張皆復親幸爵位如此謝躬違戾伏辜如彼又明效也季文誠能覺悟亟斷大計論功古人轉禍爲福在此時矣如猛將長驅嚴兵圍城雖有悔恨亦無及已矣初軼聞害伯昇欲降而不自安冀王開納

之乃報異書曰軼本與蕭王首謀造漢約結死生邂
逅中道別離今軼守洛陽將軍鎮孟津俱據機軸千
載一會思成斷金唯有深達蕭王異得進愚策以得
佐國安人異奏軼書王報異曰季文多詐人不能得
其要領今移其書告守尉當警備者衆以軼擁大衆
據名都欲有降意怪上露之也軼書既布朱鮪得其
書使人殺軼雒陽大衆乖離多出降者蕭王之北朱
鮪使蘇茂將三萬人渡河襲溫鮪自將數萬人攻平
陰寇恂乃發屬縣兵令與恂會溫軍吏皆諫曰洛陽
兵渡河前後不絕宜待衆兵畢至乃可擊之恂曰溫
者郡之藩蔽如失溫郡不可得守也遂馳赴之明旦
陳兵未合而馮異適至恂乃令士卒乘城鼓噪曰公
兵至茂陣動因奔擊大破之茂兵自投河死者過半
斬其副將賈强遂乘勝渡河環洛陽城乃還自是洛
陽震恐城門晝閉初傳聞朱鮪破河內有頃恂檄至
上大喜曰吾知寇子翼可任也三月李松與赤眉戰
於蓩鄉松大敗李熊說公孫述曰山東饑饉人民相
食百姓塗炭城邑丘墟今蜀土豐沃稼穡嘗熟果實
所生不穀而飽女工之業覆衣天下陸有器械之用
水浮轉漕之便北據漢中杜褒斜之險東守巴郡拒

扞闌之口地方數千里戰士百萬見利則出兵而畧地無利則堅守而力農東浮漢水以闚秦地南順江流以震荆楊所謂用天因地成功之資也今君王之聲聞於天下號位不定志士狐疑宜即大位使遠人有知述然其言有龍出府殿中夜有光述以爲符瑞夏四月公孫述自立爲天子廣漢人李業字巨遊嘗爲郎王莽居攝謝病去不應辟召隱迹山谷述素聞業名欲以爲博士因辭病不起述蓋不致業乃遣大鴻臚尹融奉詔持鴆曰業起則授大位不起則賜鴆融喻業曰今天下三分孰非孰是何爲區區身捐不測之泉朝廷募名德於子厚矣宜上奉知已下爲妻子計之身名俱全不亦優乎今阻疑衆心凶禍立加非計之得者也業乃歎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蓋爲此也君子見危授命何可誘以高位哉融見持心彌堅復曰宜呼室家計之業曰丈夫内斷於心久矣何妻子之爲乎遂仰鴆而死　論曰夫名者心志之標牓也故行著一家一家稱焉德播一鄉一鄉舉焉故博愛之謂仁辨惑之謂智犯難之謂勇因實立名未有殊其本者也太上遵理以修實理著而名流其次存名以爲已故立名而物懃最下託名以勝物故名

盛而害深故君子之人洗心行道唯恐德之不修義之不高崇善非以求名而名彰於外去惡非以邀譽而譽宣於外夫然故名盛而人莫之害譽高而世莫之爭末世陵遲大路巇險雖持誡行已不求聞達而讒勝道消民怨其上懼令名之格物或伐賢以示威假仁義以濟欲或禮賢以自重於是有顛沛而不得其死屈辱而不獲其所此又賢人君子所宜深識遠鑒退藏於密者也易曰無咎無譽衰世之道也若夫潔己而不汙其操守善而不遷其業存亡苦一滅身不悔者此亦貞操之士也嗚呼大道之行萬物與聖

新豐在雍州

賢竝通及其衰也君子不得其死哀哉　更始諸將懼赤眉至申屠建等御史大夫隗囂共勸更始讓帝位更始不應建等謀刼更始未行其討侍中劉能卿知其謀告之更始召申屠建斬之張卬廖湛胡殷於是自爲王勒兵燒宮門隗囂將賓客奔天水更始與三王戰宮中不勝將妻子車騎百餘人東至新豐從大司馬趙萌萌以爲王匡陳收成丹皆與三王有謀可收斬之更始乃召陳收成丹即斬之王匡不應召因并將收丹兵歸長安從三王於太子宮趙萌李松亦將其衆從更始於太倉中五月蕭王自漁陽過范

陽命收葬士卒死者至中山群臣上尊號曰大王初
征昆陽則王莽敗亡後伏邯鄲則北州平定此豈人
力哉三分天下而有其二跨州據土帶甲百萬武功
論之無所與爭文德論之無所與讓宜正號位爲社
稷計王不聽諸將固請王曰寇賊未平四面受敵何
遽欲正位號乎諸將出耿純進曰天下士大夫捐親
戚棄土壤從大王於矢石之間者其計固望攀龍鱗
附鳳翼以成其志耳今功業已定天時人事已可知
矣而大王留時逆衆不正位號純恐士大夫望絶計
窮則有去歸之思無從大王也王感其言使馮異問

以群臣之議異至曰三王背叛更始敗亡天下無主
宗廟之憂在於大王宜從衆議上以安社稷下以濟
百姓王曰我昨夢乘赤龍上天覺悟心中悸動此何
祥也異再拜賀曰此天帝命發於精神心中悸動發
王重慎之至也會諸生强華自長安奉赤伏符詣鄗
群臣復請曰受命之符人應爲大今萬里合信周之
白魚焉足比乎符瑞昭晳宜答天神以光上帝六月
己未即皇帝位于鄗改年爲建武元年大赦天下改
鄗爲高邑　論曰夫天生蒸民而樹之君所以司牧
群黎而爲謀主故權其所重而明之則帝王之畧也

因其所弘而申之則風化之本也夫以天下之大群生之衆舉一賢而加于民上豈以資其私寵養其厚大將開物成務正其性命經綸會通濟其所欲故立君之道有仁有義夫崇長推仁自然之理也好治惡亂萬物之心也推仁則道足者宜君惡亂則兼濟者必王故上古之世民心純朴唯賢是授揖讓而治此蓋本乎天理君以德建者也夫愛敬忠信出乎情性者也故因其愛敬則親疎尊卑之義彰焉因其忠信而存本懷舊之節著焉有尊有親則名器崇矣有本有舊則風教固矣是以中古之世繼體相承服膺名教而仁心不二此又因於物性君以義立者也然則立君之道唯德與義一民之心莫大於斯先王所以維持天下同民之極陳之千載不易之道昔周秦之末四海鼎沸義心絶於姬氏干戈加於嬴族天下無君六合無主將求一時之傑以成撥亂之功必推百姓所與以執萬乘之柄雖名如義帝强若西楚焉得擬議斯事乎由是觀之則高祖之有天下以德而建矣逮於成哀之間國嗣三絶王莽乘權竊有神器然繼體之政未爲失民劉氏德澤實繫物心故立其寢廟百姓覩而懷舊正其衣冠父老見而垂泣其感德

據此論則皇太真主意不若流汗不能言之劉玄矣

按漢書諸侯王表齊王肥之子廣武帝時始封受為城陽王即景王也

存念如此之深也如彼王郎盧芳臧獲之儔耳一假名號百姓為之雲集而況劉氏之胄乎于斯時也君以義立然則更始之起乘義而動號令稟乎一人爵命班乎天下及定咸陽而臨四海清舊宮而饗宗廟成為君矣世祖經畧受節而出奉辭征伐臣道足矣然則三王作亂勤王之師不至長安猶存建武之號已立雖南面而有天下以為道未盡也　初赤眉二道入關至弘農復大合分其衆萬人為一營軍中嘗有齊巫祠城陽景王巫言景王大怒當為縣官則可何故為盜賊有災巫言輒病方望弟陽怨更始殺其

又出徒跣拜太皇帝

兄乃說樊崇等曰更始亂政今不行將軍擁百萬之衆西向帝城而無稱號且為群賊不可以久不如挾宗室以行誅伐不敢不服崇等然之又迫於巫言乃求景王後得七十餘人唯盆子最親是月赤眉立盆子為天子盆子年十五被髮徒跣見衆人拜恐怖欲啼崇等自相署置崇本先起有勇力方畧自徐宣等皆宗之然不能書徐宣故獄吏通易經於是推宣為丞相崇為御史大夫盆子者故式侯萌子王莽時廢為家人更始過式畧盆子與二兄恭茂俱在軍中更始之詣洛陽恭隨見南宮恭前頓首曰故式侯世

子大漢復興聖主在堂不勝歡喜願上壽有詔引上殿稱壽曰九族既睦平章百姓更始悅之即封爲式侯恭通尚書以明經數幸言事擢爲侍中從更始入關茂與盆子留赤眉中嘗爲劉俠卿牧牛盆子既立猶朝夕拜俠卿俠卿爲之跪後祠景王於郭北使盆子乘鮮車大馬草中牧兒皆隨車觀曰盆子在是中至祠所盆子拜崇等皆爲之拜祠罷復歸俠卿所時欲出從牧兒戲俠卿怒止崇等亦不復候視也秋七月辛未前將軍鄧禹爲大司徒封酇侯野王令王梁爲大司空封武强侯初赤伏符曰王長主衛作玄武上以野王衛徒也玄武水神也大司空水土之官也乃以梁爲大司空又以讖言以平狄將軍孫臧行大司馬事衆大不悅僉曰吳漢景丹應爲大司馬上曰景將軍舊將是其人也然吳將軍有建策之謀又誅苗曾收謝躬其功大於是以吳漢爲大司馬封武陽侯景丹爲驃騎大將軍　論曰夫天地之性非一物也致物之方非一道也是以聖人仰觀俯察而備其法象所以開物成務以通天下之志故有神道焉有人道焉微顯闡幽遠而必著聰明正直遂知來物神之所爲也智以周變仁以博施理財正辭禁民爲非

人之所爲也故將有疑事或言乎遠必神而明之以一物心此應變適會用之神道者也辯物設位官方授能三五以盡其性黜陟以昭其功此經綸治體用之人道者也故求之神物則蓍策存焉取之人事則考試陳焉是故善爲治者必體物宜參而用之所以作而無過各得其方矣若夫讖記不經之言奇怪妄異之事非聖人之道世祖中興王道草昧格天之功實賴台輔不徇選賢而信讖記之言拔王梁於司空委孫臧於上將失其方矣苟失其方則任非其人所以衆心不悅民有疑聽豈不宜乎梁實負罪不暇臧亦無所問焉易曰鼎折足覆公餗此之謂也　上璽書勞鄧禹曰將軍與朕謀謨惟幄決勝千里孔子曰自吾有回門人益親平定山西功効尤著爾作司空敬敷五教　禹遂渡汾陰入夏陽更始中郎將公乘歙將十萬衆拒禹於衙禹擊破之時赤眉入關三輔擾亂民無所歸聞禹至衙軍兵整齊百姓喜悅相隨迎禹降者日以千數號百萬衆禹時年二十四所止住車下莫不飽滿名震關西儀節白首耆老及諸將在車下莫不飽滿名震關西八月壬子初祠社稷于懷是時上新即位軍食不足冠恂轉運不絕百官賴焉以爲奉上上數璽書勞恂

茂陵人董崇說恂曰上新卽位四方未定而以此時據大郡內得人民外破蘇茂威震遠近此讒人所因怨禍之時也昔蕭何守關中悟鮑生之言而高祖恍從功遂身退之計恂然其言稱病不親事自請從上征上曰河內未可離也固請不聽恂乃遣兄子寇張姊子谷崇願爲前鋒上悅以爲偏將軍廩丘王田立降趙萌李松攻三王三王敗走更始徙居長信宮三王降赤眉別兵出戰李松拒之赤眉生得松時松弟汎爲城門校尉赤眉使人誘汎曰開城活汝兄汎遂開城門九月赤眉入長安更始出渭濱式侯恭以盆子之立自繫有司赤眉入長安民奔式侯從獄中出三械見定陶王劉祉解其械言帝在渭濱遂相隨見更始於舟中弘農太守公乘歙謂京兆尹解惲曰送帝入弘農我自保之惲曰長安已敗吏民不可信右輔都尉嚴本恐失更始爲赤眉所誅卽曰高陵有精兵可往時虎牙將軍劉順定陶王劉祉尚書任延君侍中劉恭步將更始至高陵嚴本將軍兵城守外如宿衛內實圍之上聞更始失城守未知所在詔封更始爲淮陽王敢有害及妻子者罪大逆其送詣吏者封

列侯赤眉更始降者以爲長沙王過二十日者不受更始知嚴本所守恐其自盡卽遣劉恭請降赤眉遣大司徒謝祿受之更始於庭下議殺之式侯與謝祿共請不聽逐更始去式侯舉刃欲自刎崇等共止之乃捨更始封爲畏威侯式侯復守崇本求約竟封更始爲長沙王常依謝祿式侯擁護之頗得與故人賓客相見故人有欲盜更始去者事發皆繫獄於是祿閉更始自是式侯不得見也赤眉諸將日會爭功各言所欲封拔劒所柱稍得王莽時中黃門數十人皆問故事頗任赤眉數日輒復亂初三輔左赤眉兵强又見更始降諸縣營長皆遣使奉獻絡繹道路赤眉兵輒遮殺取其物吏民由是皆城守上書封拜者不關盆子盆子日夜號泣詣黃門中共臥起登諸臺榭諸黃門皆哀憐之式侯知赤眉必敗自怨兄弟俱死卽勸盆子歸璽綬教習爲辭讓語後崇等大會式侯先於衆中跪言諸君共立恭弟爲君德誠深厚立且一年散亂益甚誠不足以相成恐死而無益願得兄弟退爲庶人宜更求賢聖今有君而更求恐賢人不出不如空其位而博選賢聖唯諸君省察崇等謝曰皆某等罪也盆子因下牀解璽綬叩頭曰今設爲縣

官而爲盜賊如故流聞四方莫不怨恨不復信向此皆非其人之所致也願乞骸骨以避賢兄弟備行伍必欲殺盆子以塞事者無所離死誠冀諸君相哀之耳因涕泣戲欷崇等及郎吏數百人無不感慟崇等下座頓首曰無狀負陛下請自今已後相檢勑不敢放縱因共扶盆子帶以璽綬盆子號泣不得自在崇等既罷各閉門不出鹵掠三輔聞之翕然百姓爭入長安中市里且滿後二十餘日赤眉貪其財物因大放兵虜掠因縱火燒宮室三王謂謝祿曰三輔營家多欲待更始者必合兵攻赤眉不如殺之

也於是謝祿使兵殺更始式佚夜往葬之諸將勸鄧禹取長安禹曰圖書每至輒曰無與窮赤眉爭鋒今吾衆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後無轉運之饉赤眉新拔長安財賦日盛鋒銳不可當也盜賊群居無終日計財貨雖多變故萬端非能堅牢長安也上郡北地饒穀多畜吾且休兵北道就粮養士觀其弊乃可圖也於是引軍北行所至郡縣皆降頃之積聲將軍馮愔與車騎將軍宗歆在安邑爭權愔殺歆與禹相攻上聞之遣尚書宋廣持節喻降馮愔及更始諸將王匡朝殷成丹等廣至安邑盡誅之愔詣之奔

天水復聚其衆自稱西州大將軍長安既壞士人多奔隴西囂虛已接之以谷恭范逡爲師友趙秉鄭興爲祭酒申屠當杜林爲治書王遵周宗楊廣王元爲將帥於是竇融始據河西融字周公右扶風平陵人也融家貧少時爲驃騎將軍王舜令史汎愛好交游女弟爲大司空王邑小婦出入貴戚結交豪傑以任俠爲名然事母兄養弱弟內行修整漢兵起融從王邑敗昆陽漢兵得新豐邑薦融可任用恭拜融爲波水將軍賜金千斤引兵新豐會三輔內潰融降大司馬趙萌萌以融爲校尉絕重之薦融於更始拜爲鉅鹿太守融見更始立東方擾攘融祖父爲張掖太守從祖父爲護羌校尉從弟又嘗爲武威太守累世在河西知其土俗融心樂之獨謂兄弟曰天下安危未可知河西人民殷實帶河爲固張掖屬國精兵萬騎欲求爲之且以避世一旦有緩急杜絕河津足以自守此眞遺種處也兄弟皆勸之融乃辭讓鉅鹿求張掖屬國都尉萌爲言竟得之融大喜遂將家屬而西撫養吏民結納豪傑懷集羌胡河西翕然而治是時酒泉太守梁統金城太守庫鈞張掖都尉史苞酒泉都尉竺曾敦煌都尉辛彤皆州郡英俊與融有舊更始

欲敗融與統等議皆以爲天下擾亂未知所統河西斗絶在羌胡中不同心并力則不能自守權均力齊又不相率當推一人爲將軍共全五郡觀世變動皆曰善以梁統爲太守先共推之統固辭曰昔陳嬰不受王者以有老母今統內親老又德能鮮薄不足以當督帥也竇融典兵馬又家世爲河西二千石吏民所向即共推融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統字仲寧安定烏氏人少治春秋好法律更始時爲中郎將安集涼州因爲酒泉太守是時武威太守馬期張掖太守任仲二人孤立無黨融等議定移書告喻之即時解印綬避位於是梁統爲武威太守史苞爲張掖太守竺曾爲酒泉太守辛肜爲燉煌太守融居屬國領都尉如故置從事監察而太守各治其郡等賢養士務欲得吏民心修騎射明烽燧羌胡犯塞輒自擊之諸郡相應莫不富殖初更始遣將軍鮑永撫河東北及并州永好文德雖爲將帥常儒服從事素重杜陵人馮衍以爲謀主同心戮力以奉更始上使諫議大夫儲伯持節徵永時或傳更始猶存永奪伯節執而梏之遣使至長安知更始審被害乃哭泣盡哀罷兵與衍幅巾請上上問永衆所在永離席曰臣事更始

不能令全豈可以衆獲貴故悉罷之上不悅時魯郡多盜賊以永爲魯郡太守降者數千人唯彭豐虞休各將千人稱將軍不肯降永數以恩禮曉喻之猶不移孔子闕里荊棘自除從講堂至里門外永異之召府丞魯令告曰方今世道艱難而闕里無故荊棘自除意者豈非夫子欲令太守行饗禮而誅姦惡邪乃求民好學者修學校之禮召豐等觀禮豐等持牛酒因謀欲害永永覺之手刃殺豐等擒破黨與封關內侯於是馮衍未得官永謂之曰昔高祖賞季布之罪誅丁公之功今遭明主亦何憂哉衍曰人有挑其鄰

別書行已在于清濁之間

之妻者挑其長者長者罵之挑其少者少者報之俄而其夫死而娶其長者或謂之曰非罵汝邪曰在人之所即欲罵我在我之所即欲其罵人夫天地難知人道易守守道之臣何患死乎頃之衍爲曲陽令誅劇賊郭勝等降五千餘人論功當封以讒不行甲申以故密令卓茂爲太傅封褒德侯茂字子康南陽人溫而寬雅恭而有禮其行已處物在於可否之間不求備於人鄉黨老少雖行不逮茂皆受而容之常有認茂馬者茂問亡馬幾時曰有日月矣茂解馬與之曰若非公馬幸即歸我後馬主得馬詣門謝之茂以

德行舉爲侍郎給事黃門遷爲密令其治視民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民常有言亭長受米肉者茂問之曰亭長從汝求之乎汝有事囑之受取乎將平居以恩意遺之乎民曰往遺之而受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邪民曰聞君賢明使民不畏吏吏不敢取民不敢與茂曰汝爲敝民矣。凡人所以貴於禽獸者以其仁愛相敬也。鄰伍長老歲時致禮人道如此乃能勸愛。卽不如是。側目相視。怨憎忿怒。所由生也。吏固不當乘威力强請求耳。誠能禁備盜賊。制禦强暴。使不相侵。民有事爭訟爲正曲直。此大功也。歲時修禮敬往相見之。不亦善乎。民曰苟如是。律何故禁之。茂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所怨。以律治汝。汝無所措手足。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且歸念之。民曰誠如君言也。茂教民制法。皆此類也。初茂到官。吏民皆笑之。鄰縣及府官以爲下治。河南太守爲置守令。茂治自若。數年教化大行。路不拾遺。天下嘗蝗。河內二十縣皆傷。蝗獨不入密境。是時王莽爲安漢公。置大司農六部丞。勸課農桑。茂遷京部丞。吏民老小皆啼泣道路。王莽居攝。茂以病免。常爲郡門下掾。不肯爲職。吏更始立。以茂爲侍中。從

至長安知更始政亂以老乞骸至是年七十餘矣
論曰夫帝王之道莫大於舉賢舉賢之義各有其方
夫班爵以功歷試而進經常之道也若大德奇才可
以光昭王道弘濟生民雖在泥塗超之可也傅巖磻
溪之濱頓居宰相之任自古之道也卓公之德既已
洽於民聽光武此舉所以宜爲君也 吳漢率耿弇
等十將軍圍朱鮪於洛陽數月不下世祖以岑彭常
隸於鮪也使彭說之鮪在城上彭在城下相勞如平
生彭因說鮪曰赤眉已得長安更始爲三王所反今
公爲誰守乎陛下受命平定燕趙晝盡有幽冀之地百
姓歸心賢俊雲集誅討群賊所向破滅今北方清靜
振大兵來攻洛陽正使侯公有連城之守猶不足當今
保一城欲何望乎鮪曰大司徒被害時鮪與其謀誠
自知罪深故不敢降世祖曰夫建大事者不思小怨
今降官爵可保況誅罰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彭以
告鮪辛卯鮪降以爲平狄將軍扶溝侯冬十月癸丑
上都洛陽宮十一月蘇茂降餧而奔劉永永敗爲淮
陽王十二月赤眉去長安西略郡縣

後漢光武皇帝紀卷第三

後漢光武皇帝紀卷第四

二年春正月甲子朔日有蝕之本志曰日者陽精人君之象也君道虧故日爲之蝕諸侯順從則爲王者諸侯專權則疑在日於是在危十度齊之分野張步未賓之應也封諸有功者二十人更封鄧禹爲梁侯吳漢等廣平侯各食四縣諸將各言所欲封唯景丹辭櫟陽丁綵請鄉亭上謂丹曰關東數縣不當櫟陽萬戶富貴不歸故鄉如錦衣夜行丹謝而受之或謂丁綵曰人皆求縣子何取鄉邪綵曰昔孫叔敖受封必求墝埆之地今綵能薄功淺豈可遇厚哉壬辰立

豐與彭寵連兵

宗廟社稷于洛陽漁陽太守彭寵涿郡太守張豐反銅馬餘人上率諸將追之師及於薊彭寵郊迎謁見意頗不滿上知寵不說以問幽州牧朱浮浮曰前吳漢北發兵時上遺寵以所服劒又手書慰納用爲北面主人寵望上至當迎問握手特異於衆也今誠失望上曰何等子而望獨異乎浮因曰王莽爲宰衡時甄豐旦夕論議於前常言夜半客甄長伯及莽卽位後豐見疎不說父子誅死上大笑曰不及於此是時朱浮爲牧年少昭厲治迹辟州郡名士招王莽時故吏二千石皆置幕府欲收禮賢之名多發漁陽倉穀

此句無明文

給其貧民寵以爲天下未平軍旅並發不宜多置官屬費耗倉穀頗不從其令浮性隘急發於睚眦因峻文法以司察寵寵亦自伐其功以爲羣臣莫能及吳漢王梁爲三公寵所遣也寵曰如此我當爲王今但若是陛下忘我邪是時北州殘破漁陽獨完有鹽鐵之積寵多買金寶浮數奏之上輒漏泄令寵聞以脅恐之是春遣使徵寵寵上書願與朱浮俱徵又與吳漢王梁蓋延書自陳無罪爲朱浮所侵上不許而漢等亦不敢報書寵既自疑其妻勸寵曰天下未定四方各自爲雄漁陽大郡兵馬最精何故爲人所奏而

棄此去寵與所親人議皆勸寵反上遣寵從弟子后蘭卿喻寵寵因留之遂發兵反攻朱浮分兵擊旁郡上谷太守耿況遣子舒將突騎救浮寵兵乃退上遣游擊將軍鄧隆軍於潞浮軍雍奴相去百餘里遣吏奏狀日旦暮破寵矣上大恐曰處營非也軍必敗比汝歸可知也寵遣萬餘人長潞西與險相距而使精騎二千從潞南濟河襲隆營大敗之浮遠不能救引兵而却吏還說上語皆以爲神也眞定王劉楊謀反使耿純持節收楊純既受命若使州郡者至眞定止傳舍楊稱疾不肯來與純書欲令純往純報曰奉使見王侯牧不得先往宜自强來時楊弟林邑侯讓從兄紺皆擁兵萬餘人楊自見兵强而純意安靜卽從官屬詣傳舍兄弟將輕兵在門外楊入見純接以禮敬因延請其兄弟皆至純閉門悉誅之勒兵而出眞定振怖無敢動者純還京師自請曰臣本吏家子孫幸遭大漢復興聖帝受命位至列將爵爲通侯天下罔定臣無所用志願試治一郡盡力以自効上笑曰卿復欲治人自著邪乃拜純爲東郡太守詔純將兵擊泰山濟南平原數郡皆平之居東郡數年抑强扶弱令行禁止後坐殺長吏免以列侯奉朝請常從上

東征過東郡百姓老小數千人隨車駕啼泣曰願得耿君上謂公卿曰純年少被甲冑爲軍吏耳治郡何能見思若是百官咸嗟歎之吏始諸將多據南陽聞更始死世祖起河北皆勒兵爲亂上會諸將以檄叩地曰鄗最强宛次之誰當擊鄗者賈復率然對曰臣請擊鄗上笑曰執金吾擊鄗吾復何憂大司馬當擊宛於是賈復擊鄗吳漢擊南陽皆平之漢縱兵掠新野破虜將軍鄧奉新野人也怒漢暴已邑勒兵反襲漢敗之三月乙酉大赦天下詔曰惟酷吏殘賊用刑深刻獄多冤人朕甚愍之孔子不云乎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其與諸中二千石諸大夫議省刑罰更始之敗劉永以兵畧地北至河南及陳汝以周建爲將軍蘇茂爲大司馬遣使拜張步爲齊王董宮爲西海王夏四月蓋延王霸等擊劉永永守城不出晝收其麥夜襲其城永大驚引兵走延逆擊大破之永棄其軍輕騎將母妻奔虞虞人反殺其母妻永與麾下數十人奔譙蘇茂周建將三萬人攻延於浦西延逆擊大破之茂保廣樂永保胡陵世祖使太中大夫戴涉使兗州東昏人執以詣永涉罵永曰若非國家敵也猶令死耳永怒殺涉甲午封叔父良爲廣陽王

兄子章爲太原王章弟興爲魯王故定陶王劉祉爲城陽王外祖母黃爲湖陽君良嘗爲蕭令坐法免世祖齊武王少孤良撫循甚篤及漢兵起世祖以告良良大怒不聽既而不得已良從更始入關甚見尊寵更始敗良乃歸世祖章與皆伯昇之子既封爲王世祖以其少貴欲以吏事就其名乃使章守平陰令興守緱氏令頃之章遷梁郡太守興遷弘農太守興求賢好善郡中翕然朝廷每有異議必乘驛問興祉字巨伯世祖族兄也爲人謙遜爲宗族所敬更始敗祉間行詣世祖是時宗室唯祉先至上大悅賞賜車服甚厚五月宛王劉賜將更始三子詣闕皆封爲列侯封故元氏王劉歆爲泗水王歆子終爲淄川王故宛王劉賜爲順侯劉順爲成侯周後姬當爲周承休公李通爲固始侯歆字經世世祖族父也歆從兄稷有功於齊武王歆子終文與上少相善漢兵之起新野終之力也上曰使歆父子並王者所以顯報之也賜字子琴順字平仲皆世祖族兄也更始敗賜親至武關迎更始妻子將詣洛陽上以賜得爲臣之道每嘉歎之順與上同里少相親厚更始死順東歸世祖順素謹厚以其事更始不失節尤重之初更始使宛王

劉賜鄧王王常西平王李通俱之國鎮撫南方通娶世祖妹卽寧平公主也世祖卽位徵通爲光祿勳上每征四方嘗留通守京師撫百姓治宮室六月戊戌立皇后郭氏皇子彊爲皇太子大赦天下增卿謁者秩各一等郭氏眞定人也父昌孝謹眞定恭王以女妻昌昌早終其妻號爲郭主好禮節儉雖以王女之富手常執作有女曰聖通男曰況世祖自信都還納聖通有寵生皇子彊以況爲城門校尉縣蔓侯雖皇后弟實客輻湊而小心謹愼謙恭愈篤追贈昌爲安陽思侯上數幸況第賞賜甚厚京師號況爲金穴鄧禹遣兵上林中率諸將謁高廟收十二帝神主送洛陽掃除園陵爲置吏卒復就穀雲陽漢中王劉嘉來歙詣禹降嘉字孝孫世祖族兄少孤爲世祖父南頓君所養遇之如子與齊武王俱學長安而與世祖尤相親嘉之王漢中都南鄭衆數十萬南陽人延岑起兵武當衆數萬人轉攻漢中圍南鄭嘉戰敗餘衆走谷口赤眉使廖湛將十餘萬兵擊嘉嘉大敗之斬廖湛遂至雲陽上素與嘉善常開引之來歙又勸嘉歸世祖乃詣禹降以嘉爲千乘太守封順陽侯嘉子廣爲黃李侯來歙字君叔南陽新野人父沖哀帝時爲

諫議大夫娶世祖姑生歙歙有才器多通慷慨有大志兄弟五人而世祖獨親愛之漢兵起王莽使人捕諸劉親屬得歙繫之賓客共篡出歙東始立以歙爲吏數正諫不用謝病去歙女弟爲劉嘉妻遣人迎歙因南就之時或勸嘉未可降宜觀天下形勢歙爲陳成敗深曉喻之嘉乃從焉上見歙大悅拜歙爲太中大夫秋灘陽反劉赤復入灘陽吳漢蓋延帥諸將圍之九月赤眉復入長安鄧禹連戰輒爲赤眉所敗三輔饑民人相食諸有部曲者皆堅壁清野赤眉虜掠少所得上復詔鄧禹令勒兵堅守慎無與窮寇交鋒老賊疲窮必當東手事吾也以飽待饑以逸擊勞折捶而笞之耳自馮愔殺宗歆後禹威益損又乏粮食歸附者離散上乃遣使徵禹馮異西征上勑異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又遇赤眉延岑之弊兵家縱橫百姓塗炭將軍今奉辭討諸不軌兵家降者遣其渠帥皆詣京師散其小民令就農桑壞其營壁無使復聚征伐非在遠戰掠地多得城邑要在平定安集之耳吾諸將非不健鬬然多好虜掠爲小民害卿本能檢束使勑自修整無爲郡縣所苦於是異據華陰以待赤眉冬太中大夫伏隆使青徐張步降因除令長

多所懷服上嘉歎隆功比之酈生步求爲齊王隆曰高祖臨天下約非劉氏不得王步乃殺隆受劉永封爲隆字文伯大司徒湛之子以節操聞上聞其死爲之流涕十二月戊子詔曰維列侯爲王莽所廢先祖冤神無所依歸朕甚閔之列侯身廢者國如故身死若子孫見在令繼其先爲河內太守寇恂坐繫治上書者免會潁川不靜復以恂爲潁川太守郡中悉平封恂爲雍奴侯是時賈復兵在汝南其部將殺人恂戮之復怒曰吾與寇恂並立而爲其所陷大丈夫豈有侵辱而不決之者乎今與相見欲手劒擊之恂謀

好避之終崇曰請以劒從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藺相如不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爲國也區區之趙尚有此義士吾安可以忘之乎乃勑縣盛供具執金吾軍入界者一人皆二人待之恂既迎復道稱病而還復欲追擊恂而吏士皆醉復遂去上徵恂恂至引入時復在前欲起上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鬬詔令並坐極歡遂共車出結友而去更拜恂爲汝南太守郡中無事乃修鄉校能爲左氏春秋者親與學焉是歲鄧王王常將妻子詣洛陽世祖曰每念往時艱難何日忘之莫往莫來豈違平生之言哉常頻首

日臣蒙天命遭值陛下始遇宜秋後會昆陽幸賴威靈輒成斷金雖疎賤遼遠不敢自疑伏願陛下聖王知臣本心上會百官指常曰此人率勵諸將輔翼漢家心如金石眞漢忠臣也拜常爲漢忠將軍封山桑侯大司空王梁免初梁與諸將擊檀鄉詔令兵事一屬大司馬吳漢而梁獨發野王兵上以梁不奉詔詔梁留在所縣梁以便宜進兵上大怒遣尚書宋廣持節收斬梁廣檻車執梁詣京師既至赦之以爲中郎將赤眉去長安東掠郡縣三年春正月立親廟于洛陽郎日拜馮異征西大將軍鄧禹既被徵與車騎將軍鄧弘還至華陰欲進兵擊赤眉馮異曰赤眉衆多可以恩信傾難用兵力破也上令諸將屯渑池要其東異相連綴擊其西上自待其會可一舉取之萬全之計也禹弘自以西征又被徵當還欲一戰決之遂戰移日禹軍大敗馮異將兵救之不勝棄軍走與麾下數人歸營復收散卒堅壁會赤眉饑困乃謀擊之大破之降者八萬餘人十餘萬東走宜陽壘書勞異曰垂趙卧谿奮冀渑池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是時延岑據藍田兵力最強上嘗壘書慰之其餘豪傑往往屯聚多者萬人少年數千

人轉相攻擊百姓饑餓黃金一斤五斗穀數異轉鬬而屯上林中道路不通委輸未至軍士皆以果實爲粮延岑率豪傑攻異異擊大破之岑連戰不利支黨皆叛遂自武關走南陽豪傑以異破赤眉走延岑皆遣使請降異威震關中乃修園陵建官府理枉直禁盜賊數年之間上林成都是月陝人蘇況反殺弘農太守上夜召景丹以檄示之曰弘農太守無任爲賊所害今聞赤眉從西方來恐蘇況舉郡以迎之弘農迫近京師今將軍雖疾病但卧而鎮之耳即拜丹爲弘農太守將其所領西至郡十餘日丹薨閏月己亥

叙赤眉之降顯然無色

宜陽在河南府

上幸宜陽令司馬在前中書次之驍騎元戎分陣左右赤眉震怖遣劉恭請降盆子與徐宣等二十餘人肉袒奉所得更始璽綬積兵甲宜陽西與熊耳山等世祖陳兵臨洛水中盆子徐宣以次列於前世祖曰卿等得無悔降邪宣曰臣等出長安東門君臣議計歸命聖德百姓可與樂成難與圖始故不告衆耳今日得降猶去虎口而歸慈母誠歡誠喜無所恨也世祖曰卿所謂鐵中錚錚庸中佼佼者也乃皆赦之與妻子居洛陽各賜宅一區田二頃其後樊崇謀反誅楊歆在長安時遇廣陽王良有恩賜爵關內侯與徐

皇帝左遷爲郎中風斯下矣

宣俱歸鄉里以壽終式侯恭爲更始報殺謝祿自繫獄上赦之世祖憐盆子賞賜甚厚以爲趙王郎中病失明賜滎陽官地以爲列肆使食其稅鄧禹至宜陽上大司徒梁侯印綬有詔還梁侯印綬以爲右將軍彭寵圍薊耿況遣兵救之使人招況況輒斬其使二月己未告祠高廟受傳國璽賜天下長子爲父後者爵人二級中軍將軍杜茂爲驃騎大將軍茂字諸公南陽冠軍人隨世祖征伐數有戰功三月尚書伏湛爲司徒湛字惠公琅邪東武人王莽時爲繡衣執法遷後隊正更始立爲平原太守遭倉卒世莫不驚擾

而湛獨晏然教授如故謂妻子曰一穀不升國君徹膳今人皆饑柰何獨飽乃以俸祿分賑鄉里來客者百餘家時郡中不安湛移書屬縣不得相侵凌天生蒸民爲立君非久亂也且養老育幼以待真主門下督素有氣力欲起兵湛曰孔子誅少正卯爲其惑衆也即誅督以示百姓於是吏民信嚮遠近獨完湛之力也吳漢圍廣樂周建將十餘萬人救之漢逆戰不利墮馬傷膝建等遂得入城諸將謂漢曰大敵在前而公卧衆懼矣乃裹瘡而起椎牛饗士曰賊兵雖多乃刼掠羣盜耳勝不相讓敗不相救非有伏節死義

湖陵故城在[illegible]府
魚臺縣
黎丘城名在襄陽府
宜城縣東

同心者也。封侯之秋諸將勉之吏士聞之莫不激怒明日賊兵大出圍營數重漢乃被甲仗戟曰聞雷鼓聲皆大呼俱進後至者斬遂鼓而進之賊兵大破廣樂降蘇茂周建走湖陵復圍睢陽是時秦豐據黎丘延岑據武鄉董訢據堵鄉鄧奉據新野荊楚尤亂上方圖之以岑彭爲征南大將軍與耿弇賈復朱祐王常等并力征討先圍董訢鄧奉將萬人救訢訢奉兵甚精諸將連戰不利奉乘勝生執朱祐上聞之大怒夏四月上自南征至葉訢奉將兵遮道不得前上謂岑彭曰此將軍之任也彭乃奮擊破之董訢鄧奉走育陽因朱祐請上以奉舊功臣意欲赦之耿弇曰奉背恩反逆暴師連年陛下既至親在行陣兵敗乃降不誅奉無以懲惡於是誅奉上以朱祐見獲厚加賞賜使復其位耿弇破延岑岑亡入蜀五月乙卯晦日有蝕之大赦天下劉永將慶吾斬永降封吾爲列侯蘇茂周建立永子紆爲梁王保垂惠冬十二月上幸舂陵祠園廟大置酒與舂陵父老故人爲樂遣岑彭傅俊臧宮擊秦豐秦豐拒漢軍於鄧彭等數月不得進上數以讓彭乃令軍中曰明旦軍會和成陰逸因豐聞之悉引軍西邀彭彭乃直襲黎丘黎丘震駭豐

遽歸救之彭逆擊大破之遂圍黎丘乃封彭爲舞陰侯初汝南人田戎起兵南郡衆數萬人屯夷陵謀將降漢戎妻兄辛臣反覆人也乃圖彭寵張步董憲劉永李憲公孫述隗囂劉芳所得郡國云洛陽所得地如掌耳且案兵觀形勢何遽降哉戎曰吾衆不如秦豐豐猶爲征南所圍而況吾乎降決矣乃順江入沔將降岑彭使辛臣與長史留守臣盜戎珍寶及善馬從陸道晨夜詣彭曰謹說戎降戎在後方到因從彭營與戎書曰岑將軍已奏我封五千戶侯虛心相待願急來無拘前圖戎令臣留守而先至封侯既以疑之矣又長史檄至知臣盜寶物善馬猶是益猜復入彭擊戎破之還屯夷陵隗囂遣使詣闕上甚悅素聞其聲虛心相待每報答之常手書稱字是歲彭寵自立爲燕王李憲自稱天子

四年春正月甲申大赦天下耿況耿舒取軍都彭寵之邑也於是更封況爲隃靡侯舒爲牟平侯祭遵耿弇擊張豐豐功曹執豐降初豐好方士方士言豐當作天子囊盛石繫豐肘云石中當出玉璽豐信之故反豐臨當誅遵掾爲破其石豐乃歎曰死亡所恨上使耿弇拒彭寵弇上疏曰大兵未會臣不能獨進且

臣家屬皆在上谷京師無骨肉之親願得還洛陽上報曰將軍出身爲國功効尤著何嫌何疑而求徵乎其勉思方畧以成功業耿況聞弁求徵乃遣少子國入侍上以爲黃門侍郎初上訪博通之士於司空宋弘弘薦沛國人桓譚以爲才學博聞幾及劉向揚雄召拜議郎給事中上令譚鼓琴奏其繁聲乃得侍宴弘聞之大恨伺譚出時正朝服坐府上遣召譚譚到不與席謂之曰吾所以薦子者欲令輔國以道德也而今數進鄭聲亂雅頌非中正者也能自改耶不然正罪法譚頓首辭謝良久乃遣之後召羣臣會樂上使譚鼓弘失其度上怪而問之弘乃離席上免冠謝曰譚臣所薦達不能以忠導主而令朝廷悅鄭聲臣前召以責之臣之罪也上復令給事中是時天下草創政治未立譚既見退上疏言時宜曰國之廢興在於政事政事得失在於輔佐輔佐賢明則俊士充朝而治合世務輔佐不明則論失時宜而舉多過事秉國之君俱欲興化建善而治殊事異者所謂賢者異也蓋善政者視俗而施教察失而爲防威德更興文武迭用然後政調於時而躁民可定也昔董仲舒言治國譬若張琴焉小不調

者可因而就和也及至大差謬則解而更張之夫更張難行而佛衆者亡是故賈誼以才逐鼂錯以智死雖有殊能而莫敢談懼於前事也且設法禁者非能盡天下之姦又皆合衆人之所欲大抵取便國利事則可矣書奏不省是時天子方篤於識而譚雅不善之又以功賞薄故令天下不時定復上疏曰臣前獻策未有詔報不勝憤懣復言其過蓋天道性命聖人難言也自子貢等不得而聞況後世淺儒能遥之乎或收古之圖書增益造飾稱孔子並爲讖記以証經人主可不抑遠之哉臣聞安平則尊道術之士有難

則貴介胄之臣今聖朝以興復祖統爲民臣主而四方尚有未盡降歸者此權謀未得也臣譚伏觀陛下之用人其說士則無異奢奇謀若鄽生隨何者將帥則無勇智習兵若韓信吳起者其降下無大恩重賞以誘其後至或虜奪財物使各生狐疑連歲月而不解古人有言皆知取之而取莫知與之而取陛下若能輕爵祿與士大夫其之而勿愛惜則何招而不至何說而不釋何向而不剋如此則能以狹爲廣以遲爲速亡者復得矣由此上逾不悅譚字君山有儁才博覽無所不見不爲章句訓詁皆通其

大義數從劉歆楊雄稽疑論議至其有所得歆雄不能開也好音樂鼓琴性簡易不修廉隅頗以此失名譽嘗疾俗儒高談弘論不切時務由此見排擯哀平間位不過郎然王侯貴人皆願與之交王莽居攝篡弒之間天下諸儒莫不競褒稱德美作符命以求容媚譚獨嘿然無言官止樂大夫　論曰桓譚以疎賤之質屢干人主之情不亦難乎嘗試言之夫天下之所難難於干人主之心一曰情有逆順二曰慮有異同三曰情有好惡四曰事有隱顯五曰用有屈伸六曰謀有内外七曰智有長短八曰意有興廢夫順之則喜逆之則怒同之則欣異之則駭好之則親惡之則踈過之欲隱善之欲顯屈者多耻伸者多怒語伏在内志散在外所長必矜所短必忿愛之欲興憎之欲廢此皆人君非必天下之正也人臣所以干人君者之所惡也百姓有心一人制之雖百姓之所賴亦百姓必天下之正也然而八者之間禍福不同不可不察也夫一人行之萬人議之雖人君之所資亦人君之不致患於是胷中固未能帖然也故有道之君知所處之地萬物之所不敢干也故柔情虚已布其腹心

技者營壘之稱故謂軍之一部為一技

引而盡之常恐不至而況抑而劾之使其自絕哉自三代已前君臣穆然唱和無間故可以觀矣五霸秦漢其道參差君臣之際使人瞿然有志之士所以苦心斟酌量時君之所能迎其悅情不干其心者將以集事成功大庇生民也雖可以濟一時之務去夫高尚之道豈不遠哉　夏四月吳漢擊五校賊追之至東郡平原又破之鬲縣五姓反逐其守長諸將曰朝擊鬲暮可拔也漢怒曰敢至鬲下者斬使鬲反者守長罪移檄告郡牧收守長欲斬之諸將皆竊言不擊五姓反欲斬守長乎漢乃使人謂五姓曰守長無狀

復取五姓財物與寇掠無異今已收擊斬之矣五姓大喜相率而降諸將曰不戰下人之城非衆所及也嘗有寇夜攻漢軍中驚擾漢堅卧不動軍中聞漢不動皆還按部漢乃選精兵夜擊大破之是時泰山豪傑與張步連兵漢言於上曰非陳俊莫能安泰山也於是以俊為泰山太守行大將軍事步聞之遣兵迎俊於嬴下俊擊大破之因攻下諸縣遂定泰山五月上幸盧奴初上將征彭寵過盧奴而還諸將問吳漢曰敵未破而上還何也漢曰陛下曉兵還必不虛上告諸將曰狡賊出魏郡在人後故還也六月上幸譙

為劉紆也

王霸馬武攻垂惠蘇茂將兵救之馬武與戰不利從霸求救霸閉營不出軍吏爭之霸曰賊兵精銳其衆又多吾吏士心恐而武軍挫退此敗道也今堅閉示不相救武軍困急其戰自倍賊衆疲勞吾以精兵乘其弊乃可剋也賊果大出合戰良久霸出精騎擊其後賊皆破走茂復求戰吏士皆曰賊前已破今易擊也霸曰不然蘇茂遠來相救粮食不足以久留故挑戰冀得一切之勝耳今閉營休士而勝可全所謂不戰而詘人兵善之善者也遂閉門堅守勞賜吏士城中數出挑霸霸不動茂果引兵去秋八月上幸壽春

舒屬今安慶府

馬武劉隆圍李憲於舒彭寵圍薊朱浮不能守車駕奔京師尚書令侯霸奏浮構成寵罪敗亂幽州不能伏節死難與寵相拒罪當誅上赦之冬十月上幸宛朱祐耿植圍秦豐岑彭傅俊擊田戎於夷陵戎破走入蜀彭遣積弩將軍傅俊至江南偏將軍房兗至交州班行詔書陳國家威德於是交州牧鄧讓蒼梧太守杜稷交趾太守楊光更始所用也皆上書貢獻江南郡縣亦信使通焉十二月上幸黎丘詔秦豐出惡言朱祐等急攻之豐將妻子降祐轞車送洛陽大司馬吳漢劾祐曰秦豐狡猾連年固守陛下親踰山川

遠至黎丘開日月之信而豐悖逆天下所聞當伏誅滅以謝百姓祐不卽斬截以示四方而廢詔命聽受豐降無將帥之任大不敬上誅豐未罪祐是冬馬援爲隗囂使來援字文淵茂陵人長兄況最知名爲河南太守封窮虜侯況兄余中壘校尉封致符子次兄員增山連率皆二千石封侯援少有大志諸兄奇之年十餘歲平陵朱勃與援同年能說韓詩援纔能書退有慙色況謂援曰小器速成朱勃智能盡於今日矣後成人知謀衆事皆從汝稟受分畏也援以況欲獎勵已內以爲不然焉援受齊詩數年意不能守章句乃辭況欲至邊郡畜牧況曰汝大才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璞且從所好治裝未辦會況卒援行喪畢送罪人司命府援皆縱遣之因亡命北地以畜牧爲事援父嘗爲牧帥令兄員爲護宛吏者故人賓客多從之轉安定天水隴西數郡豪傑望風而至賓客自環嘗數十人援田畜日廣羊五六千頭馬數百羣穀萬斛乃歎曰凡殖財者貴能施也不則守錢奴耳乃散以賑昆弟舊故乃還至長安王莽末盜賊起求雄

傑之士援與原涉爲頼川太守援爲漢中太守適至官王莽敗員亦亡去增山倶之梁州會隗囂異用援爲綏德將軍而公孫述稱帝於蜀囂意未知所附乃遣援南視述素與援舊以到當握手相迎也乃盛陳陛戟見援語言未悉延援就客館述備威儀會百官器服賓客甚盛欲留援援曰天下雌雄未定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與圖成敗乃修飾邊幅如偶人形何足久留乎數月辭去還謂囂曰子陽若井底蛙妄自尊耳不如專意東方於是遣援與拒蜀使國遊先

倶奉章詣京師初到召詣尚書有頃中黃門一人引入時在宣德殿援拜上大笑曰卿遨遊二帝間見卿大懇援頻首辭謝因曰當今之世不但君擇臣臣亦擇君臣與公孫述同縣少有娛臣前至蜀陛戟乃見臣臣援異方來陛下何以知臣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上復大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對曰天下傾覆盜賊自名姓者不可勝數今得見陛下寥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上壯之使從征伐每召見讌語夜至天明援才畧兼人又好縱橫之畫故未得官待詔而已上遣太中大夫來歙持節送

援國遊先至長安怨家殺遊先其弟爲囂雲旗將軍來歙恐其怨恨即與援俱還長安

王

人[illegible]宜[illegible]興[illegible]年[illegible]大笑曰[illegible]

[illegible]奉章[illegible]京[illegible]尚書[illegible]中黃門一人[illegible]

後漢光武皇帝紀卷第五

五年春二月丙午大赦天下周建兄子誦以垂惠降劉紆周建蘇茂走下邳建道死封孔子後孔安爲殷紹嘉公初彭寵徵書至潞縣有火災城中飛出城外燔千餘家殺人甚多寵堂上聞蝦蟇聲在爐火下鑿地求之無所得數有變怪卜筮及望氣者皆言兵當從中起寵以其從弟子后蘭卿本上府所使來故不相親也令將屯於外寵奴子密等三人謀共劫寵寵齋於便室晝臥三奴共縛著牀告外吏大王解齋吏皆休旦乃白事乃從次呼諸奴婢以寵教責問便收

縛各置空室中以寵聲呼其妻妻入室見寵縛驚曰奴反邪奴格妻頭擊頗寵曰趣爲諸將軍辦裝兩奴將妻入取物一奴守寵寵謂守奴曰若小兒我素所愛也爲子密逼劫耳解我縛出閤則活矣用女珠妻汝家中財物皆以與汝奴意解之視戶外見子密聽其語遂不解子密將妻入取寵男女悉閉室中收金珠衣物至寵所裝之被馬六匹使妻縫縑囊昏夜後解寵手令作記告城門將軍令遣子密等至子后蘭卿所開城門出勿稽留書成斷寵及妻頭置縑囊中馳詣闕封子密爲無義侯寵尚書韓立高宣等共立寵子午爲燕王子后蘭卿爲將軍數日寵國師韓利斬午首詣祭遵遵將兵誅寵支黨漁陽遂平上嘉耿況之功以其久勞於邊使光祿大夫樊密持節徵況還京師賜以大第甚見尊重況年老多病天子親數臨問徵舍視疾舍舒並封列侯國爲射聲校尉復除二子廣舉爲郎諸子侍疾並垂青紫當世以爲榮及薨贈賜甚厚謚曰列侯子國以當嗣辭曰先侯愛少子霸上疏讓天子許焉國有籌策數言邊事天子器之官至大司農三月徙廣陽王良爲趙王山陽人龐萌爲更始漁陽太守與世祖謝躬俱平邯鄲萌謂躬曰

詔詞簡宕

劉公不可信也躬以告世祖世祖喻而安之及上誅謝躬而萌率衆降上奪其衆謂萌曰前在邯鄲知之何速邪萌曰知之久矣萌爲人婉順上親愛之以爲侍中嘗對諸將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龐萌是矣使萌爲平狄將軍與蓋延俱定梁楚地萌與延爭權懼延譖已遂勒兵反夏四月平狄將軍龐萌反襲蓋延破楚相孫萌自號東平王引兵與董憲蘇茂合上嗟歎曰人不可知乃如是下詔曰吾嘗於衆人中言萌可爲社稷臣將軍等得無笑吾言老賊當族其勵兵馬會睢陽六月上幸蒙龐萌董憲蘇茂等

從受建武正朔

將三萬人攻桃城桃城告急上將輕騎二千步兵數萬晨夜至亢父百官疲倦可且宿上不聽復行十里宿任城明旦諸將欲攻賊賊亦勒兵待戰上令諸將不得出是時吳漢兵在東郡馳使召之萌等驚曰數百里晨夜行以爲到當戰而堅坐任城致人城下眞不可測也積二十餘日吳漢到乃進擊大破之萌憲茂復將數萬人屯昌慮以兵拒新陽吳漢進擊破之遂守昌慮是時河西隔遠世祖都洛陽未能自通以隗囂稱漢年號竇融等從受正朔囂外受民望內圖異計遣說客張玄游說西河言一姓不再興今豪傑

兢逐雌雄未分宜與隴蜀合從高爲六國之勢下成
尉他之事融乃聚其衆而議之曰漢承堯運曆數延
長上之姓號具見於天文自前博物道術之士言之
久矣故劉子駿改易名字以應其占此皆近事暴著
所共見也以人事言之今稱天子者數人而洛陽甲
兵最强號令最明加以祖宗之重百姓所歸服天人
之應如此他姓未能爭也衆皆以爲然染統恐衆惑
其言乃刺殺玄是夏竇融及五郡大守遣使詣闕上
先聞五郡全實在隗囂公孫述之間常欲招引之會
得其表甚悅遣使拜融爲涼州牧璽書褒納之秋八
月吳漢破昌慮軍士高扈斬梁王紆降蘇茂奔張步
董憲龐萌走之朐漢復守之冬十月上幸魯使大司
空祠孔子使耿弇諸將擊張步步盛兵祝阿列營鍾
城弇攻祝阿拔之開其角令奔鍾城皆空壁走將軍
費敢以精兵守巨里弇令軍中益治攻具將攻巨里
步濟南王費邑聞之將兵救巨里弇告諸將曰此即
所求者野兵不擊何以城爲所以治攻具者欲誘
致邑耳弇分兵守巨里自與邑戰大破之弇乃收所
斬級以歸示巨里城中恟懼夜空城走弇收其
積聚縱兵擊諸未下者平三十餘營時張步都劇使

鍾城聞祝阿之拔故空聚亡去

此段具得致人兵法

弟藍將兵守西安西安距臨淄三十里弇引營居臨淄西安之間西安城小而兵精臨淄名大而不實弇令軍中曰後五日攻西安藍聞之晨夜爲守備至其夜半令軍皆食會明至臨淄城軍吏爭之以爲攻臨淄而西安必救攻西安臨淄不能救弇曰然吾故攻西安今自憂城守而吾攻臨淄一日必拔何救之有吾得臨淄則西安孤藍與劇斷絕必復亡去所謂擊一而得兩者也且西安城堅兵精攻之未可卒下衆必多死傷正使得其城張藍引兵奔臨淄如是臨淄更强勒兵憑城觀人虛實吾深入敵境後無轉輸旬

叙得無界盡甚

日之間不戰而困諸君適不見是耳弇遂攻臨淄拔之張藍聞臨淄拔果將其衆走劇去臨淄九十里弇令軍中無得掠劇下須步至臨淄乃擊之步聞弇言大笑曰以尤來大形十餘萬衆吾皆破之今大兵少於彼又皆疲勞何足破乎弇上書曰臣據臨淄深塹壘張步必自來攻臣以逸待勞以實擊虛旬日之間步首自可獲上然其計步果與三弟故大形帥董異將二十萬衆至臨淄弇令都尉劉歆太山太守陳俊勒兵城上分陣城下賊至北門歆俊兵皆反步等乘虛並入攻弇營弇登臺望之見其營擾乃下臺安之

既而將精兵擊步於東下大破之飛矢中弇股引刀截之軍中無知者弇欲以疲步兵明日將戰陳俊曰步兵多且可須上至弇曰上至臣子當擊牛釃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遺君父邪遂縱兵合戰復大破之弇度步已困乃罷兵置左右翼步夜果引去伏兵夾擊死者城中溝塹皆滿得輜重二千餘兩弇縱兵追擊至鉅昧水上八十餘里僵尸相屬後數日上至臨淄勞軍百官列坐上謂弇曰將軍正韓信也韓信擊歷下以著名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迹此非齊西界邪弇曰歷下即歷城在祝阿東五十里皆齊西界也上

鉅昧水名源出青州府臨朐縣

因將軍嘗為吾言因上谷兵以擊涿郡漁陽進擊富平獲索因東攻張步平齊地以為落落難合今皆如將軍策有其志者事竟成也將軍有定齊之功功出於大司馬明如日月也張步既破走還劇而蘇茂適至讓步曰我南陽兵精不可待茂邪步曰負卿何言兄弟走平壽上曰能相斬降者封之步乃斬蘇茂肉袒軍門降弇勒兵入城樹十二郡旗各以本郡詣旗下衆尚十餘萬輜重七千餘兩封步為安丘侯於是琅邪未平徙陳俊為琅邪太守齊地素聞俊名始入界盜賊大散頃之張步兄弟謀反亡歸琅邪俊擒討

盡誅之上美其功賜俊璽書曰將軍元勳大著威振青徐兩州有警實得征之俊撫貧弱悉有義令行郡中百姓歌之數上書自請擊隴蜀上報曰東州新平大將軍之功也負海猾夏盜賊之處國家以爲重憂且勉鎮撫之初起太學官十二月盧芳自稱天子入居九原畧有數郡初上問來歙曰今西州未附子陽稱帝吾方務靜關東西畧未知所任計將何如歙因自請曰臣嘗與隗囂相遇關中其人始建爲漢之計今陛下聖德隆興臣願得奉一節開以丹青之信囂必歸命則公孫自亡勢不足圖也上然之使歙持節

喻指往來數年矣於是歙復與馬援俱使喻隗囂囂與馬援臥起問京師善惡援答曰前到京師凡數十見每侍對夜至天明援事主未常見也材德驚人勇略非人敵開心見誠好醜無所隱圖畫天下事良備量敵決勝潤達多大略與高帝等經學博覽政事文辯未覩其比也囂曰必如卿言勝高帝邪援曰不如也高帝大度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循軌度文不飲酒所不如也囂大笑曰若是反不勝邪囂雖內不信不得已遣太子恂入侍拜爲胡騎校尉封鐫羌侯援亦將家至京師上書求將賓客屯田上林中因宣

揚國威招來豪傑以立尺寸之功上許焉是冬大司徒伏湛免尚書令侯霸爲司徒霸字君房河南密人也矜嚴有威容家累千金不事產業篤志詩書成哀間仕爲郎王莽時歷職有稱爲臨淮太守莽敗霸保郡自守吏民安之更始初遣謁者徵霸霸始不敢受璽書具以狀聞會更始敗世祖即位徵霸爲尚書令是時朝廷新立制度草創政令有不便於民者霸輒奏省之霸辟太原人閔仲叔既至霸勞問之不及政事叔對曰始得明公辟且喜且懼何者喜於爲明公所知懼於虛薄不能宣益拾遺今未越府閤喜懼纔半親知政教已見掾吏及見明公喜懼皆去何則望明公問屬何以明政美俗調陰陽訓五品令宇內又安也以叔爲不足問邪不當辟也如以爲任用而不使陳之則爲失人智者不私人以位亦不失人是以喜懼皆去因自劾去後博士徵不至終於家太子少傅王丹被徵將至侯霸遣子昱迎拜之丹下車答拜昱曰家公欲與公俱定恩分何爲拜子孫邪丹曰君房有是言丹未許

也丹常受人言有所薦及舉者有罪丹坐免官終不言客甚慙自絕於丹丹俄爲太子太傅使人呼客見之何遇丹之薄也客自安如故其子有同門生遭親喪白丹欲奔之丹撻之五十或問其故丹曰世稱鮑叔管夷吾次則百里奚蹇叔近則王陽貢禹歷載彌久如此其難也張陳凶其終蕭朱隙其末故勑子孫友道難立非保慎不惑焉能終乎丹字仲回京兆下邽人王莽時連徵不至避世隴西隱居養志家累千金好施周急每歲時農畢察强力多收者載酒肴而勞之其惰懶不收者恥不獲勞無不力田者聚落化之遂以殷富閭里犯罪者喻其父兄而致之法喪憂者量其資財爲之制度丹親任其事行之十年民皆敦厚陳遵者豪傑之士也遵友人喪親賻縑百匹丹獨送縑一匹曰如丹是縑皆出機杼也遵有慙色欲與丹相結丹未之許也更始時遵北使匈奴過辭於丹丹謂遵曰俱遭亂世唯我二人爲天地所遺今子使絶域無以相贈贈子以不拜其高抗不屈皆此類也衛尉銚期執金吾寇恂亦慕而友之名重當世頃之遜位牟子家是歲徵會稽嚴光太原周黨光字子陵又與世祖同學世祖即位下詔徵光光變名姓漁

釣川澤至是復以禮求光光不得已舁疾詣京師上就見光曰子陵不可相助邪光臥而應曰士固有執節者何至相逼乎天子欲以爲三公光稱病而退不可得而爵也黨字伯況舉動必以禮赤眉之亂所在殘破至太原聞黨德行不入其邑由是名重天下三徵然後至黨着短布單衣穀皮綃頭見於尚書欲令黨改冠服黨曰朝廷本以是故徵之安可復更邪遂見自陳願守所志上聽之詔曰許由不仕有虞帝德不衰夷齊不食周粟王道不虧不忍使黨久逡巡于汙君之朝其賜帛四十匹遣歸田里博士范升奏毀黨曰臣聞堯不須許由巢父而天下治周不待伯夷叔齊而王道成巍巍蕩蕩至今不絕臣伏見太原周黨使者三聘乃肯就車陛下親見詣庭黨伏而不謁偃蹇自高遂邓求退釣采華名以誇主上臣愚以爲黨等不達政事未足進用臣願與黨並論雲臺之上考試圖國之道不如臣言請伏虛誣之罪書奏天子示公卿詔曰自古堯有許由巢父周有伯夷叔齊自朕高祖有南山四皓自古聖王皆有異士非獨今也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食朕祿亦各有志焉黨既退著書上下篇終於汙池百姓賢而祠之是

時太原王霸北海逢萌亦隱居養志俱被聘霸到尚書拜不稱臣問其故答曰天子有所不臣諸侯有所不友遂以疾歸茅屋蓬戶不厭其樂萌少給事亭長慨然歎曰大丈夫焉能爲人役哉遂去就師聞王莽居攝子宇諫莽殺之萌謂友人曰三綱絕矣禍將及人即解衣冠挂東都城門將家屬客於遼東天下定乃還琅邪不其山中以德讓導鄰里聚落化之詔書徵萌上道迷不知東西萌曰朝廷所以徵我者以吾聰明睿智有益於政耳今方面尚不知安能濟政即歸後連徵不起　論曰夫金剛水柔性之別也員行方止器之異也故善御性者不違金水之質善爲器者不易方員之用物誠有之人亦宜然故肆然獨往不可襲以章服者山林之性也鞠躬履方可屈而爲用者廟堂之材也是以先王順而通之使各得其性故有內外隱顯之道焉末世凌遲治亂多端隱者之作其流衆矣或利競滋興靜以鎮世或時難迍邅處以全身或性不和物退以圖安或情不能嘿卷以避禍凡此之徒有爲而然非真性也而有道之君皆禮而崇之所以抑進取而止躁競也嗚呼世俗之賓方抵掌而擊之以爲譏笑豈不哀哉　自王莽末天下

粟貴斤金

旱蝗稼穀不成至建武之初一石粟直黃金一斤而人相食二年秋野穀旅生野蠶成繭民收其實以爲衣糧是歲野穀生漸少南畝益墾矣

六年春正月丙辰改舂陵爲章陵復比豐沛劉隆等破舒城斬李憲二月吳漢拔朐城董憲龐萌逃出漢執其妻子憲流涕謝吏士曰妻子皆已得矣久苦諸公將十餘騎欲從間道詣上降追兵至皆斬之於是天下粗定唯隴蜀未平上乃休諸將於洛陽分軍士於河內數置酒會諸將輒加賞賜每幸郡國見父老掾吏問數十年事吏民皆驚喜令自以見識各盡力命馬初軍旅間賊檄日以百數上猶以餘暇講誦經書自河圖洛書讖記之文無不畢覽王元說隗囂曰天下成敗未可知天水完富士馬最强宜北取西河東收關中按秦舊迹表裏河山元請以一丸泥爲大王東封函谷關以萬世之一時也既不能爲此且畜養士馬據隘自守曠日持久以待四方之變圖王不成其弊猶足以霸要之魚不可以脫於泉一失權柄神龍還與蠙同前更始都長安四方嚮應以爲真定也一朝壞敗大王幾無所據今南有公孫北有文伯江湖海濱王公十數而欲信儒生之語棄千乘之基

伯春呼嚕子恂字

羈旅危國以求安全是由覆車之軌計之不可者也囂心然之是時公孫述遣兵出江關敗南郡上因欲從天水伐蜀從褒斜江關路遠而多阻莫若從西州因便以舉則兵强財富囂雖遣子入侍而心懷兩端常思王元之言欲據一方不欲早定乃復上書盛言蜀道危險棧閣敗絕丈尺之地側不得通述性嚴酷上下相患須其罪惡孰著大呼嚮應之勢也來歙素剛聞囂有異議遂發憤責囂曰國家以君爲知臧否曉興廢故爲手書以暢聖意既遣伯春復用邪惑之言族滅之計叛主負子背忠信傷仁義吉凶之決在

質正也

於今日欲前刺囂而左右兵多囂欲害歙歙持節就車囂逾怒欲殺歙王遵諫曰愚聞爲國者慎名與器爲家者畏怨重禍名器俱慎則下伏其令怨禍不輕即家受其福今將軍遣子質漢而外懷他心名器逆逆既違其命又殺其使輕怨禍矣古者列國兵交不絕其使所以重兵貴和而不任戰也春秋傳曰交兵使通可也何況持王命質而犯之哉上不合於正義內不周於長利苟行盜賊之短策又何是非之能識加以伯春委身已在闕庭而屠漢使此踐機試劍授刃於頸也君叔雖單居陛下之外兄也屠之未損於

漢而隨以族敗昔宋執楚使遂有易子之禍小國猶不可辱況萬乘之主乎歙知黨多在西州救助非一遂得免王遵亦豪傑士也既而降漢封上雒侯初囂問班彪曰往者周亾戰國並爭天下分裂數世然後始定意者縱橫之事復起於今日乎將承運迭興在一人也願先生論之對曰周之興廢與漢不同周立爵五等諸侯從政本根既微枝葉强大故其末流有縱橫之事其勢然也漢家乘秦之制郡縣治民臣無百年之柄至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短祚國嗣三絕危自上起傷不及下故王氏之貴傾擅朝廷能竊號位而不根於民是以即真之後天下莫不引領而思漢十餘年間天下中外騷擾遠近俱發假號雲合咸稱劉氏不謀而同辭方今雄傑跨州城者皆無七國世業之資詩云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視四方求民之瘼今民謳吟思漢鄉仰劉氏已可知矣囂曰先生言又啓狂狡之不息迺著王命論以救時難曰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洎于稷契咸佐唐堯光濟四

海奕世載德至於湯武而有天下雖遭遇異時而禪代不同至於應天順民其揆一也故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乎春秋唐據火德而漢紹之始起沛澤則神母夜號以彰赤帝之符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利積累之業然後精誠通乎神明流澤加乎生民故能爲鬼神所福嚮天下所歸往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而得掘起在此位者也世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以爲適遭暴亂得奮其劒遊說之士至比天下於逐鹿捷者幸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悲夫亂世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若然者豈獨闇於天道哉又不覩之於人事矣夫饑饉流離單寒道路思有短褐之襲擔石之蓄所願不過一金然終不免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況乎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故遭罹厄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强如梁籍成如王莽然卒潤鑊伏質烹俎分裂又況幺麼不及數子而欲晻奸天位者乎是故駑蹇之乘不騁千里之路鷰雀之儔不奮六翮之用楶梲之材不荷棟梁之任斗筲之子不秉帝王之重易曰鼎折足覆公餗言不勝其任也當秦之末豪傑共推陳嬰而王

之其母止之曰自吾爲子家婦而世貧賤今卒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嬰從其言而陳氏以寧王陵之母亦見項氏之必亡劉氏之將興也是時陵爲漢將而母獲於楚有漢使來陵母見之謂曰願告吾子漢王長者必得天下子謹事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劍以固勉陵其後果定於漢陵爲宰相封侯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全宗祀於無窮垂册書於春秋而況大丈夫之事乎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二者帝王之分決矣蓋在高祖其

興也有五一曰帝堯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異三曰神武有徵應四曰寬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加以信誠好謀達於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己從諫如順流趨時如響起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濯足揮洗揖酈生之說悟戍卒之言斷懷土之情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舉韓信於行陣收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羣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畧所以成帝業也若乃靈瑞符應又可畧聞矣初劉媼妊高祖而夢與神遇震電晦暝有龍蛇之怪及長而多靈有異於衆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契吕公觀形而進女秦始皇東遊

以厭其氣呂后望雲而知其所處始受命則白蛇分西入關則五星聚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稽帝王之世運考五者之所謂趣舍不厭斯位符應不同斯度而苟昧權利越次妄據外不量力內不知命必喪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壽遇折足之凶伏斧鉞之誅英雄誠知覺寤畏若禍戒超然遠覽淵然深識收陵嬰之明分絕信布之覬覦拒逐鹿之瞽說審神器之有授無貪不可幾爲二母之所笑則福祚流於子孫天祿永終矣置不寤虎乃轉之河西大將軍竇融諮訪焉虎字叔皮右扶風安陵人成帝時虎姑爲婕妤諸父昆弟貴幸當世父稚王莽時爲廣平太守莽攝政欲文致太平使侯者分行風俗采頌聲稚無所上被劾爲延陵園郎由是班氏不顯莽朝虎幼好學家有賜書內足於財好古之士父黨揚子雲已下莫不造其門年二十而天下亂因避地西州及囂將背漢竇融與書責讓之曰將軍當厄會之際乘不利之時承事本朝委身於國忠孝冠周霍德讓配吳札融等所以服高義願爲役者也忿悁之間改節易圖百年累之一朝毀之豈不惜乎殆執事者貪功建謀以至於此融竊痛之融

聞智者不危衆以舉事仁者不違義以要利初事本朝稽首北面忠臣節也及遭伯春垂涕相送慈父恩也俄而背之謂吏士何忍而起而出之謂留子何自起兵以來轉相攻擊城郭皆爲丘墟生民轉於溝壑今其存者非鋒刃之餘則流亡之孤今傷痍之體未愈哭泣之聲未絶幸賴天運少還而大將軍復重其難是使瘡痍不得遂瘳幼孤復見流離庸人且爲流涕況仁者乎惟將軍省察之囂不納融乃與五郡太守請師期世祖嘉美之夏四月上幸長安詔園陵諸將議欲延囂日月之期許爵其將帥以散其謀祭遵曰囂

姦計久矣今若案兵引日則其謀益深而公孫得固其姦謀不如遂進上從之遵遣吳漢耿弇諸將從隴道擊蜀隗囂使王元據隴坻伐樹木以塞隴道諸將與戰不利還屯三輔馬援上書曰援自念事陛下本無公輔之薦左右之助臣不自陳陛下何因聞之故臣不復避瞀言昧死陳誠臣與囂往爲知交今聞與來專心矣臣還報以赤心欲囂善耳非欲陷於非義也囂自挾姦心盜憎主人反欲歸怨於臣臣欲遂退不

言則無以報陛下願詣行在所得露心腹陳滅西州之術然後退就鼎鑊甘飯蔬飲水隨四民之職死無所恨上報許援東詣京師具言擊置之計上大悅謂援曰吾方西誅隗囂待詔勉卒所志是時建威將軍耿弇屯汧征西將軍馮異屯上林大司馬吳漢在長安中郎將來歙堅領衆軍在安民援始將突騎五千匹諸將每疑議更請呼援咸敬重焉而來歙深與援善囂復上疏曰吏民聞大兵卒至驚恐自救臣囂不能禁止兵雖有大利不敢廢臣子之節親自追還昔虞舜事父大杖則走小杖則受臣雖不敏不敢不勉今臣之在本朝如遂蒙恩更得洗有亡叛而後歸輒復位號不誅也故復賜書深言則心死骨不朽有可以囂慢誅其子恂上不忍復使歙似不遜畧言則事不決今若東手復遣恂弟詣闕有全爵祿之福吾年已五十餘在甲兵中十年厭浮語虛辭即不欲勿報囂知世祖籌之明乃遣使稱臣於蜀公孫述以囂爲朔寧王數遣兵助囂太原人溫序爲護羌校尉行步至襄武爲囂將苟宇所執欲生降之謂序曰并勢力天下可圖也序曰受國重任本當

效死義不貪生宇復曉喻序序怒叱之曰虜何敢脅漢將左右欲殺之宇止之曰義士欲死節賜劒令自裁序受劒銜鬚歎曰餽爲賊所迫無令鬚汙土遂伏劒上聞而憐之賜洛陽城旁塚地穀千斛縑五百匹除序子壽爲郎遷鄒平侯相壽夢序告之曰父客思鄉里壽卽棄官上書乞將序骸骨葬舊塋詔許焉冬十二月癸巳詔曰間者以軍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十一之稅今徃徃屯田。其令郡國田租三十稅一。如舊制焉。馮異在關中久求還京師上不聽有人上書言馮異專制關中威福自由號咸陽王上以章示異惶恐謝曰臣本諸生遇受命之會過蒙顧眄充備行伍班大將爵爲通侯雖受任方面豫有微功此皆國家謨謀非臣所及也臣伏自思惟奉承詔旨則戰無不尅率臣私心則未嘗不悔陛下獨見之明久而益遠乃知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當兵革始起豪傑競逐臣在傾側之中尚無過差之志況天下平定上尊下卑者乎誠宜謹守愚忠以自終始伏願明主知臣素心詔曰將軍之於國家義則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是冬馮異奏彭朝京師上謂公卿曰馮將軍是我兵起時主簿也使中黃門賜異珍寶

衣服詔曰倉卒無蕪蓌亭豆粥呼沱河麥飯也異謝曰臣聞管仲謂桓公曰願君無忘射鉤臣無忘檻車齊國賴之臣願陛下無忘父城則百寮蒙恩天下幸甚後遣異將妻子西彭亦數宴見厚加賞賜既而還南使過家上先人冢詔大長秋朔望問夫人起居詔諸侯就國耿純上書願奮擊公孫述又陳前在東郡誅涿郡太守朱英親屬涿郡誠不自安乃更封純爲東光侯上曰文帝謂周勃曰丞相吾所重也君爲我率諸侯就國今亦然哉純遂就國弔死問傷國中愛之

論曰夫萬物云爲趣舍不同愛惡生殺最其甚大者也縱而不一亂亡之道故明王制設號令所以一物心而治亂亡也今誅惡之臣內懼私憾不慮其弊從而易之是下用情而法不一也不一則多變多變則害生故王者之所保在於法一而不變乎

靈壽侯邳彤薨世祖既平邯鄲遣任光還信都更封陵鄉侯李忠爲中水侯遷丹陽太守治甚有稱爲天下第一

[illegible]

大昔也縱而不一[illegible]

後漢光武皇帝紀卷第六

七年春正月丙申詔天下繫囚非殊死者一切勿治是時海內新安民得休息皆樂吏職而勸農桑風俗和同人自修飾上惟王莽僞薄之化思有以改其弊於是黜虛華進淳朴聽言觀行明試以功名實不相冒而能否彰矣又念前世園陵太盛王侯吏人轉相倣競乃下詔曰世俗不以厚薄爲鄙陋富者過奢貧者殫財形法不能禁禮義不能止倉卒以來乃知其咎布告天下令知忠臣孝子薄葬送終之義癸亥晦日有蝕之詔曰陰陽錯謬日月薄蝕百姓有過在予

薄葬送終不可詔天下以偷

一人其赦天下公卿百寮各上封事無有所諱舉賢良方正各一人於是馮衍上書陳事一曰顯文德二曰褒武烈三曰修舊功四曰招俊傑五曰明好惡六曰簡法令七曰差祿秩八曰撫邊境書奏上將召見之後以讒不得入　論曰夫讒之爲害天下之患也闇主則理固然矣賢君而讒言不絕者豈不哀哉夫人君之情不能不形於外夫好惡是非之情形於外則愛憎毀譽之變應於事矣故因其所好而進之因其所惡而退之因其所是而美之因其所非而疾之惡而於無嫌之地而人主不必悟者讒人之所資也夫讒人之心非專在傷物處之不以忠信其言多害也何以知其然夫欲合主之情必務求其所欲所惡者一人所害者萬物故其毀傷不亦衆乎若夫聲色喜怒之際虛實利害之間以微售其言焉可數哉是以古之明君知視聽之所屬不能不關於物也知一己之明不能不滯於情也求忠信之人而置之左右故好惡是非之情未嘗宣於外而愛憎毀譽之言無由而至矣　二月癸亥晦日有蝕之是時宰相多以功舉官人率由舊恩天子勤吏治俗頗苛刻因是變也太中大夫鄭興上疏曰臣聞國無政不用善則取

謫千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其道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此應變之要也昔在帝堯洪水滔天帝求俾乂嶽曰鯀哉帝知鯀不可然猶屈己之是從嶽之非重違眾也昔齊桓公避亂於莒鮑叔從焉既反國鮑叔舉管仲桓公從之遂立九合之功晉文公奔翟從者五人既得晉國將謀元帥趙衰以郤穀爲閱禮樂敦詩書使將中軍而五子下之故能伏強楚於城濮納天子於王城今袞職有闕朝論輒議功臣功臣用則鮑趙之舉息矣願陛下上師陶唐下覽齊晉以成盛已從眾之謀又濟群臣舉善之美臣聞上堨聰明則下懼其罪故曰者君象也月者臣象也君威亢急則臣道迫促願陛下留神寬恕以崇柔克之德不從興字少贛河南開封人嘗從劉歆學講議歆美其才學者皆師之與既之涼州坐事免會赤眉作亂東道不通與乃歸隗囂囂貳於漢與每匡諫言辭懇至囂雖內不能悅而外相崇禮與求歸葬父母囂不聽而徙舍益祿與見囂曰昔嘗同僚故歸骸骨非敢爲用也求得自保全今乞骸骨而徙舍益祿與聞事親之道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奉以周旋不敢失

隆今爲父母乞身得益祿而止是以父母爲請也無禮甚矣將軍馬用之囂曰幸甚乃爲辦裝使與妻子俱上聞興歸徵爲大中大夫光祿勳杜林上書薦興曰執義堅固敦於詩書好古博物見疑不惑宜侍帷幄以益萬分。於是敬異焉每朝有大議輒訪問興上嘗以郊祀事問曰欲以讖決之何如興對曰臣不爲讖上怒曰卿不言讖非之邪興曰臣於書有所未學而無敢非上乃解曰言不當若是耶興數言事文辭温雅然以不合旨又不善讖故不得親用有子曰衆以才學知名其後皇太子及山陽王因虎賁將梁松

東帛聘衆衆謂松曰太子儲君無外交之義漢有舊制藩王不得私通賓客。遂辭不受。松曰長者意不可逆也衆曰犯禁得罪不如守正而死。太子及王聞之嘉而不彊及梁氏敗賓客多坐之衆不染於辭夏五月前將軍李通爲大司空秋隗囂遣步騎三萬侵三輔耿弇遣數百騎與戰爲囂所破囂將分兵取栒邑馮異聞之馳據其城諸將皆曰虜兵乘勝不可爭鋒異曰若虜得栒邑。則三輔動矣。攻者不足守者有餘今先據栒邑以逸待勞非所謂爭鋒也。遂馳入栒邑閉城偃旗鼓囂將不知且來攻城異擊鼓建旗成列

栒邑縣名屬右扶風

而出囂軍亂遁異大破之追奔數十里於是北地諸豪帥相率而降諸將多有言功者異獨默然上圖書勞異曰栒邑孤危亡在旦夕諸將狐疑莫有先發將軍獨決奇筭摧敵殄寇功如丘山猶若不足雖孟反後入無以過也今遣大中大夫賈醫藥殯殮之具以賜吏士其死傷者大司馬已下親弔問之以崇謙讓於是三軍之士莫不感悅　論曰謙尊而光於是信矣馮異能讓三軍賴之善乎王之言謙也楊朱有言行賢而去自賢之心無所往而不美因斯以談聖莫盛於唐虞賢莫高於顏回虞書數德以克讓爲首仲尼稱顏回之仁以不伐爲先郤至矜善兵在其頸處父上人終喪其族然則克讓不伐者聖賢之上美矜善上人者小人之惡行也司馬法曰苟不伐則無求無求則不爭不爭則不相掩由此言之民之所以和下之所以順功之所以成名之所以立者皆好乎能讓而不自賢矣夫人君者必量材任以授官參善惡以毀譽課功過以賞罰者也士苟自賢必貴其身雖官當才斯賤之矣苟矜其功必蒙其過雖賞當事斯薄之矣苟伐其善必忘其惡雖譽當名斯少之矣於是怨責之情必存於心希望之氣必形於色此矜伐

之士自賢之人所以爲薄而先王甚惡之者也君子則不然勞而不伐施而不德致恭以存其德下人以隱其功處不避汙官不辭卑唯懼不任唯患不能故力有餘而智不屈身遠咎悔而行成名立也且天道害盈而鬼神福謙凡有血氣必有爭心功之高者自伐之責起焉故宋公三命考父傴僂晉師有功士燮後歸孟側殿軍策馬而入三卿謀寇冉有不對其所以降身匿迹如此之甚也何誠知民惡其上衆不可蓋也夫逆旅之妾惡者自以爲惡主忘其惡而貴焉美者自以爲美主忘其美而賤焉夫色之美惡定於妾之面美惡之情變於主之心況君子之人有善不敢識有過不敢忘者乎其爲美亦以弘矣故揚子之言足師逆旅之妾足誡也

八年春正月來歙自陽城將二千人斬山開道徑至略陽襲囂將金梁等殺之因保其城上聞之喜甚左右怪上數破大敵今得小城何足以喜上以略陽囂之所阻腹心已壞則制其支體先是吳漢諸將在長安者兵雖盛以梁屯守不得上隴及梁死歙據略陽乃爭馳赴之上以爲囂失所恃矣亡其要城勢必悉以精銳來攻曠日久圍而城不拔士卒頓弊乃可乘

略陽漢之郡名今屬漢中府

通典曰漢陽有大坂曰隴坻亦曰隴山案隴山南連秦嶺北抵黃河東西百八十里其坂九回上[illegible]乃越[illegible]東望秦川極目泯然隴

外無[illegible]來解八月乃參

第一城名在下[illegible]南鎮原縣東隗囂將高峻據高平第一城即此

危而進。皆追漢等還。囂果自將數萬人攻略陽激水灌城晝夜攻歙歙率勵吏士同心固守數月不拔囂衆疲弊夏閏四月上西征至漆議者以爲車駕不宜入險且遣諸將觀虛實議未定會馬援夜至勸上曰囂衆瓦解兵進必破以米爲山谷。於上前指衆軍所入處。上笑曰虜在吾目中矣。車駕遂進竇融與五郡太守將步騎數萬輜重五千兩與上會第一上置酒引見融等待以殊禮囂衆大潰城邑皆降囂將妻子保西州吳漢岑彭引兵追守之囂將王元入蜀上嘉融功以四縣封融爲安豐侯融弟友爲顯親侯於是以次封竺曾爲助義侯梁統爲歸義侯史苞爲褒義侯庫均爲輔義侯辛彤爲扶義侯既而皆遣還西融兄弟並受爵位久專方面懼不自安數上書求代上不許蜀人聞隗囂敗百姓震動成都郭外有秦時舊倉王莽以來常空公孫述乃詐使人言下倉出穀積如山陵百姓空市廛往觀之述乃會百官問曰下倉竟出穀乎對曰無有述曰言隗王敗亦復如此矣欲以此安衆心者也蜀人荊邯說述曰兵者帝王之大器古今所不能廢也昔秦失其政豪傑並起漢祖無前人遺迹立錐之地起於行陣之間身自奮擊與項

羽戰大小百餘軍破身困者數矣然猶不止故軍敗復合創愈復往何則前死成功愈於就滅亡也嗗囂遭遇運會割有雍州兵強士附威加山東時漢更始復失天下衆心引領四方瓦解囂不及此時以爭天命而退欲爲西伯之事尊師章句賓友處士優武息兵卑辭事漢嘖然自以爲文王復生也今漢帝釋西顧之憂專精東伐四分天下而有其三則西州豪俊咸居心於山東間使相聞至於五分而有其四則舉兵伐之遂以屠潰是則然矣若天水已平漢九分天下而有其八陛下以梁州之地內奉萬乘外給三軍百姓愁困不堪上命將有王氏自潰之變臣之愚計以爲宜與漢和親不者當及天下之望未絕豪傑尚可驅動急以時悉發國內精兵令田戎據江陵臨江南之會築壁堅守傳檄吳楚則長沙以南必隨風而靡令延岑出漢中定三輔天水隴西拱手自得如此海內震搖冀有大利也述欲從其言蜀人及述兄弟以爲不可述遂止延岑等數請兵願立功終疑而不聽由是皆怨唯公孫氏任政述性酷急數誅殺察於小事如治清水而已少爲郎習漢家制度出入法駕鸞旗旄騎置陳陛戟輦出房闥又立其兩子爲王食

犍爲廣漢各數縣或諫曰成敗未可知戎士暴露而王愛子示無大志述不勝情卒皆王之潁川盜賊起京都騷動秋八月上還洛陽謂執金吾寇恂曰卿著威信於潁川獨卿能平之從九卿復爲二千石以憂國可也恂對曰潁川聞陛下西征以爲隴蜀未定故狂狡乘間相詿誤耳如陛下升輿南面臣願執銳在前賊必惶恐歸死即日車駕南轅至潁川盜賊悉降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上乃留恂潁川撫吏民受餘降冬十一月公孫述將救囂乘高卒至漢兵未及陣囂得逃出入冀漢軍食盡吳漢岑彭

漢之大策在此

燒輜重歸長安天水諸縣復反爲囂十二月高句麗王遣使奉貢東郡濟陰盜賊起大司空李通橫野將軍王常率舟師擊之上以耿純威信著於衛地即拜純爲太中大夫與兵會於東郡東郡聞純入界盜賊九千餘人降兵不戰而還璽書復以純爲東郡太守九年春正月征虜將軍祭遵薨遵忠藎廉潔毀已財爲國賞賜皆以賑吏士身寢布被妻子惡衣食上以是重焉雖在軍旅其所進禮皆儒術之士讌會遊處必雅歌投壺遵喪至河南詔遣百官詣喪所上乃素服臨之望城舉音哀動左右既還復幸城門過其車

騎涕泣不能已詔河南尹護喪事大司農給其費喪禮成復臨祠以太牢如孝宣帝臨霍光故事贈以將軍庑印綬謚曰威庑賜朱輪容車介士導引既葬車駕復親臨墳墓問其室家上歎曰安得憂國奉公之臣如祭征虜者乎衛尉銚期進曰陛下念祭遵不已群臣皆內懷慙懼遵之見思若此是春隗囂病死囂將皆降唯高峻不下峻嘗降漢已復歸囂故懼誅不降立囂小子純初王莽末天水童謠曰出吳門望緹雲見一騶人言欲上天令可上地安得民囂少病騶吳門者即冀郭門也來歙說上曰隗囂雖死西州未平公孫述以隴西天水爲蕃蔽故得延其軀命如二郡既平則述計窮矣昔趙以賈人爲將高祖懸以重賞今隴右新破百姓饑饉可以利動時也宜益資軍實以誘未附今誠知國用未足民勞于內然天下未定不得休息上從之於是糧穀器物不絕於道冬來歙馮異入天水破述將王匡田弇諸縣悉降自王莽末西羌寇隴西金城入塞內隗囂不能討因撫集以爲強歙奏言非馬援莫能定乃以援爲隴西太守援至擊先零大破之降者萬餘人援上疏曰元吾以西

數十里一城城皆完堅舊制置塞因山阻海其蹊徑

輒有候尉故虜不得妄動即棄亢吾以西北爲殖養虜根內自迫促宜及兵威疾往除之金城諸縣皆田地肥美溉灌流通自有本業不復爲國家憂於是斷棄若二郡平定流民還本業樂業羌虜悉降援以郡新城郭起塢候勸耕田郡未樂業羌虜悉降援以郡新復務開寬信舉大體而已賓客故人滿門下諸曹時白事輒曰此丞掾之任何足相煩若大姓侵小民黠羌不從令此乃太守事耳旁縣嘗有報怨者吏民驚言羌反百姓奔城郭狄道長請閉城門發兵援時方

高柳縣名屬代郡

洛門縣名在天水郡

賓客飲大笑曰羌虜何敢復犯我曉狄道長令歸寺良怖急者各牀下伏後稍定郡中乃服三月封楚王子般爲菑丘侯頃之徙封抒秋侯上幸沛詔問郡中諸侯有事行者太守言般至行爲諸侯師天子嘉之恩禮甚厚吳漢王霸諸將征劉芳於高柳匈奴救芳漢兵不利引軍還圍書以霸爲上谷太守

十年夏征西大將軍馮異攻洛門未下薨謚曰節侯異謙退不伐每軍行止舍諸將爭功異嘗屏處大樹下軍中號爲大樹將軍上嘗分諸營吏士問曰屬誰營耶皆曰願屬大樹將軍上以此重之非合戰受敵

異嘗處衆營後與諸將相逢引車避之士卒不得爭功進止皆有旗幟號爲嚴整子彰嗣上追思異功封小子訢爲祈鄉侯秋八月己卯幸長安祠高祖廟上將討高峻寇恂諫曰車駕止長安隴西足以震懼且履險阻非萬乘之固也前年賴川之役可以爲戒上不從進及汧高峻不降上謂恂曰公前止吾今爲吾行矣恂至第一峻遣軍師皇甫文詣恂辭禮不屈恂怒將斬之諸將曰高峻兵精今欲降之而斬其使不可恂遂斬之遣其副歸峻卽日開城與隗純等降諸將皆賀因曰敢問殺其軍師何以反降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所取也今來觀望其意不屈是不欲降殺之峻亡其半以是動心故知其必降諸將皆曰非所及也峻與諸隗徙關東壻之隗純將數十騎亡入匈奴追斬之吳漢王霸擊劉芳芳將胡騎會平城下連戰大破之是時芳與匈奴連兵烏丸數爲寇盜緣邊愁苦霸乃築塢候起亭郵自代郡至平城三百餘里霸數上書言邊事宜與匈奴和親又言委輸可從溫水以省陸轉之勞後皆施行霸愛士卒死者解衣以斂之傷者輟食以哺之在上谷二十餘年與匈奴數

十百戰士卒皆爭爲効力是歲執金吾寇恂衛尉錢期薨恂居九卿位饗大國租皆以施朋友賑給故人常曰吾所以自至于此者士大夫之力也可不共乎恂學行並修名重朝廷議者稱其有宰相器會恂早薨莫不痛惜謚曰威侯恂兄弟及兄子姊子以軍功侯者八人恂數言閔業之忠上以爲關內侯官至遼東太守　論曰夫世之所患患時之無才也雖有其才患主之不知也主既知之患任之不盡也彼三患者古今所同而御世之所難也觀寇恂之才足居內外之任難蹔撫河內再綏潁川未足展其所能也及在汝南延儒生受左氏何其閑也晚節從容不得預於治體夫以世祖之明如寇生之智能猶不得自盡於時況庸主乎　期爲將嘗先登陷陣手自斬獲軍每不利賴期得振者甚數爲人重信義雖破邑降城未嘗虜掠在朝見不善必犯主之顏上嘗與期門近出期頓首車前曰臣聞古今之戒變生不意臣誠不願陛下微行數出天子爲之廻輿期疾病其母問嗣者期曰受國重恩常懷慙負若死有知何以報國何議嗣乎上親自臨襚謚曰忠侯

十一年春三月己酉上幸南陽過章陵祠園廟初公

荊門與虎牙二山之間名曰江關荊門虎牙二山俱在峽州荊門在江南屬宜都縣虎牙在江北屬夷陵縣二山相對楚西塞也

武都郡今屬鞏昌府

孫述遣大司徒任滿翼江王田戎將數萬人據荊門浮橋橫江以絕水道營壘跨山以塞陸路上遣吳漢岑彭臧宮將六萬兵擊荊門詔岑彭曰大司馬習用騎兵不曉水戰荊門之事一由征南而已閏月吳漢岑彭率師攻之時大東風吹船逆流直衝浮橋因放火燒之風怒火盛短兵接戰蜀兵驚怖大軍遂順風並進所擊無前任滿溺死者數千人田戎退保江州岑彭遂長驅入江關令兵無得鹵掠所過不受牛酒見耆老陳漢恩德百姓無不欣悅開門請降吳漢臧宮自後而進六月來歙蓋延入武都攻述將王元破

虎牙將軍

此之謂丈夫此之謂忠勇

之乘勝遂進蜀人震恐遣刺客刺歙刀未出歙召蓋延延至見歙涕泣不能仰視歙叱延曰虎牙何以敢爾今使者中刺客無以報國故呼巨卿欲相屬以軍事而反效兒女子啼泣乎刀雖在身不能勒兵斬卿邪延拭淚具受所勑辭畢抽刀而卒上聞之悼痛無已贈中郎將印綬謚曰節侯喪還洛陽車駕臨弔送葬哀慟歙欲所褒顯賞賜甚厚長子褒嗣上嘉歙忠節封歙弟由為宜西侯歙為人信厚言行不相違雖銜命數年出以喻囂然往來之言皆可復也上之臨喪趙王良與張邯相逢城門中道迫狹敕邯旋車傾

良怒召門候岑遵困辱之司隸校尉鮑永奏良大不敬良尊重莫貳上雖不從而群臣嚴憚焉永辟平陵人鮑恢爲都官從事恢亦抗直不避彊禦詔曰貴戚且猶手以避二鮑其見重如此永字君長上黨屯留人父宣守正不虧爲王莽所誅莽欲滅其子孫上黨都尉路平承旨欲害永太守苟諫嘉宣忠節置永府中護全之永數爲諫陳安漢室禽姦臣之策諫戒永曰機事不密則害生禍倚人門會諫喪路平復收永弟升會新太守趙興至歎曰我受漢茅土不能致身立節鮑宣之死豈可害其子邪勑縣出升復召永爲功曹時有稱侍中止傳舍者興欲出謁永以爲非古不宜與遂駕往永當州門拔佩刀截轅興爲還車數日詔書下捕之東矯稱使者由是知名自魯郡太守爲司隸行縣至霸陵過更始冢引車將下從事諫止之永曰北面事人忍不過其墓雖以獲罪司隸不避也遂下車盡哀至右扶風上苟諫冢上曰奉使如此可乎太中大夫張湛對曰仁者百信之宗忠者禮義之主仁不遺舊忠不忘君行之高者也上悅初雲陽人宣秉字巨卿爲御史中丞遷司隸校尉務舉大體闊略微細其政嚴而不苛百僚亦敬憚之上幸其府

見秉布被瓦器食則魚飡歎曰雖楚之二龔不能過也即賜幃帳器物拜爲司徒司直俸祿皆以分九族家無擔石之儲東海王良字仲子亦爲司徒司直行大司徒事居貧守約妻子不之官司徒掾鮑恢嘗以事至蘭陵過良家見一婦人負柴而入不知是良妻也恢謂曰我司徒掾也將歸京師夫人得無有書乎婦人曰若掾無書既而問焉乃良之妻也恢歎息而去故良之清貧聞于天下良謝病歸天子備禮徵不得已載病至京師道過友人友人闔門不內曰不有忠言奇謨以取大位是無其德也曷爲往往屑屑不

憚煩邪。謝而不見良遂稱病篤而歸終身不起冬岑彭以江州城固而粮多留焉守之彭引軍從洛江擊平曲述遣汝寧王延岑大司空公孫恢將軍王元距廣漢大司徒侯丹距黃石彭令臧宮擊岑等自泝都江擊侯丹破之時岑等盛兵沆水官兵財千餘人降附者四五萬口軍食不足蜀民各堅壁觀形勢官欲還恐爲虜所制會謁者將數百兵詣岑彭宮乃矯制取謁者兵踈行陣而多樹旗鼓蜀人聞漢兵卒至登山望之旌旗滿谷呼聲動山莫不震懼宮因其懼縱兵大破之斬公孫恢死者萬餘人王元降即遂乘勝

武陽縣屬犍為郡廣都縣屬蜀州今成都府

而前所至皆降岑彭既破侯丹晨夜兼行二千餘里徑赴武陽別遣精騎馳廣都去成都數十里所至皆奔散遂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彭所營地名彭亡彭惡之欲徙會日暮其夜蜀遣刺客刺彭彭死彭首破荊門長驅武陽將兵齊整為巴蜀所稱百姓思之為立廟武陽謚曰壯侯上思彭功封其庶子淮為穀陽侯上為書喻公孫述示以成敗述得書歎息以示光祿勳張隆隆勸述降述曰廢興命也豈有降天子哉左右莫敢言岑彭之死吳漢將精兵二萬自夷陵出犍為

犍為即今叙州府漢之郡名即古之僰國也宋政和間改為叙州取西戎即叙之義

十二年春吳漢到南安擊述弟永於魚涪津破之遂降武陽初漢入犍為界諸縣多城守詔令漢直到廣都據其心腹諸城自下漢意難之既進兵廣都諸城皆降又詔漢曰廣都去成都五十里述若來攻待其困弊而攻之勿與爭鋒述若不來轉營逼之彼必堅壁漢以連戰輒勝便進兵去成都十里漢自將步騎二萬餘人水北作營遣副將劉尚將萬餘人於南為營相去二十餘里上聞之大驚讓漢曰如述出兵連綴副營副營破即公營亦破矣恐公不能還自天上也幸尚無他者急還廣都三月癸酉詔曰巴蜀民為

人所掠者免爲庶人夏六月黃龍見于河東秋七月馮駿破江州殺田戎九月述遣司徒謝豐執金吾袁吉將十餘萬人攻吳漢分兵守劉尚漢力戰不利漢謂諸將曰吾與諸軍逾險阻轉戰千里今深入敵地在其城下勝則成功敗則無餘成敗在一舉矣前夾江爲營戰數不利今欲徙水北營合於水南同心一力人自爲戰何有不克哉饗士秣馬潛軍夜合水南營述不知乃分兵距水北營自將攻水南營漢迎擊大破之斬謝豐袁吉會城官至兵馬甚盛遂進軍城下述自將數萬人出戰吳漢縱銳士奔之刺述洞胷輿至營以兵屬延岑其夜述死明旦岑舉城降吳漢悉滅公孫氏幷誅延岑漢燔燒百姓縱兵大掠上聞之詔讓吳漢劉尚曰城中老母嬰兒以萬數兵火大縱可爲酸痛甚違古人弔民之義公等戴天履地何忍行此邪初漢軍糧盡具舟將退謂蜀郡太守張堪曰禍將至矣軍有七日糧而轉運不至必爲虜擒不如退也堪乃止漢使毀軍以挑述述果出戰遂以破述成都既平堪先入其城府藏珍寶皆有簿券秋毫無所取慰撫吏民蜀人喜悅後遷漁陽太守匈奴嘗以萬騎入漁陽堪以數千騎擊破之威震北邊

漁陽大治堪字君遊南陽宛人明帝時問蜀郡計掾
樊顯曰前後太守誰最賢顯曰漁陽太守張堪仁足
以惠下威足以掩姦前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捲握
之物足富十世而堪獨秉折轅車布被囊而已上聞
顯言歎息良久方徵堪會病卒天子悼惜之大司空
李通以疾罷通以布衣唱謀有佐命之功又尚寧平
公主甚見親重通性謙恭常欲避權勢自爲宰相謝
病不視事連年乞骸骨上輒優喻之以三公歸第養
疾通後固請罷相以特進侯奉朝請常與高密膠東
侯參議大事車駕每幸南陽遣使使祠通父守冢賓

融與五郡太守還京師官屬賓客轉載千餘兩融至
上涼州牧張振屬國都尉安豐侯印綬上遣使還侯
印綬引見就諸侯位賞賜恩寵傾京師以梁統爲太
中大夫數月拜冀融爲護羌州牧俄拜大司空融以非
國家舊臣而爵位與吳公竝每朝會進見辭禮甚恭
上愈親厚之融久不自安數辭讓爵位因侍中金遵
口達至誠又上疏曰臣融年五十三有子年十五質
性頑鈍臣朝夕教以經藝不得令見天文讖記誠欲
令肅恭畏事恂恂修道不願其才能何況乃當傳以
連城王侯故國哉每請閒求見上輒不許融嘗罷朝

逡巡席後上知融欲讓使左右扶出之他日將會先詔融曰曩者知公欲讓令相見宜論他事勿復言其殷勤若此梁統在朝數言便宜上書陳法令輕重宜遵舊典臣聞人君之道仁義爲主仁者愛人義者治理愛人故爲之除殘治理則爲之去亂是以五帝有流極之誅三王有大辟之刑所以經世教民除殘去亂也故孔子曰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高帝受命奄有天下制法定律傳之後世不易之科也文帝寬柔省去肉刑他皆率由舊章幾致刑措武帝因資財富多出兵命將征伐遠方軍役民疲豪傑犯禁故增其二科懲不盡節宣帝聰明親覽萬機臣下奉憲不失繩墨元帝法令少所改更而天下稱治至於成帝繼體哀平即位日淺丞相嘉等猥以數年之閒虧除先帝舊律百有餘事咸不厭人心尤妨政事伏見陛下權時撥亂博施濟民功逾文武德侔高皇而反循季世末節襲秦衰微之軌非所以還初反本據元更始也願陛下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定不易之典垂無窮之制天下幸甚事下公卿光祿勳杜林諫曰夫人情挫辱則節義之心損刑法繁密則苟免之行生聖帝明王知其如此故深識遠慮動

居其厚故湯去三面之網易著三驅之義所以德刑
參用而示民有恥漢德寬厚民無二心軍士左袒樂
爲劉氏多恩之所致也至其後世不能以德而勤於
法故有吹毛求疵詆欺無限桃李之饋集以成事於
是家無全行國無廉夫上下相循法不能止而仁義
之風替矣陛下覽得失之要深知其原故破觚爲圓
建斲爲樸法簡易遵網疎易從海內頌政不勝其喜
宜如舊制上從林議統徙封陵鄉侯出爲九江太守
治甚有迹吏民畏愛之統有子九人而松寔知名次
竦弱冠能教授善屬文

論曰自古在昔有

聖人順人心以濟亂因去亂以立法故濟亂所以爲
安而兆衆仰其德立法所以成治而民賙悅其理是
以有法有理以通乎樂治之心而順人物之情者豈
可使法逆人心而可使衆兆仰德治與法遠而可使
民賙悅服哉由是言之資大順以臨民上古之道也
通分理以統物不易之數也降逮中世政繁民弊牧
之者忘簡易之可以致治御之者忽逆順之所以爲
理遂隳先王之大務營一時之私議於是乎變詐攻
奪之事興而巧僞姦吏之俗長矣陵遲至于戰國商
鞅設連坐之令以治秦韓非論捐灰之禁以教國而

修之者不足以濟一時持之者不能以經易世何則彼誠任一切之權利而不通分理之至數也故論法治之大體必以聖人爲準格聖人之所務必以大道通其法考之上世則如彼論之末世則如此然則非理分而可以成治者未之聞也若乃變詐攻奪之事興而飾智謀權冊以勝之巧僞姦利之俗長而設禁網陷穽以餌之忠時世之莫從懸財賞行罰以驅之毒爲下之訐逆厚威網殺伐以服之斯所謂勢利苟合之末事焉可論之以治哉先王則不然匡其變奪則夫其所爭救其巧僞則塞其淫情人心安樂乃濟其難以悅之又何不從之有焉人情惡侵則正其分以齊之又何訐逆之有焉推此以治則雖愚悖凶戾者其於身也猶知法治所以使之得所而安其性者也故或犯治逆順亂倫反性者皆衆之所疾而法之所以加是警一人而千萬人悅則法理之分得也夫然則上下安和天下悅服又何論於法逆於理理與法違哉

按鼓車載鼓之車也

後漢光武皇帝紀卷第七

十三年春正月戊子詔曰往年勑郡國勿因計吏有所進獻今故未止非徒勞役道途所過未免煩費已勑太官勿復受其遠方食物乘輿口實可以薦宗廟者即如舊制時有獻善馬日行千里寶劍直百金馬以駕鼓車劍以賜騎士上雅性不喜聽音樂手不持珠玉征伐常乘革車用事而已及公孫述平傳送鼓師葆車然後乘輿器服漸備物焉二月馬武軍下曲陽以備胡寇丁亥太原王章爲齊公魯王興爲魯公五月殷紹嘉公爲宋公周承休公爲衛公徙鄧禹爲

高密侯食四縣上以禹功大封弟寬爲明親侯禹以特進奉朝請　論曰古之明君必降已虛求以近輔佐之臣所以寄通群方和睦天人古之賢臣必擇木棲集以佐高世之主主務宣明不以道勝而不抑臣務對敵不以時艱而不進及其相遇若合符契功高而尊禮其人師喪而不咎其敗此三代君臣所以上下休嘉比德天地末世推移其道不純務已尚功豐自外入君臣之契多不全矣唯燕然和樂終始如一風塗擬議古之流矣高祖之興蕭公之力也且暫亾若失左右手及天下已定無所用之賴鮑生之說以濟其身狼顧塗跣卒入囹圄子房玄筭高祖之著龜也始者相得非子房不謀也海內既安杜門不出假託神仙僅乃獲免光武之在河北未知身首安寄也鄧生杖策深陳天人之會舉才任使開拓帝王之畧當此之時臣主歡然以千載俄頃也洎關中一敗終身不得列于三公俛首頓足與夫列侯齊伍嗚呼彼諸君子皆嘗乘雲龍之會當帝者之心鞠躬謹密猶有若斯之難而況以勢相從不以義合者乎　山桑侯王常東光侯耿純薨是時有上書言宜令司隸校尉督察三公司徒掾蒼梧陳元上疏曰臣聞師臣者

帝。賓臣者王。故武王以太公爲師。齊桓公以管夷吾爲仲父。古之道也。近魏文侯友田子。諸侯不敢入其境。高皇帝令相國奏事不拜。入殿不趨。所以寵大臣也。及新室王莽遭漢中衰。獨操國柄。以偷天下。足已自喻。不信群臣。奪公輔之任。損宰相之威。然不能禁天下之謀身。爲世戮。故人君患在自驕。不患驕臣失在自任。不在任人。方今四方未集。百姓未一。觀聽者注耳目之時也。陛下宜修文武之典。襲祖宗之德。屈節待賢。以示將來。不宜有司察公輔之名也。上善其言。南陽太守杜詩上書曰。臣聞唐虞以股肱康而文王以多士寧。是故詩稱濟濟。書曰良哉。臣詩竊見故大司徒伏湛。自行束脩。無所毀玷。篤信好學。守死善道。經爲人師。行爲儀表。在平原。政民畏愛。遭世反覆。城郭不傾。秉節持重。不可推移。陛下深見臧否。顯以宰相徵。過斥退。久而不用。湛德是以左右王室。名足以昭示遠人。前者選擇請侯。以爲公卿。所以砥礪藩屏。勸進忠信。湛宜任宰相輔佐之官。夏詔徵湛。既到即入見。賞賜浸渥。將用之。暴病薨。賜秘器。上親弔祠。伏氏世以經學清約相承。東州號曰伏不鬬。由家風化導然也。湛兄子恭。明帝時爲司空。大司徒侯霸薨

上傷惜之親自臨弔詔曰惟霸積善之德久而益彰清潔之操白首彌厲漢之舊制丞相薨日封爲列侯頃以軍旅暴露功臣未受國邑緣忠臣之心不欲先饗其寵故未爵命其追爵謚寵使襲其後於是封霸爲則鄉侯謚曰哀侯臨淮吏民聞霸薨莫不隕涕共爲立祠四時祭之

十四年春正月匈奴遣使來獻中郎將劉襲使匈奴夏四月辛巳封孔子後孔志爲褒成侯越嶲人任貴遣使降九月涉車王賢善王心信遣使奉獻濟南太守王梁薨初梁爲河南尹穿渠引穀水以注洛陽城下渠成而不流有司奏劾梁梁慙懼上書乞骸骨上乃徙梁爲濟南相更封阜城侯

十五年春二月大司馬吳漢將馬武等徙鴈門代郡上谷民還中山以備胡寇於是馬武殺軍吏詣命武將妻子就侯國武自歸京師天子削武五百戶更封爲楊虛侯武好酒敢直言時醉在上前面折同列言其短長無所迴避上恣聽之上嘗與功臣宴飲歷問曰諸君不遭際會與朕相遇能何爲乎鄧禹對曰臣嘗學問可郡文學上笑曰言何謙也卿鄧氏子志行修整可掾功曹各以次對至武曰臣以武勇顯可爲

守尉督盜賊帝笑曰且不爲盜賊自致亭長斯可矣

論曰夫壽夭窮達有生之分也得失悲欣萬物之情也故推分而觀帝王之興布衣竹帛之興朝菌焉足言哉以情而談一顧之興鼙鼓傾蓋之興脫驂猶尚可爲歡戚而況大斯哉夫能與造化推移而不以哀樂爲心者達節之人也自斯以還屬於方域得之不能不欣喪之不能不戚故原得失之大而天下所必同者莫尚於通塞乎然才高者宜通而懷實以之陸沉德薄者必塞而鄙夫以之竊位是則通塞可得而遇否泰難得而期也君子或因風雲之勢以建山岳之功乘日月之末光以成一匱之業雖著功美於當年猶欣一遇於千載若夫版築漁釣織箔鼓刀韞櫝匿之朽爛者焉可數哉至如樂毅之遇於燕昭屈原之事於楚懷白起之用於秦王范增之奉於項籍雖終同顛沛猶一申其志誠未足以語夫通塞者矣及其遇雲雨騰龍津豈猶吳漢之疇能就成天之構馬武之徒亦與鸞鳳參飛由此觀之向之所謂遁塞者豈不然乎

初有司請封皇子天子

弗許也固請連年乃從之四月戊申封皇子輔爲右翊公英爲楚公陽爲東海公康爲濟南公延爲淮陽公荊爲山陽公衡爲臨淮公焉爲左翊公京爲琅邪公是日天子思李通之功乃封通少子雄爲邠陵侯

論曰書稱協和萬邦易曰萬國咸寧然則諸侯之治建於上古未有知其所始者也嘗試言之曰夫百人聚不亂則散以一人爲主則斯治矣有主則治無主則亂故分而主之則諸侯之勢成矣摠而君之則王者之權定矣然分而主之必經綸而後寧摠而君之必統體而後安然則經綸之方在乎設官分職因萬物之所能統體之道在乎至公無私與天下均其欲故帝王之作必建萬國而樹親賢置百司而班群才所以不私諸己共饗天下分其力任以濟民事周禮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之田方五百里侯伯子男降殺之謂之五等雖富有天下綜理不過王畿臨饗一國政刑不出封域故衆務簡而才有餘所任輕而事不滯諸侯朝聘所以述職納賦盡其禮敬也天子巡狩所以觀察風教知其善惡也功德著於民者加地進律其有不善者則明九伐之制是以世祿承襲之徒保其富厚而無苟且之慮修績述官之疇務善其

已開六朝風氣

禮不爲進取之計故信義著而道化成名器固而風俗淳推之百世可久之道也爰自唐虞至于三代文質相因損益有物諸侯之制存而不革長世育民所由遠矣及王略不震諸侯違度官失其序民移其業然而衆國扶持大小相制雖彊毅之國不能擅一時之勢豪傑之士無所騁嘯咤之心昔周室微弱政教陵遲桓文翼戴二國是賴憂勤王室則諸侯慕而率從振而驕之則九國叛而不至楚恃江漢秦據崤函心希九鼎志存神器然畏迫宗姬忌憚齊晉歷載八百然後降爲庶人豈非列國扶疏根深難拔已然之效哉戰國之時志在兼并伐國而貪其民得邑而置其私而郡縣之勢萌矣秦有天下覽周之弊毀廢五等因而用之傾天下之珍以奉一身之欲舉四海之務以關一人之聽故財有餘而天下分怨不理而四海叛高祖既帝鑒秦之失分裂膏腴封殖子弟至於將相功臣租稅而已郡縣之官即而弗改夫畫土分民止於親戚班爵施勞不逮功賢猶賴宗室之固以折諸呂之難況萬國親賢兼樹者哉文帝時賈誼言曰夫欲天下之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使海內之勢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諸國之君莫有異心

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矣文帝不從卒有吳楚之變忿而懲之大懼諸侯推恩以分其國因事以削其邑枝葉既落本根從焉遂使王莽假託恩道揖讓稱帝豈不易哉光武中興振而復之奄有天下不失舊物而建封略一遵前制諸侯禁網日月增密末世衰微遂以卑弱宗室懼於罪敗同姓挫於庶民一夫攘臂故以能亂天下矣由此觀之五等之治歷載彌長君臣世及莫有遷去雖元首不康諸侯不爲失政一國不治天下不爲之亂故時有革代之變而無土崩之勢郡縣之立禍亂實多君無常君之民尊卑迭而無別去來似於過客人務一時之功家有苟且之計機務充於王府權重并于京師一人休明則王政畧班海內元首昏闇則匹夫擬議神器是以閨闥不淨四海爲之鼎沸天網一弛六合爲之窮兵夫安危之勢著於古今歷代之君莫能創改而欲天下不亂其可得乎嗚乎帝王之道可不鑒歟　癸丑追尊兄縯曰齊武公仲曰魯哀公盧芳自匈奴入高柳左馮翊蓋延薨是時天下墾田多不實百姓嗟怨諸郡各使吏奏事帝見陳留吏其牘下疏云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詔吏吏誑言於長壽街上得之東海公

陽在幄後因言曰吏受郡敕欲以墾田民相比方耳詔
難曰卽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陽不可問對曰河南帝
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故田宅不可問乃詰吏
吏具服如陽言由是帝彌重陽也

十六年春二月交阯女子徵側徵貳反九真日南合
浦並爲盜賊三月辛丑日有食之冬十月盧芳降封
芳爲代王是時天下刺史太守以墾田不實下獄死
者十餘人於是南鄉太守劉隆亦繫獄上以隆功臣
也免爲庶人上從容問虎賁中郎將馬援曰吾甚恨
前殺牧守多也援曰死得罪何多之有但死者既往

不可復生上大笑其順時不忤皆此類也援長七尺
五寸疎眉美髯博通多聞閑於進對善說前言往事
與上言舊時三輔長者閭里豪傑皇太子諸王聽之
無倦上知援智有餘甚見親重

十七年春二月乙未晦日有食之夏四月上幸滎陽
等反虎賁中郎將馬援平之冬十月辛巳皇后郭氏
廢立皇后陰氏初郭后寵衰數懷怨恚廢東門戾郤
惲上書曰臣聞夫婦之間父不能得之於子君不能
得之於臣況臣欲得之於君乎是臣所不敢也雖然

願陛下念其不可勿亂大倫使天下有議社稷者上善之曰憚怨已而量主知我必不可以所私而輕天下者也陰后南陽新野人更始元年世祖納后于宛方北之洛陽令后歸新野止宛宛中少黨諸陰鄧鄉里豪居能自讓建武初迎后於育陽爲貴人上以后性寬仁欲立之后輒退讓自陳不足以當大位時郭后以生太子彊故遂立郭后及后生東海王陽而寵益盛后性慈仁十歲喪父語及之未嘗不流涕上常言希見親不在已數十年語及之輒涕者追爵謚后父隆爲宣恩侯以兄識爲侍中封元熹侯識弟興爲期門僕射興弟就襲父爵更封新陽侯識字次伯齊武王時以率宗人賓客爲偏裨矣及隨世祖征伐數有戰功將益其邑識辭曰天下初定將帥有功者衆臣幸託屬掖庭賞賜豐衍如復加爵邑此親戚受賞國人計功也不可以示天下上甚美之興字君陵節力過人其從出入常操小蓋鄧騭風雨泥塗狹隘躬自履涉上所幸止必先入清宮居則博觀五經訪問政事尊賢下士廣求得失獻善替否薦達後進好於接人門無游俠與張宗等不相好知其有用猶稱其所長而達之張汜之徒與興厚善以爲華而少實但

私之以財終不爲言是以世稱其忠起第宅采椽麤朴足避風雨常稱豐屋之戒若不修德雖有崇臺廣厦猶傳舍也上嘗封興置印綬前興固讓曰未有先登陷陣之功而一家數人受爵土令天下觖望臣誠不願臣蒙陛下中官恩澤至厚可謂富貴已極不可復加上見其讓切不奪其志皇后問故興曰后不讀書記邪亢龍有悔多見不知量外戚家苦不知謙嫁女欲得因力配尊貴娶婦求公主愚心實不安也富貴有極當知足驕奢益爲觀聽所譏后悅其言不爲宗親求位以干王政就剛強不順理頗以貴勢傲物

但有詭異而無就不成外戚

扶風人井丹高抗之士也諸王貴人更請丹莫能致就自以爲能致丹詭諸王錢二萬使人通丹致之丹不得已乃詣就爲丹設麥飯蔬食丹推去之曰以君侯爲能供美食故相過耳何謂如此就更爲置盛饌及就起左右進輦丹笑曰聞桀乘人車此其是邪坐中皆失色莫之敢應就即爲去輦談論盡日乃去以其名高就等無敢失意者丹亦終身不仕明帝初就爲少府子酆尚酈邑公主公主驕妒豐亦狷狹遂殺公主豐誅死就自殺家屬歸本郡郭后既廢太子太傅張湛稱疾引退爲太中大夫上欲以湛爲大司徒

湛至朝堂光遺小便自稱疾篤遂不用卒于家湛字子孝右扶風平陵人舉動必以禮雖幽室閑處不易其度閨門之內若嚴君焉三輔歸之以爲儀表成哀間爲二千石王莽時歷守尉建武初爲左馮翊修禮教明好惡政化大行嘗告歸平陵望縣門而下車主簿進曰明府位尊德重不宜自輕湛曰禮下公門式路馬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父母之國所宜盡禮湛被徵當還馮翊曰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湛曰君以德進湛以罪退逡巡而去湛常乘白馬上每有異政輒言白馬生且復諫矣壬午徙左馮翊公輒爲中山王諸國公皆爲王是歲鳳皇五集潁川郡衆鳥並從行列蓋地數頃留止七十日

十八年春二月蜀郡史歆反巴郡宕渠楊偉徐客等各起兵以應歆大司馬吳漢臧宮擊之壬午上幸長安祠園陵夏四月伏波將軍馬援扶樂侯劉隆樓船將軍殷志平樂侯韓宇擊交阯至合浦殷志病死援當浮海入交阯船少不足渡乃問山行者遂浮海隨山開進千餘里自西至浪泊擊徵貳等降者數千人韓宇後病死援并將其衆追徵貳等至禁溪連破之貳等各將數百人走戊申上幸河內五月代王芳復

浪泊在安南交州府東關縣

樊重治家

入匈奴六月壬戌赦益州殊死已下亡命者秋史歆等平吳漢徙偉客等二百餘戶于長沙冬十月庚辰上幸南郡還祠章陵辛丑追謚外祖父樊重爲壽張敬侯重字君雲家世溫厚三世不分財重居家有法子孫進見如吏其治家僮僕無遊手身自隱親故能殖其財田至三百頃資至巨萬其興工造作爲無窮之規欲治器物則先種梓漆人皆笑之然卒得其用居家擬於邦君外孫何氏兄弟爭財重恥之以田二頃解其訟由是縣邑敬其德讓重八十餘而終不索假貸者可百餘萬臨困悉削文書下告兒子債家聞

純臣敬事之
卽可於[illegible]

之皆爭往償之諸子不受也中子宏字靡卿初與齊武王共起義兵湖陽收繫妻子將殺之湖陽令曰樊重父子有禮行于鄉里正有大罪且當在後何可殺耶宗家亦有繫者多被害唯宏妻子得免後隨世祖征伐數有勤勞封壽張侯宏謙恭畏慎不汲汲於官位父子內相勑戒以富貴盈溢未有能終者吾非不嘉榮勢也天道惡盈而好謙畏天道耳前世貴戚可明戒也保身全命何不樂哉每當朝會輒俯伏須漏盡雖令不朝恐有謬誤猶晨詣闕下上以是尤重之時見得失乃獻便宜輒自手書削藁公卿朝見訪政

事終不敢對疾病上自臨視垂涕問所欲宏自陳身無功食大國誠恐子孫不能保全大恩令臣魂神慙負黃泉願還壽張食小鄉亭上悲傷其言後復封宏小子茂爲平望侯臨薨勑諸子薄葬靜掃閉戶物不得有所下與夫人同塚異藏各自一延道以死生各異棺柩一藏不當復見如有腐敗傷孝子心朝廷善之謚曰恭侯初兵革起而皇妣薨宗人樊臣公獨親殯斂世祖即位擢爲中大夫固始侯李通薨謚曰恭侯賜甚盛上及皇后親弔送葬

十九年春正月巷人傅鎮反臧宮擊之東海王陽曰賊相迫刼反耳其中必有欲悔者今圍之急不如小緩之令得亡逃亡逃亭長足以取之從之賊果破走馬援斬徵貳等二月封援爲新息侯設牛酒勞軍士因撫觴而言曰吾從弟少游哀吾慷慨多大志曰人生一世但求衣食仕宦不過郡掾吏守墳墓護妻子鄉里稱善人斯可矣安用餘爲當吾在浪泊西時下潦上霧毒氣浮蒸仰視飛鳶跕跕墮水中憶少游語何可得也今賴諸士大夫之力而吾先受其賜所以喜且愧也坐者聞之莫不歎息之　論曰少游之言有心哉人之性分靜躁不同或安卑素守隱約顧視

榮名忽若脫履彼二塗者終之以道亦各一家之趣也然功業難就而卑素易從古今之士莫不自託於功務而莫肯於閑逸者將自負其才顧衆而動乎然爲不善也千載一遇處智之地難也若夫安素守隱其於人間之懽故以易而無累矣然苟非夷塗外物難必螻蟻且能爲害而況萬物乎故久處貧賤誠有志者之所恥也歸終而言取保家之主乎　詔援復擊九真自無功至居風斬首五千餘級徙其渠帥數百家於零陵援所過令治城郭修溉灌申舊制明約束是後駱越常奉馬將軍故事自郭氏廢後太子彊

駱後亦曰駱越輿地志交阯周爲駱越秦曰西甌索隱曰今珠崖儋耳謂之甌人是爲甌越廣州記曰馬援到交阯于嶠南立銅柱爲漢之極界

不自安郅惲勸之曰久處疑位上違孝道下近危殆昔高宗賢君吉甫令臣及有纖芥放逐孝子春秋之義母以子貴太子宜引愆退身彊遂因左右陳誠願備藩輔世祖遲迴者久之乃許焉十月戊申皇太子彊封東海王食東海魯國二郡租賦之稅車服之飾加於諸王彊上書讓東海又因太子口陳至誠上不許以彊章示公卿而嘉歎之　論曰建太子以爲儲貳所以重宗統一民心也非有大惡於天下不可移也世祖中興後漢之業宜遵統一之道以爲後嗣之法今太子之德未虧於外內寵既多嫡子遷位可謂

失矣然東海歸藩謙恭之心彌亮明帝承統友于之情愈篤雖長幼易位興廢不同父子兄弟至性無間夫以三代之道處之亦何以過乎　惲字君章汝南西平人志氣高抗不慕當世王莽末民不堪命惲西至長安上書諫莽曰臣聞智者順命以成德愚者逆以取害神器有命正不可虛獲上天垂戒欲以陛下就臣位陛下宜順天命轉禍爲福如不早圖是不免於竊位也天爲陛下嚴父臣爲陛下孝子父教不可廢子諫不可難惟陛下留神莽大怒卽下詔獄劾惲大逆猶以惲據正義難卽害之使黃門近臣脅導惲令爲病狂恍惚不自知所言惲終不轉曰所言皆天文聖意非狂人所能造遂繫經冬會赦得免因南遊蒼梧建武初自蒼梧還鄉里縣令卑身崇禮以爲門下掾惲感其意遂爲之屈惲友人董子張父及叔父爲人所害子張病困惲往候子張子張絕良久氣復還視惲歔欷惲曰吾知子不悲天命長短而痛心二父讎不復也子張卧目擊惲惲卽起將客追仇人取其頭以示子張子張悲喜氣便絕惲卽詣令自首令應之遲惲曰爲交報仇吏之私也奉法不阿君之義也虧君生身非節也趨出詣獄令跣追之拔刀自向

蒼賊仍自有良心

曰子不出吾以死明之惲隨令出久之爲郡功曹汝南舊事冬饗百里內縣皆持牛酒到府讌飲時太守歐陽歙饗禮訖教曰西部督郵縣延天資忠貞稟性公方典部折衝摧破姦雄書曰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蓋舉善以教則不能者勸今與衆儒共論延功顯之于朝太守敬嘉厥休牛酒以養德主簿讀教戶曹引延受賜惲前跪曰司正舉觥以君之罪告謝于天明府有言而誤不可掩覆按延質性貪邪所在荒亂虐而不治寃愚並作百姓怨之而明府以惡爲善殷脅莫爭此既無君又復無臣君臣俱喪孰舉有罪君雖顛危臣子扶持不至于亡惲敢再拜奉觥歙甚嘿然下掾鄭次都曰君明臣直功曹言切明府之德可無受觥哉太守曰實歙罪也敬舉觥惲乃免冠謝曰虞舜輔堯四罪咸服讒言弗行故能作股肱帝用有歌惲不忠孔壬是昭績言象龍豺獸從政饒誹謗而又露言罪莫重焉請收惲延以明好惡歙曰是吾過也遂不宴而罷歙歸府因稱病延亦退次都素清高與惲厚招惲去曰道不同不相爲謀自古而然子直心誠三代之道繇延雖去必復還吾不忍見子有不容君之危盍去乎惲曰孟軻以彊其君所不能爲忠

也量君之所不能爲賊也惲業彊之矣障君於朝而不死職以求直罪也延退惲又去不可次都遂去隱於弋陽山中居數月延果復召惲即去從次都止漁釣甚娛留數十日惲喟然歎曰天生俊士以爲民無乃違命而亂倫乎鳥獸不可與同群子從我爲伊尹乎將爲巢許而辭堯也次都曰吾足矣幸得全軀種類還奉墳墓盡其學問道雖不行施之有政是亦爲政也吾年耄矣安得從子子勉正命勿勞神以害生各別去惲客於江夏郡舉孝廉爲郎遷上東城門候世祖嘗夜出還詔開門入惲不內上令從門舉火射帝面惲對曰火明燎遠遂距不開明日惲諫曰昔文王不敢盤游于田以萬民惟正陛下既游獵山林夜以繼晝其如社稷宗廟何暴虎馮河可爲至戒小臣所竊憂也由是上重之令授太子詩常講殿中後爲梁令長沙太守崇教化表異行上使執金吾陰識護太子家博士桓榮授太子經二人者皆專心輔導勸以德義太子亦虛納焉秋九月壬申上幸南陽冬十二月越巂太守任貴反武威將軍劉尚平之

二十年夏六月徙中山王輔爲沛王秋馬援自交阯還位班九卿賞賜甚厚援將至京師故舊迎之平陵

人孟冀計謀之士也以援自遠而還勞而賀之援曰我望卿有奇也但復與衆人同語邪武帝時伏波將軍路博德開七郡封符離侯數百戶今我但平亂郡爾猥封近縣且三千戶國家追錄我和汧隴間功我自視功薄賞厚人當功厚賞薄於後乃長先生欲何用相濟冀曰愚不及是援曰今尚有匈奴烏桓擾北邊我欲自請擊匈奴男兒要欲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屍還葬矣反卧牀上於兒女子手中死邪冀曰諒爲烈士當如此矣會匈奴入右北平詔以事示援遂自擊北邊十月上幸東海沛國省五原郡徙其吏民于河東十二月伏波將軍馬援出定襄上以援勤勞賜縑千疋援謂黃門竇固太僕梁松曰凡人富貴當使可復賤也如公等貴欲不可賤居高益堅願思吾言有識聞援言無不歎息大司馬吳漢薨謚曰忠侯葬如霍光故事漢性彊力每從征伐上未安漢不敢息軍有利鈍諸將或失其度漢常自厲吏士益治兵器上時令人視之曰吳公方修戰攻具上嘗曰吳公如此隱若一敵國矣及在朝廷唯公天下嘗旱公卿請雨不得漢乃悉出其僮僕一時免之漢又嘗出征妻子在後買田安業漢還讓妻子曰軍帥在外吏士不

足何多買田宅乎遂盡以分付昆弟外家其忠自天性故能常任禮以功名終是時上欲以衛尉陰與爲大司馬與叩頭曰臣不敢惜身誠恐虧損聖德辭讓至切上以此聽之乃以扶樂侯劉隆爲驃騎將軍行大司馬事

二十一年秋八月馬援以三千騎出高柳失道還匈奴鮮卑寇遼東太守祭肜率吏士擊之斬首二千餘級遂窮追出塞復斬首千餘級收其兵器得馬數千疋由是匈奴鮮卑震服不敢鬭塞肜乃思所以離間二寇以分其勢招呼鮮卑示以財利鮮卑後不款塞

肜之計也冬十月匈奴入上谷中山殺掠吏民西

鄯善王安莎車王賢等十六國遣使奉獻咸願請都護上以中國初定未遑外事厚加賞賜遣之大司空竇融以疾策罷歲餘行衛尉事融數稱疾乞骸骨賜錢帛大官致珍奇弟顯親侯友薨上愍融年衰遣中常侍即其卧內彊進酒食是時郡國皆大水百姓饑饉光祿勳杜林上疏曰臣聞先王之道明聖用而治同也其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勿使能殖防其漸也狼子野心奔馬善驚成王深知其患故以殷民六族分伯禽七族分康叔懷姓九族分唐

叔收其姦軌又遷其餘衆於成周所以挫其彊禦之力黜其驕恣之志及漢初興上稽舊章同符在昔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之後以削弱六國彊宗故邑里無見利之家山澤無兼并之民萬里一統海內賴安其後輒因衰麤之痛脅以送終之義故遂相率而陪園陵無反顧之心追觀往政皆神道設教彊幹百世之要也是以永享康寧之福而無怵惕之憂繼嗣承業恭已而治盖此之助也今被災之民輕薄無重者可徙於饒穀之郡所以清散其凶全其性命也昔魯隱有賢行將致國於桓猶留連貪位不能早退況草創豪帥本無業徒因攘擾之時擅有山川之利雖遇災然其狃泰之意徼倖之望蔓延無足不可不察也上察林材堪任宰相會司空缺乃以林爲司空林自爲九卿至三公輒每上封事及與朝廷之議常依經附古不苟隨于衆爲任職相上亦雅善之雖在公卿講授不倦學者朝夕滿堂士以此慕之初林薦杜陵人申屠剛抗直之士嘗慕史魚汲黯之爲人避亂西州每諫爭隗囂義形於色上以剛爲侍御史遷尚書謇謇多直言無所屈撓是時隴蜀未平上嘗欲近出剛諫上不聽剛以頭軔乘輿車輪不得前乃

上剛數犯嚴顏由是出爲陰平令徵爲太中大夫以
病去終于家

後漢光武皇帝紀卷第八

二十二年春閏月丙戌上幸長安祠園邑夏五月乙未晦日有蝕之六月伏波將軍馬援還京師是時梁松貴幸百僚憚之援嘗小有病松來候見援獨拜牀下援安然受之松意不平諸子曰梁伯孫貴重將軍宜爲之禮援曰我乃其父友也雖貴何得失禮由是不爲權貴所愛援外坦薄而內備禮事寡嫂不衣冠不入閨其於人況愛多容然見爵位而無實者笑曰乃不應齒士不聞耳何足畜乎有奇異於衆者雖在少賤必異待之援有籌策世祖曰伏波論兵常與吾合

可備座銘紳箴

初援交阯還書戒其兄子嚴敦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如論議人長短是非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惡之甚矣所以復言欲汝曹不忘之爾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重之愛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急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之效龍伯高之正不就猶爲謹勑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杜季良而不成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就反類狗者也迄今季良尚未可知郡將下車輒切齒州郡以爲言吾常爲之寒心是以不願子孫效也季良名保爲越騎司馬保怨家上書言保所在惑衆伏波將軍萬里還書以戒孤兄子今在京師與梁松竇固等交上名責松松叩頭流血乃召問援因取所與嚴敦書即日免保官時龍伯高爲山都長擢爲零陵太守秋九月地震詔南陽郡勿輸今年田租南陽繫囚減死罪一等是歲匈奴國中亂諸將皆言可擊者上以問朗陵侯臧宮宮曰願得五千騎足以立功上笑曰常勝之家難與慮敵吾方自思之遂不出師匈奴之族由來尚矣其在殷周則有山戎獫

狁之難逮于秦漢而有匈奴強弱之勢中國征之事詳矣王莽時欲分匈奴匈奴大怒縱兵犯塞傷殺吏民莽乃盛兵以擊匈奴嚴尤諫曰臣聞匈奴爲害所從來久矣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也當周宣王時獫狁內侵至于涇陽命征之盡境而還視戎狄之侵譬猶蚊虻之蟲驅之而已故天下稱明是爲中策武帝選將練兵深入遠戍雖有尅獲之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疲耗匈奴亦困而天下弊是爲下策秦始皇不忍小恥而輕民力長城之固延袤萬里轉輸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既完中國內竭以喪社稷是爲無策也莽不從匈奴遂叛北邊大擾世祖之初方憂中國未遑外事也初匈奴右日逐王比單于知牙斯之長子也自呼韓邪單于死後更令兄弟相傳知牙斯死傳弟臧咸臧咸死傳弟輿輿立欲傳其子然其弟知牙帥川次當爲單于者也皆以兄弟言之知牙帥當立以子言之我前單于長子也輿疑之輿死子焉鞮立鞮死弟滿奴立比遂失次怨恨而匈奴國中旱蝗連年草木皆盡人畜死者過半比乃遣人奉匈奴圖詣西河求和親盡牧南邊諸部呼衍日逐等叛匈奴

北單于爲弟莫鞮左賢王生獲之

匈奴遣萬餘騎擊比不勝呼衍日逐等共立比爲呼韓邪單于孝宣時其大父呼韓邪歸漢得成故襲其號於是有南北單于

二十三年春正月南郡蠻夷反武威將軍劉尚擊破之置江夏郡三月南單于遣使稱藩願修舊約天子議於公卿咸以爲蠻夷猾夏情僞難知不可許大司農耿國以爲今天下初定尤宜受之令東撫烏桓北拒匈奴邊陲永息干戈之役萬世之策也上善而從之使中郎將段柳使匈奴於是單于拜伏受詔遣弟左賢王將兵擊北單于連破之北單于震怖却地千

武谿即武陵谿也在當德府城西三十里

里單于既稱臣入居塞內上書遣子貢獻漢賜單于冠帶衣裳黃金龜璽什物各有數單于乃分部諸帥以鄣北邊北單于惶恐願還所略漢人數遣使詣武威求使者皇太子以爲南單于新立今若遣使恐阻南單于意故但報其書不遣使者冬十二月武谿蠻夷反遣劉尚擊之尚軍沒驃騎大將軍杜茂鬲侯朱祐祝阿侯陳俊薨朱祐貴儒學論議常依古法爲將帥受降追奔逐北以破敵爲功不問斬首多少軍吏以不得鹵掠故或有怨者徙封鬲侯食邑七千餘戶自陳功薄而賞大願受南陽五百戶足矣上不許初

上學長安嘗過祐祐方講留上須講竟乃共讌語及上幸祐第語及平生上曰主人得無捨我講乎

二十四年春正月乙亥大赦天下大司空杜林薨太僕張純爲大司空林字伯山右扶風茂陵人父業以文章顯林少有俊才好學問沉深好古家既多書又外家張竦父子善文章林從竦受書漸漬內外爲當世通儒主莽敗盜賊並起林與弟成俱至河西隗囂聞林名故深敬待之以爲治書後以病去囂欲超用之遂稱痼疾囂心恨林曰杜伯山天子所不能臣諸侯所不能友蓋伯夷叔齊恥食周粟也今且從師友之位以從其志焉林雖困乏終爲不屈林嘗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獨寶愛之每遭困厄自以不能濟於衆也猶握抱此經獨歎息曰古文之學將絕於此邪至建武初弟成死故林持喪東歸囂既遣林後悔令刺客楊賢於隴遮刺林賢見林自推車載弟喪歎曰當今之世誰能行義者我雖小人何忍殺義士乃去上聞林已還乃徵林拜侍御史引見問經書故舊及西州事上甚悅賜車馬衣被歲餘遷司馬直百僚知林以名德用甚敬憚之林既至京師與英俊集會咸敬林之博雅洽聞河南鄭興東海衛宏等皆長於古

學從劉歆受左氏春秋定三統曆及見林皆推服焉濟南徐兆始事衛宏後皆更受林以前所得一卷古文尚書示宏曰林危阨西州時常以爲此道將絕也何意東海衛宏濟南徐生復得之邪是道不墜於地矣

二十五年春正月烏桓大人郝且等率衆貢獻封其渠帥爲侯王烏桓者東胡也漢初匈奴冒頓伐其國餘類保烏桓山因以爲號焉其俗善騎射隨水草放牧居無常處刻木爲信無文字而衆不敢違犯其先爲匈奴中亂烏桓始盛鈔擊匈奴匈奴爲之轉徙數千里漠南遂空戊申晦日有食之初劉尚軍沒議復遣將帥時馬援年六十二矣上憫其老方內選擇未有所定援自請曰臣尚能披鎧上馬上試焉擢既據鞍左右顧乃下遂遣之冬十月伏波將軍馬援揚虛侯馬武東牟侯耿舒擊武谿援謂所親杜愔曰吾受恩深厚常恐不得死國事也今得所甘心瞑目但畏長者家兒或在左右或與共事殊難得調獨惡是爾南鄉侯鄧晨薨初晨爲常山汝南太守皆有名跡爲吏民所愛在汝南起鴻陂溉灌田數千頃百姓于今利之徵爲光祿大夫數與宴見陳說平生晨從容白

伏波自請多事也欲戢馬革裹尸之言乃已

汝南水利

壺頭山在石門處數十丈其上名曰天門在辰州沅陵縣

充縣名屬武陵郡故城在岳州府[illegible]縣西

上曰僕竟辦之上大笑晨疾病天子手書慰問中宮及寧平公主皆爲垂泣既薨使謁者招新野主魂備官屬合葬于北邙山上與皇后親臨送葬賞賜甚厚謚曰惠侯

二十六年春正月增吏俸自三公至于佐吏各有差二月馬援至臨鄉大破蠻軍斬首千餘級蠻有二道一曰壺頭二曰充中壺頭徑近而多險充中遠而運糧難初上與諸將議所先擊因以疑而未決軍至長沙中郎將耿舒上言先擊充中賊援以爲延日費糧不如進攻壺頭賊乘高守隘船不得進會夏暑熱吏

伏波矣不憚煩

以父之執行于梁松宜死後之見收也

士疫死者多援亦病困穿岸爲室以避暑氣賊每乘高鼓譟援輒扶人觀之左右壯其意皆爲之流涕耿舒與兄好畤侯弇書言舒前上言擊充中賊糧雖難致兵馬得用軍人數萬爭欲奮擊今壺頭竟不得上又大軍疾疫皆如舒言弇奏舒書上遣梁松驛責問援因代監軍松未至而援已死松與馬武等毀惡援於上上大怒收援將軍侯印綬是時軍士死者太半謁者宋均軍不得返與諸將議欲承制降賊諸將莫敢應均曰夫忠臣出境有可安國家專之可也均勒兵成列稱詔降之蠻夷震怖即共斬其大帥降均均

爲置長吏而還均自請矯制罪天子嘉其功賜以金帛其後每有四方異議數訪問焉於是援家屬惶怖不敢歸舊墓買城西數畝地葬其中賓客故人亦敢送葬故雲陽令朱勃詣闕上書曰臣聞王德聖政不忘人之功采其策不求備於衆故高祖赦蒯通以王禮葬田橫令大臣曠然咸不自疑夫大將在外讒言在內微過輒記大功不計誠爲國之所慎也故童邦畏誅而奔楚燕將據聊而不下豈其甘心末規哉悼巧詐之傷類也竊見故伏波將軍新息侯馬援以四年冬始歸正朔當此之時虜迷矯號於益州隗囂擁兵於隴黃門蒙傑盱睢且自爲政援拔自西州慕德效死孤立貴人之間曾無一言之佐自知當要十郡之使徵封侯之福耶八年車駕西征衆議狐疑援深建西州可破之策隗囂尅定援有力焉及隴右未清先戈先零之野兵動有功師進輒克徵在虎賁則有忠策嘉謀於國用之南征交阯克平一州使王府納越裳之貢邊境無兵革之憂聞者使南立陷臨鄉師已有業未竟而卒吏士雖疫援不獨存夫戰或以久而立功或以速而沒師深入未必爲是不退未必爲非

人情豈樂久在遠地。不生歸哉。惟援得事朝廷。二年北征出塞。再南渡江。觸冒害氣。僵屍軍中。名滅爵絕。國土不傳。海內不知其過。衆庶不聞其罪。卒遇三夫之言。被誣岡之讒。家屬杜門。葬不歸墓。怨隙並攻。宗親怖慄。死者不能自列。生者莫爲之訟。臣竊傷之。夫操孤危之忠。而不能自免於讒。此義士之所悲也。惟陛下思豎儒之言。無使功臣懷恨於黃泉也。書奏。不報。歸田里。時梁松竇固等在中上。問知朱勃乎。對曰。故雲陽令也。以所上章使讀之。松固驚相謂曰。如是陛下不甚罪伏波也。

論曰。馬援才氣志略足爲風雲之器。躍馬委質。編名功臣之錄。遇其時矣。天下既定。偃然休息。猶復垂白據鞍慷慨。不亦過乎。嘗試言之。所以保才者智也。才智之用。通物爲貴。苟才大者濟。智小者獨善。則涉乎通濟者其智彌廣矣。夫觀雲梯之功。則知班匠之巧。觀太平之業。則悟聖人之明。降斯以還。參差百品。雖智效一官。功覆一篡。亦才力之所會也。古之君子遇有爲之時。不能默然而止。擊節驅馳。有事四方者。蓋爲斯也。然自非賢達。不能量也。遭命世之君。傾日月餘光。廢興指授。稟其規畧。故功名保全。身有餘地。若不值其主。而獨任其心。

得一旅而志一邑得一邑而圖一國故事捷而攻之者衆勳立而日就於難又況顛沛嶮巇不測之慮哉夫才智有餘功名不足者有矣事業未半而勳過者有矣所乘之勢異而難易之功殊也而有爲之人幸而要之雖徼一時之功暴居視聽之右外有駭物之患內懷思慮之憂爾中路悵然欲退無途其勢然也善爲功者則不然不遇其主則弗爲也及其不得已必量力而後處力止於一戰則事易而功全勞足於一邑則慮少而身安推斯以往焉有毀敗之禍哉馬援親遇明主動應銜轡然身死之後怨謗並興豈非過其才爲之不已者乎

夏四月初營壽陵依孝文故事務從省約使迭興之後與丘隴同體凡帝即位必營壽陵具終器漢之制也上常聽朝至于日昃講經至于夜分或與群臣論政事或說古今言行鄉黨舊故語及忠臣孝子義夫節婦侍對之臣莫不悽愴激揚欣然自得雖非大政進止之宜必遣問焉所以勸群能也皇太子從容言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道今天下乂安願省思慮養精神優游以自寬上荅曰吾自以爲樂矣

二十七年夏太僕趙喜爲太尉是時南單于新稱藩

烏桓始入朝。上命喜思安邊之策爲久長之計喜乃
議復代郡朔方五原雲中定襄鴈門郡遣諸王之國
喜字伯陽宛人也喜從兄爲人所殺無子喜年十五
結客爲報仇更始初舞陰大姓李氏擁兵自守更始
遣將降之不下曰聞趙氏有孤孫喜信義著聞願降
之更始乃徵喜時未二十更始笑曰繭栗猶能服重
致遠乎即以爲偏將軍詣舞陰降李氏因入頼川轉
擊諸未下者更始大喜曰卿名家駒也努力勉之昆
陽之戰喜頗有功拜爲中郎將封勇功侯更始敗喜
歸鄉里初喜與鄧奉善奉者之叛也喜數與書切責之

時有言喜爲鄧奉計策以毀惡之者詔喜屬建威將
軍以功自贖喜不自言奉死後上得喜書驚曰趙喜
真長者也即徵喜不自言奉時江南未通以喜守簡陽
侯相將給兵騎之官喜自請不願請單騎馳往度其
形勢臨敵制宜若將兵騎往彼必爲吏民所疑上許
之喜至簡陽民閉城門不肯納喜便止城門外問國
中大夫素爲百姓所親信者乃召問之對曰夫擁兵
欲以自守而至於爲賊恐懼不能自反耳喜因告以
倉卒之時非國家所疾無自疑阻懇爲陳恩信賊遂
自縛詣喜降後爲平原太守甚有治迹百姓歌誦之

二十八年春正月遣諸王就國三月臧宮上書勸上征匈奴詔曰有德之君以所樂樂身樂民者其祚延長樂身者不久而亡故曰地廣者荒德廣者彊今無善政災變不息憂念歲闌論語云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內也而欲復遠征乎冬十月癸酉詔死罪下蠶室其女子者宮上會群臣問曰誰可傅太子者皆曰執金吾陰識可也博士張佚正色曰今陛下立太子爲陰氏乎爲天下乎即爲陰氏則陰侯可爲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上曰善欲置傅者以輔太子今博士不難正朕

況太子乎即拜佚爲太子太傅而以桓榮爲少傅賜以輜車乘馬乃大會子弟陳其車馬印綬曰此皆稽古之力也可不勉耶於是皇太子經學始成少傅桓榮上疏曰臣幸得侍帷幄經學淺短無所補益聖質夙夜慙愧今太子獨能傳之此誠萬國之福也臣師莫能傳之今太子已通自有識以來儲君副主道已盡皆在太子矣謹遣掾臣汎再拜歸道太子報曰陽以童蒙承訓九載不深達師意而猥見褒奬非其實也夫五經之道廣大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自宰予之徒親事孔門閑邪以度猶尚怠懈晝

寢況於不才者乎苟非其人道不虛受冉求曰非不悅子之道力不足者歸道受謝非所敢聞是時禁網疎闊王侯貴人多通賓客壽光侯劉悝更始少子也得幸於沛王輔悝怨盆子殺其父因輔結客報殺盆子兄故式侯恭輔坐繫獄三日由是捕諸王賓客死者千餘人初馬援謂其司馬呂种曰建武初名爲天地始開從今已後海內日當安樂耳顧我嘗獨有所憂國家諸子並壯皆不防微廣通賓客門庭如市吾恐自此大獄起矣卿其慎之援兄女壻王礱故平阿侯子也好施愛士名振江淮間後遊京師交結諸侯

伏波認用氣爲用志受牀下之拜所以亡身之後而亡侯也用氣自行四字唱嚼不盡是見道語

援謂所親曰王子石傑士也今若京師在長者間用氣自行陵折者多必用亡身於是呂种王礱馮衍皆以諸王賓客下獄种歎曰馬生之言其神乎种礱死獄中衍被赦出廢于家上言曰臣伏念帝王大體古今通論常獨慨然夫以高祖之略而陳平之謀毀之則疎與之則親以文帝之明而魏尚之忠繩之以法則爲罪施之以德則爲功逮至晚世董仲舒言道德見妬於公孫弘李廣奮節於匈奴見排於衛青此忠臣所爲流涕也臣衍自惟上無無知之薦下無馮唐之說乏董生之才寡李廣之勞而欲免讒口於當世

豈不難哉臣之先祖以忠貞之故成私門之禍而臣值兵革之際不敢回行苟容以求世利事君無傾邪之謀將帥無鹵掠之心今幸遭清明之世飭躬自行之秋而怨讎叢雜譏議橫世蓋富貴易爲善貧賤難爲工也踈遠隴畝之臣無望高闕之日惶恐自陳以救罪過書奏天子不用猶以前過也衍字敬通馮奉世之後有奇才博通無所不覽王莽時諸公多薦之者衍辭不肯仕衍有大度自度其才不能耦世取容故遂坎壈失志居常慷慨庶幾名賢之風家貧年老常爲司隸從事仝椒矦馬成薨

二十九年春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遣使者舉冤獄問緜寡庚申賜天下男子爵各二級緜寡孤獨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夏四月乙丑詔天下繫囚自殊死已下減本罪各一等不孝不道不在此書

三十年春二月甲子上幸魯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緜寡孤獨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冬十月丁酉上幸魯國濟南夏四月徙左馮翊公馬爲中山王五月旱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緜寡孤獨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冬十月丁酉上幸魯國太尉喜司空純上書曰自古帝王治道之隆未嘗不登封太山以告成功書曰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封禪之義也陛下受命中興順天行誅修復祖宗

何事污七十二代之編錄一語竟不入

撫寧萬國天下曠然咸蒙更生夷狄慕義符瑞並應詩云受天之福四海來賀誠宜封禪告成以順天心詔曰是何言也當今日月薄蝕災異並臻吏失其職百姓怨讟吾誰欺欺天乎於是群臣不敢言膠東侯賈復薨謚曰剛侯復嘗戰被創甚上大驚曰我所不令復別將者爲其輕敵也果然失吾名將聞復婦孕上曰女邪我取之男也我與之女勿憂妻子復數從征伐未嘗破敗數爲諸將潰圍解陣身被十二創上以復敢深入稀令遠征欲自將之故少方面之功諸將每論功人人自伐復獨默不言上曰賈君之勳我自知之功臣中最見親禮左將軍官罷以列侯就第加位特進爲人剛毅方直慷慨有大節闔門守靜朱祐等薦復宜爲宰相世祖方以吏事責三公故遂不用功臣是時列侯唯膠東侯賈復高密侯鄧禹固始侯李通與公卿參議國事

三十一年夏五月戊辰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鰥寡孤獨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癸酉晦日有食之秋九月甲辰詔死罪下蠶室其女子者宮鮮卑大人於仇賁率其種人貢獻封賁爲王鮮卑亦東胡之餘也別居鮮卑山因號焉其言語習俗與烏桓同自爲冒

會昌符讖記之書也
梁甫山在齊南府長安州東南一百一十里

頓所破遠竄遼東未有名通於漢而與烏桓接當是時南單于更相攻伐而鮮卑遂以彊盛

中元元年春正月天子覽河圖會昌符而感其言於是太僕梁松復奏封禪之事乃許焉二月辛卯上登封于太山事畢乃下是日山上雲氣成宮闕百姓皆見之甲午禪于梁父　論曰夫天地者萬物之宮府山川者雲氣之丘墟萬物之生遂則宮府之功大雲雨施其潤則丘墟之德厚故化洽天下則功配于天地澤流一國則德合于山川是以王者經略必以天地爲本諸侯述職必以山川爲主體而象之取其陶育禮而告之歸其宗本書云東巡狩至于岱宗柴傳曰郊祀后稷以祈農事夫巡狩觀化之常事祈農撫民之定業猶潔誠殷薦以告昊天況創制改物人神易聽者乎夫揖讓受終必有至德於萬物是故王者初基則有封禪之事蓋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夫東方者萬物之所始山嶽者靈氣之所宅故求之物本必於其始取其所通必於所宅崇其壇場則謂之封明其代興則謂之禪然則封禪者王者開務之大體也德不周洽不得擬議斯建功不弘濟不得髣髴斯禮曠代一有其道至高故自黃帝堯舜至于三代

三五封禪無明文不過脩其禋祀而已

各一封禪未有中修其禮者也雖繼體之君時有功德此蓋率復舊業增修前政不得仰齊造國同符改物者也夫神道貞一其用不煩天地易簡其禮尚質故藉用白茅貴其誠素器用陶匏取其易從然則封禪之禮簡易可也若夫石函玉牒非天地之性也

三月丙辰司空張純薨純字伯仁京兆杜陵人父放襲爵昌平侯成帝時以遊讌得幸而純以學行稱哀平世爲侍中諸曹校尉王莽時爲九卿遭亂世保全侯爵建武初以先詣闕復封故國拜太中大夫遷五官中郎將有司奏列侯非宗室不宜復國上以純宿衛久弗奪也更封武始侯食當平之半純歷事先朝明習故事是時朝廷草創舊典多闕每有疑議輒訪問純自郊廟冠婚之禮多所正定純重慎固密時有上書輒削藁草上甚重之一日至數引見及爲宰相務存無爲慕曹參之迹所辟名皆當世通儒純臨薨敕家丞曰司空無功勞於國猥蒙大恩爵不當及子孫其勿紹嗣純長子根常被病大行問嗣家上小子奮奮辭讓曰先臣遺令臣兄弟不得襲爵故臣不即是正猥聞詔書驚愕惶怖臣兄哀臣幼小故託稱疾病不聽奮字釋通謙約節儉闔門雍睦租稅賑給宗

族常自困乏官至司空夏四月巳卯大赦天下復梁父奉高嬴勿出今年田租戊子上幸長安祀長陵是時醴泉出京師百姓痼疾飲者皆愈又有赤草生于泉側郡國三十一上言甘露降有司奏曰孝宣帝時每有嘉瑞輒爲之改元故有神雀五鳳之號所以奉答神祇表彰德信也天子拒而不納是以史官不得而記焉六月衛尉馮魴爲司空賜爵關內侯冬十月甲申使司空魴告禮高廟曰高帝與群臣約非劉氏不得王呂太后王諸呂滅亾三趙賴神靈諸呂伏誅國家永寧呂后不宜配食地祇高廟薄太后慈仁孝文皇帝賢明子孫賴之福延至于今宜配食地祇高廟今上薄太后尊號爲高皇后遷呂后尊號爲高后

論曰夫越人而臧否者非僧於彼也親戚而加譽者非優於此也處情之地殊故公私之心異也聖人知其如此故明彼此之理開公私之塗則隱諱之義著而親尊之道長矣古之人以爲先君體猶今爲君之體推近以知遠則先後之義均也而況彰其大惡以爲貶黜者乎　是歲起明堂辟雍靈臺初議靈臺位上問議郎桓譚曰吾欲以讖決之何如譚默然良久曰臣不讀讖上問其故譚復言讖之非上大怒曰

桓譚非聖人無法將下斬之譚叩頭流血良久乃解
譚以屢不合旨出爲六安太守丞失意忽忽不樂道
病卒時年七十餘南陽人尹敏字幼季才學深通能
論議以司空掾與校圖讖敏言於上曰讖書聖人所
作然其中多近語以字取類俗人之辭虛實難識恐
誤後生上不然其言敏因書之闕文增之曰君無口
爲漢輔上讀怪之召敏問其故敏曰臣見前人多增
損圖書是以因自著罪無狀上深非之而不罪但令
削去之然以是沉滯官止長陵令敏性恬淡不慕功
名專好聖哲之書初與班彪相善每相與談常日晏
不食晝即至夜夜即至旦彪曰相與久語爲俗人所
怪然鍾子期死伯牙破琴惠施沒莊周杜門相遇之
難也

二年春正月辛未初起北郊祀后土丁丑倭奴國王
遣使奉獻二月戊戌帝崩南前殿遺詔曰朕無益百
姓如孝文帝制度務從約省刺史二千石長吏皆無
離城郭無遣使因督郵奉奏是日太子即皇帝位年
二十四尊皇后曰皇太后凡帝妃稱皇后帝母稱皇
太后祖母稱太皇太后妾臣昭儀已下至中家人子
二十等漢之制也光武中興悉闕昭儀家人之號唯

有貴人。金印紫綬。自美人宮人綵女。皆無秩祿。四時賞賜而已。是時諸王皆徵還國遭大憂新承王莽之亂國失舊典嗣帝與諸王居止同席時上下沿襲莫之與正太尉趙喜橫劒正色扶諸王下以正尊卑乃申宮衛整禮儀百官肅然三月丁卯葬光武皇帝于原陵慎侯劉隆薨夏四月丙辰詔曰予末小子奉承聖業夙夜祗畏不敢荒寧先帝受命中興德侔五帝朕繼體守文不知稼穡之艱懼有廢失以墮先業公卿百僚將何以輔朕之不逮特進高密侯禹明允篤誠元功之首其以禹爲朕之太傅進見東向以明殊禮東平王蒼寬博有謀可以託六尺之孤臨大節而不可奪也以蒼爲驃騎將軍其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級鰥寡孤獨粟人十斛上新即位欲崇引親賢優寵大臣乃以山林之勞封太尉喜爲節鄉侯司空訢爲安鄉侯司徒魴爲揚邑侯蒼上疏讓曰陛下慈恩哀臣蒼臨朝之日以爲命首舉負薪之才升君子之器令勸賞之士怠於力行臣誠內迫頑愚辱汙輔將之位必被詩人赤紱之刺今方域晏然要荒無警將遵上德無爲之時也文官猶宜并省武官尤不宜建昔虞舜克諧君象有鼻不及以

政誠不忍揚其惡也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自漢已來子弟無得在公卿位者唯陛下遠遵舊典終畜養之恩不勝至願願上驃騎將軍印綬上不聽蒼以母弟輔政盡心王室其所賓禮皆當世名士初太原人郇恁隱居山澤不求於世匈奴嘗入太原素聞其名乃不入郇氏舉宗賴之建武中徵恁不至於是蒼復辟恁而敬禮焉嘗朝會上戲恁曰先帝徵君不至驃騎辟君反來何也對曰先帝秉德以惠下故不得不來驃騎執法以檢下臣不敢不至月餘辭去終于家

秋九月隴西羌反冬十一月中郎將竇固楊虛侯馬武征羌十二月甲寅詔曰殊死已下聽贖罪各有差